

★編主音嘉黃·德嘉黃★

譯
雜
誌
精
華

雜
誌
精
華

西風

期一一一第★年三十第

介紹歐美
人生社會



留英海軍歸國記.....錢嘉鏞

心理衛生的途徑.....錢寶琮

印尼之行.....繆秋笙

徒憂無益(中).....林友蘭

費城小記.....黃嘉德

天才兒童的命運.....葉冬心

馬來亞的花園.....鄺譽昌

刺激素促進果實生產.....劉祖洞

太平洋的十字街頭.....黃國英

茅盾先生

為國同.....鄒榮植

一位不在了的人

惡少年改邪歸正記.....翼如

關於

美國警察的暴行.....胡慶鈞

盲

這樣大的誤會.....黃嘉音

盲

故意無風作嘍.....李芳

★ 第三十七年七月 南京 報新 ★

主編 促進家庭幸福

編輯

黃黃

嘉朱

音綺



健全婦女生活

第三十四期

十月號要目

兒孫滿堂(徵文第二名) 沈潛
 我們喝過清潔的水(衛生) 王立
 母親哺乳的問題(育嬰) 張秀蓉
 新生兒的服裝(服裝) 卓英
 黃金時代(兒童) 吳綺
 養兒方知父母恩(家庭) 沈貞
 談談他的領口(服裝) 馬楚
 定情記(戀愛) 沈楚
 我的母親(人物) 沈楚
 柔夜良夢抄(戀愛) 沈楚

家合訂本

第一集(一至十一期) 四元四角
 第二集(十二期至十八期) 二元八角
 第三集(十九至廿四期) 二元六角

待優折八 書購戶定

版出書新社家

婚姻生活指導 葉羣合譯
兒童疾病常識 史普克醫師著
女性生理與病態 范存恆編譯
嬰孩保育法 史普克醫師著
嬰兒日常生活 史普克醫師著

書新社家

兒童訓導指南 史普克醫師著
 江同編譯
 這是美國名小兒科專家史普克醫學博士(Benjamin Spock, M.D.)的名著『嬰兒與兒童的保育常識』(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一部的節譯。該書為美國近年來育嬰方面的最暢銷書，曾獲美國父母雜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三屆榮譽獎。該書內容包括玩具、遊戲、睡眠、飲食、排泄、教育、做父母的人應該注意的點，都是做父母的人應該人手一冊的好書。
 定價七角二分

實用避孕法

郭泉清醫師著 家雜誌社編校 五版·七角

實用育嬰問答

(出世至兩歲的育嬰法) 黃嘉音 江同合譯 再版·一元四角

胎兒的故事

吉爾柏著 劉祖洞譯 再版·六角

黑孩子

雷特原著 黃朱綺譯 初版·八角

兒童的性問題

江同編譯 初版·一角六分

怎樣教導子女

雷特納著 唐現之譯 三版·五角

魔窟

家週年徵文學生得獎集 家雜誌社選編 初版·一元

家合訂本

第一集(一至十一期) 四元四角
 第二集(十二至十八期) 二元八角
 第三集(十九至廿四期) 二元六角

孕婦保養法

劉本立醫師著 再版·六角

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

張紫洞譯 再版·一角六分

西風月刊第一一一期目錄

編者的話……………(一八八)

通訊·專篇

太平洋的十字街頭……………黃國英

檀香山見聞……………(一八九)

留英海軍歸國記……………錢嘉鏞

從英倫到南京……………(一九七)

印尼之行……………繆秋笙

被壓迫者的鬪爭……………(二〇四)

費城小記……………黃嘉德

美國政治發祥地……………(二一〇)

馬來亞的花園……………鄺譽昌

秀麗的檳榔嶼……………(二一三)

看人不看球(卡吞)……………(二一六)

心理衛生

心理衛生的途徑……………錢寶瑜

怎樣保持精神健康……………(二一七)

徒憂無益(中)……………林友蘭

不要把人憂天……………(二二五)

科學·研究

天才兒童的命運……………葉冬心

聰明孩子命不舛……………(二三〇)

刺激素促進果實生產……………劉祖洞

荷爾蒙的新作用……………(二三五)

醫學·生理

葉綠素丸藥……………水同

營養品的新發明……………(二四〇)

人物·素描

一個忘不了的人……………范蘭克

簡樸天真的夫婦……………(二四二)

西風月刊第一一一期目錄

人生·修養

閒愁最苦

怎樣克服無聊

辰 棻

盲婦重生記

利用心眼看世界

繼 音

聰明的女性(卡吞)

社會·暴露

惡少年改邪歸正記

一個八歲的小強盜

鄒榮杭

美國警察的暴行

濫用職權的維持秩序者

翼 如

我的徵文

文匠

不被人注意的副刊作家

張丙昆

西風信箱

故意無風作浪

一個可憐的女人

李美菲

怨恨自己夫星不透

丈天與舞女同居

翁美生

頭上倒下一盆冷水

拒絕與童養媳結婚

寒 秋

莫明其妙的淘氣

怎樣對付女朋友

煩 悶

長女夭亡受刺激

心病態的恐怖症

黎 則

結婚與獨身的歧途

有其利亦有其弊

丁 英

讀者來函

這樣大的誤會

關於健康的婚姻之路

胡慶鈞

答胡慶鈞先生

部份的見解不同

黃嘉音

通訊運動

(二七六)

上海西風月刊出版社發行

603445

編者的話

「太平洋的十字街頭」是對檀香山的一篇很仔細的報導和分析，作者黃國英先生現在美國留學，他費了許多工夫去收集此文中的資料，至為可感。

「留英海軍歸國記」是關於中國新海軍的另外一篇文字，這篇遊記所報告的，是從英國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和地中海回國的情形。這一條航線過去寫的人比較少一點，所以材料特別顯得新鮮。

「繆秋笙博士的『印尼之行』」，也是一篇比較冷門的作品。文中對於印尼的風土人情以及獨立運動，都有詳盡的報導。

費城向來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在競選的時候，尤其顯得鬧熱。今年又是碰到美國四十一度的選舉年，美國的民主共和兩大政黨，都忙着籌備在費城進行總統競選。為了電視的發明，今

年的競選戰將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因為這兩大政黨已經決定第一次利用電視來作競選的工具了。本刊編者黃嘉德先生的「費城小記」一文，正好是一篇應時的報導。

鄭譽昌先生的檳榔嶼通訊，把我們帶到這「馬來亞的花園」中去作了一次名勝的臥遊。

本刊新闢的「心理衛生」一欄，頗受讀者歡迎，因為此類材料都是跟每一個人的身心修養有密切關係的。本期所刊的「心理衛生的途徑」一文，告訴我們保持心理健康的一些重要的原則。「徒憂無益」的中篇，也有極精闢的見解貢獻讀者。

「天才兒童的命運」是史丹福大學的特曼教授和其他專家，費了二十七年的研究工作中的一段報告。這個科學調查的結論，足以改正了許多不科學的觀念。看見政治和經濟安定的國家，能够花費了二三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去專心注意在一個問題的研究和調查，真是令我們敬佩和羨慕！試想今日中

國的大學校，有那一個肯和能够作這一類研究的工作？在許多有為的和有天才的青年都在徬徨和危難中過日子的情形之下，我們特別感覺到安定和安全保障的需要。

用「刺戟素促進果實生產」的增加，是美國科學界一種較新的發明和成就。這種發明為農業開闢了一條光明燦爛的新途徑。我們希望由於刺戟素的適當運用，能使世界的糧食大量地增加，以至把饑荒的情形消滅於無形。

「閒愁最苦」是一篇指導解決無聊的好文章。凡是覺得無聊得難過日子的人，都該一讀。

本社香港辦事處已於九月初正式成立，地址是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歡迎港澳和南洋各地的讀者賜顧。

本刊編者黃嘉德先生出國留學已一年多，將於十月初由美國首途返國，預料十一月初可以消假，謹向關心的讀者們報告。



★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十字街頭，也是太平洋上的人種博覽會。

太平洋的十字街頭

——檀香山通訊



從熾微的陽光裏，我看見了浮在海天邊緣的檀香山，(Honolulu)，正像金鋼鑽一般閃爍着，這是太平洋上的十字街頭，南海裏的天堂。

船慢慢地沿着海岸走，我看見了萬綠叢中的屋宇，紅的，白的，和若斷若續的黃色的沙灘，織成一幅色彩和諧的圖畫。

漫步街頭，首先所感到的是一片南國的氣氛，高而綠色的棕樹，和衣衫花綠的人們。論季節如今是冬季了，然而這裏的天氣正像初夏一般。火炎的陽光裏，海風傳來一點涼意。檀香山的緯度，本來較香港還要南得多，不過加利補尼亞海流，從東北到西南，穿過這羣島嶼，使這裏的氣候，像熱帶一般四季如一，却又比同緯度的地方清涼。一年平均溫度，在華氏七十五度之間，正是美國一般人工調節的室內溫度的標準。過去五十六年間，溫度最低的記錄是一九〇二年二月的五十二度，最高的是一八九一年十月的九十度。在普通年份裏，寒熱相差很少超過十度以上

的。在島嶼的山間，潮濕得很，每年平均雨量在九十吋以上，夏威夷島的山區，更是全世界雨量最多的地方，每年竟達四百多吋以上。一下便是連天傾盆大雨，像全世界的水都向這裏倒下來似的。不過在沿海的邊緣，却十分乾爽，像檀香山，全年雨量不過二十五吋左右。一年中不見陽光的日子，祇有八十天。在這天堂裏，有的是陽光，有的是溫暖。

我閒步走到阿路亞塔 (Aloha Tower)，這塔位置就在碼頭叢中，高逾十層。阿路亞在夏威夷語的原義，是包含有『我愛您』和『再會』的兩層意思，但是如今却像藥中的甘草，凡事都可用了。

到了塔頂，舉目四顧，檀香山就在面前，襟山帶海，十分富有詩意。南方是一望無際的汪洋，水連天，天連水，一片碧綠。北面是一串小丘，連接着雄偉的羣山，山坡上分佈着叢叢屋宇。珍珠港橫在左方，右邊是所謂太平洋的直布羅陀的鑽石山，美國在太平洋的軍械庫。再過一

點是世界馳名的衛基基 (Waikiki) 海浴場，全市像一條環帶繞在奧阿胡島的南部，分佈在長約二十哩闊約四哩的地帶。城區面積共有八十二方哩。

奧阿胡島是夏威夷羣島的一環。本來嚴格地說，夏威夷羣島 (Hawaiian Islands) 包括所有分佈在太平洋自西南至西北長兩千哩的地帶的島嶼，但是通常所指的夏威夷羣島，不過是指南自夏威夷島 (Hawaii Island) 北至尼荷島 (Niihau Island) 約四百哩地區的島嶼。計有夏威夷，摩夷 (Maui)，奧阿胡 (Oahu) 哥華夷 (Kauai)，摩魯卡夷 (Molokai) 等五個大島和蘭亞夷 (Lana'i) 尼荷和卡奧拉威 (Kahoolawe) 等三個小島。論面積是夏威夷島最大，但是論人口和繁華是奧阿胡島第一。該島的面積共有六百〇四方哩，佔全羣島的總面積十分之一弱，但全羣島人口祇不過五十二萬人，奧阿胡島就有三十六萬人，佔人口總數五分之三強，光是檀香山一城就有三十萬人了。檀香山是奧阿胡島的港口，也就是羣島的首府，總督的所在地，握着羣島經濟出納的命脈，在交通上又是太平洋的咽喉。

論政治的淵源，夏威夷羣島原始是該地土人的社會，各島原不相聯，各有酋長統治。與外界關係的開端，始自一七七八年英籍航海家詹士曲 (Capt James Cook) 發現該列羣島。當時他命名為山威治羣島 (Sandwich Islands)，用以紀念英國山威治公爵 (Earl of Sandwich)。從此以

後，島上人事的變遷，也成了世界歷史上的一頁了。在十八世紀的末期和十九世紀的初葉，夏威夷島上的加美客美加酋長興起，先後征服了附近的島嶼。到了一八一〇年，這個太平洋上的拿破崙，統一了全羣島，建立了夏威夷帝國。跟隨着白人經濟上的掠奪，是政治上的陰謀。一八九三年島上起了政變，尼尼奧加拉尼女皇被推翻，結束了王朝的命脈，這國度變成了夏威夷民國，由美人多爾 (Sanford B. Dole) 就任總統。這傀儡戲一共上演了六年，終於在一九〇〇年為美國正式併吞，而第一任總督就是那位多爾總統先生。如今夏威夷羣島的政治組織，正和其他美國各州一樣，不過州長，秘書長，和地方法院的法官，都是由美國總統直接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選舉。名義上夏威夷羣島的人民也是美國的公民，但是沒有權去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在美國國會中祇有一個代表，而這代表又是沒有表決權。在各城市裏，市民是有選舉市長和參議員的權利。如今夏威夷開着改州，阿拉斯加也跟着嚷起來，不久的將來，美國國旗上的星點，將又有另一番的排列了。

檀香山是太平洋的十字街頭，也是太平洋上的人種博覽會。論種族幾乎是各式俱備，論人數是白種人最多，共有十七萬三千多人，其次日本人，共有十六萬八千多人，第三是雜種夏威夷人，約有六萬四千，以下是非列賓人，約有五萬四千，第五是我國僑胞，約有三萬二千人之譜，

純粹是感夷土人不過祇有一萬人左右，僅佔總人口五十分之一弱。喧賓奪主，莫此為甚了。他們大多散居在各小島上，人口是在逐漸衰退中。在一九四三至四六的三年間，已減少了二千人，他們種族的前途，十分值得憂慮。在檀香山的街頭，通常看見的是比白種人黃而又比黃種人白的混血兒。

島上的工業和商業，自然大部份都是操縱在白人的手裏，但是華僑勢力，據說是很不弱。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較美國其他地方的華僑略好。在華僑的大本營的舊金山，僑胞是集中在兩三條馬路上，自成一所謂「中國城」，他們自有一個社會，也自成一個經濟系統。商業範圍大部份還限於彼此間的供需，與美國一般經濟很少關聯。然而在檀島，則正像南洋羣島一帶的華僑一般，地位介於白人和土人之間。毫無例外地他們也像其他各地的華僑聚族而居，但却沒有像舊金山的華僑與外間界限的明顯。他們經濟活動範圍較為廣泛。華僑資本的銀行計有兩間，經營鋸木廠等實業的也不少。此外多數開設餐館，古玩店和洋貨店。小菜市場尤其是華僑的專利品。攤販們穿着比國內一般醫生的制服還要潔白的衣裳，有很新式的收銀機與天秤，一切都乾淨齊整。他們的面孔和國內的同胞毫無異致，但在不同的環境下，生活却會有這樣的不同，由此足證事在人為，黃面孔的中國人和垃圾，其間絕無一定的關係。不過在縱的方面來講，檀島華僑的勢力在逐漸衰退

中。中國政府對一般華僑的忽視，給予日籍移民很好的發展機會，憑了他們政府政治上的影響和經濟上的援助，直至戰前，他們的勢力逐漸膨脹。到了太平洋事變發生以後，華僑的景況才好轉過來，以後情形怎樣，却又難說了。

檀島華僑的經濟雖然寬裕，地理位置上與祖國較近，然而僑化教育，却遠不如舊金山。三萬二千多的人口，在戰後祇有四間華僑學校和兩三家中文報紙。但在舊金山，僑胞祇有兩萬人，却有七八間學校和五六家報館。檀島的明倫中學，據說是全世界華僑學校最大的，戰前有學生一千多人。其次稍具規模的還有中山中學一所，前些時受了珍珠港事變影響停辦。一九四三年又因檀香山議會通過限制外語學校的法案，被迫不能復課。後經中華總工會向中央法庭起訴，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才獲得復校的許可，如今正醞釀招生開學。該校校址就在鬧市中，式樣較像一座大的汽車房。我在這裏的當兒該校正登載着招生廣告。我雖然不好咬文嚼字，然而也覺得那篇文章文筆生澀得很，一般華僑學生的國學根基，更可想見了。報館如今祇剩了新中國日報和中華公報兩間。新中國日報如何，未曾過目。中華公報是國民黨辦的報紙，每日出紙一大張，編排和國內一般報紙比較真要落後半個世紀。編輯和取材大概還是和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一樣。新聞方面大多登載美聯和合衆社的稿件，恐怕就是直接從西報裏翻譯過來的。副

南京圖書館藏

刊尤其是貧乏得可憐，祇有疏落的幾節文人逸事之類，全張都是用很大的鉛字編排，廣告却要佔了一半以上。在國內看報紙要用顯微鏡，然而在這裏却大可像看電影一般遙遠地欣賞。報上的廣告，甚至社論，就國文論國文，也有許多不通的地方。島上有領事館一所，外表看來樣子很不錯，然而裏面有沒有像樣的人員，却又難說了。革命時代和抗戰期間華僑都盡了極大的捐輸，但是如今政府所給予所謂革命之母的報酬是什麼？

檀香山的開展，祇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的事情，對這樣的一個祇有三十萬人口的城市，自然不能有過份的期望。街道並不寬闊，也不十分乾淨，電力廠煤氣廠和一些工廠都是設在鬧市當中，車輛交通的指揮，尤其是不完備。許多十字路口都沒有交通燈，祇有警察吹着哨子舞手動腳正像教授柔軟體操一般地支配車輛和行人的來往。論市容是比不上美國本土同樣大小的都市。不過就物質繁榮而言，却又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全市計有二十一間戲院，放映着美國最新的影片，其中九家，座位超過一千以上。華僑的旅館，計有十三家，最大的是夏威夷皇家旅館，共有四百個房間，單人房的房租，每天由十四元起，和美國國內一般水準比較也貴得多。大的夜總會計有二十五間。論文化事業，十分發達，檀香山一城共有六種日報和兩種週刊，流通總數，每日約有十九萬份，平均起來，每個半人便有一份報紙。此外有一間博物院，藝術學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一間水族館和一間共有五十六個分配站的圖書館。教育機關中最高學府是夏威夷大學，建於一九〇七年，最初祇是一間農學院，一九一九年改為大學，現有文理，工程，師資和農學等四個學院，教職員人數有三百三十多，學生約有三千人。論校舍比不上我國中的大學，一共有十八座建築物零零落落地分佈在丁字形的路旁。建築頗新，但並不宏偉，祇像我國中上人家的住宅，師資學院有許多建築還是用木頭建造的。自然，一間學校的好壞絕對不是從外表可以看出來的。農學院據說設備十分完善，關於蔗糖方面尤其專長。文學院裏東方文化部分也並不弱。校內著名的臘腸樹，形狀和普通樹木差不多，既不見得雄偉，又毫無雅緻，祇是果實長長，像外國的大臘腸而已，聞之無味，視之無色，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在廣東果實長像外國的大臘腸的樹木不知有多少，何以那裏的却特別著名，是否像我國的祖紅木樹(Red Dawn Wood)一般是世界聞名的國寶，却又需要請教高明。職業補習學校有檀香山社教學校(Honolulu Community School)，是專為成人教育而設的。裏面的科目從中學普通課程一直到專門職業學校的科目都有。一部分科目是學分制的，該校所發的證書為美國各大學所公認。中學公立的計有三十間，私立中學有十八間。小學公立的約有一百三十七間，私立的有三十五間。中小學生人數合計約有十萬五千人，佔人口總數三分之一強，該是學齡兒

畫的全部了。藝術學院建築很富有中國意味。與其說是一所藝術學院，無寧說是一所藝術陳列所，裏面有幾間課室有幻燈設備，十足美國派頭，科目自然都是關於藝術音樂之類，都是短期班性質，上課期間，每科大概是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樣子，學費全免。院內大部份地方却是用作陳列室，擺滿了中國、印度、日本、南洋羣島等東方民族的藝術品，如器皿、衣服、圖畫、雕刻之類的東西。說少自然並不少，但也並不怎樣豐富。我國部份計有陳列室三間，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個部份。上古和中古的自然脫不了泥馬之類東西，近代的有玉器磁器和菩薩，盆盃之類，雕刻極其精緻，而且有些很大，價值當然很高。菩薩一個當中坐着，樣子孤獨可憐，我國一般民衆崇拜的對象，竟是洋鬼子玩弄的東西。還有兩件龍袍，製作不很精，恐怕是從中國二等戲班裏買過來的。還有幾個室子是擺西洋古畫和美國近代畫家的作品，所作人物有些不似人形。中國舞台上兩三個瘦伶仃的戲子是代表十萬雄兵。洋鬼子自然可以把顏料倒在一起便說是山水人物了。博物院是由查利主教 (Charles Reed Bishop) 捐贈。他原是一個傳教士，後來與島上一位公主結婚，公主死後他繼承了一筆財產，於是辦了一所專為教育夏威夷土人的學校和一間博物館，以保存夏威夷的文化。館係石頭建築，共分三層，地下陳列夏威夷羣島的古物，上兩層是南海的鳥類和魚類的標本。入門左邊的一室陳列了夏威夷皇族所用的標

識，係用鳥毛、木頭、人骨等等合造而成，形狀和我國的雞毛帚差不多，不過長大得多。色彩雖是繽紛，然而想起了人骨又不禁令人毛髮悚然。右面是一個大堂，先有一個夏威夷土人的模型，身材高大，體格強壯，腰間祇束着一條腰帶，手裏拿着一條竹和骨頭做成的矛。此外是陳列土人所用的武器，石頭木屑，形形式式包羅萬有。布匹是用植物的外殼製鍊而成。圖案相當美麗，顏色也很多。其次是器皿，都是用樹木的軀幹挖成，製作很不錯。用當時石頭的工具來做成那些形形式式的樣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還有幾個土人的模型來表示他們的生活，大小就和真人一般，製作十分逼真。還有一所土人的茅屋，門口低很，據說這樣如果敵人要走進來，就非得低頭不可，那應屋裏的人便可乘時迎頭痛擊，給他一記了。想不到那時的土人，也有馬奇諾防線。

談夏威夷文化而不談草裙舞，真是數典忘宗。草裙舞原文是 Hula Dances。據說夏威夷原始的草裙舞與現今常見的極有不同。這舞據傳是源於夏威夷的火的女神彼利 (Pele)。一天，她睡着，得了一夢，她夢見棕樹在搖擺着，蔚藍的海在盪漾着，火山噴着烘烘猛火。醒來的時候，她召見一位夏威夷的女孩，囑咐她模擬她的夢境來跳舞。於是那女孩拿了葵樹的葉子作裙，來表示搖擺的棕樹和盪漾着的波濤。紅色的花是代表火山的紅焰，其他的花朵是表示明媚的陽光裏山坡上的景色。穿着齊整後，那女

孩開始跳舞了，跳這女火神的夢。纖弱的手指是代表濛濛細雨，山間裏樹葉的飄搖，和天上閃爍着的明星。手臂的動作象徵棕樹的搖擺，葵葉的裙子形容海上飄浪着的波濤。這舞原是用作對自然的一種崇拜，是一種宗教的儀式，是一篇用動作來做的詩，原不是要用來表演大跳的。我想這一夢該是人類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一夢。從此七十二行中又多了一門生財大道了，也就憑空救濟了不知多少的失業婦人。

夏威夷羣島主要的實業，計有蔗糖菠蘿和「遊客」。論土地夏威夷羣島原是不適宜於農業的。該處的土壤年齡據說比世界其他地方平均少了五百萬年。然而由於美國開荒者的努力，這羣島如今已成爲肥沃的地區，美國農業的重要的一環。

最主要的實業是蔗田，一共有二十一萬多畝，約當羣島總面積五分之一強，佔可耕地的總面積百分之七十四，由這一點足可以看到蔗業在夏威夷羣島的重要性了。蔗田中約有一半係農墾公司(Plantation)經營，其餘則屬於地主政府及自耕農等。蔗糖年產量約八十萬噸，約當美國全國的消費量六分之一，總值約八千萬美元，容納工人約四萬五千人，約佔總人口十一分之一，他們的工錢，以前平均有五元一天，另由僱主供給住所醫藥等等。前些時他們罷工，如今待遇改了。每天七元二分，另由僱主以極低租價出租房子。照美國生活水準而言，他們的生活，如今

應該十分過得去，足可以抵得上我國中上人家有餘。羣島上有煉糖廠兩間，但是粗蔗糖百分之九十七是運回美國去提煉，以供給西部各州的需要。

次要的實業是菠蘿，島上種植菠蘿的土地一共有六萬三千英畝，佔可耕地的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一，產量年值五千多萬美元。在菠蘿季節的時候，容納工人三萬五千多人。島上共有九家菠蘿罐頭廠。最大的一家是多爾公司，建立於一九〇一年，由約翰多爾(John D. Dole)集資兩萬美元經營。如今該廠已成爲世界最大的罐頭菠蘿廠，出品佔全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九十。資產聚積達數千萬美元。該廠十分歡迎遊客參觀，專設一部招待事宜。廠內有一間很大的客廳，陳設很不俗，菠蘿汁就像自來水一般隨便人喝的。我們坐在那客廳內不久，就有身穿黃色制服頭戴像菠蘿一般帽子的女招待員，帶領去參觀解釋各部份工作程序。菠蘿大小的分類，去皮去心以至入罐都是用機器去做，祇有剔除腐爛部份是人工的工作。廠內製造部份的工人，都穿了制服，帶着膠手套，樣子頗見隆重。製造程序十分簡單，並無可述，但是廠內機器運用的週密，和對工人安全的關心，是十分值得欽佩的。工廠內的道路完全劃上了安全線，鄰近製造部份搭上了高架走廊，用鐵欄隔開了左上右落的路線，不但增加工人的安全，而且又減却了工人來往對工作的妨礙。工人有兩千多，女工的待遇每小時七角五分，男工九角。和美國本土工人比較，並不算

高。在菠蘿收穫的季節，該廠連同農場部份，共有兩萬多工人。出產除罐頭菠蘿外，另有菠蘿汁，菓酸（Citric Acid）等副產品。參觀完畢，廠方拿了許多菠蘿出來招待，他們的慷慨，實在令人受之有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廠內辦事人員眼光的遠大，這也許是他們成功的秘密吧。

在我國適宜於種菠蘿的地帶很多。台灣海南和廣東本部一帶，任何一個區域的發展都可以和夏威夷羣島爭一日的短長的。然而今日我國的情形怎樣？

在夏威夷的實業中，游客事業佔了第三位。每年來夏威夷羣島旅行的人約有五萬多，花費在島上的金錢約有二千多萬元。夏威夷政府特設了旅行事業部（Visitor's Bureau）專門管理和遊客有關的事宜。一方面經常印發宣傳品，以廣招徠，另一方面嚴格地管理與游客有關的旅館商店與娛樂場所等，以求旅客的舒適。並且積極地改良交通，發起各種節會，組織各種參觀團體等。他們正想在幾年內使夏威夷游客事業成爲夏威夷羣島最大的實業，要把遊客事業的收入增加到一萬萬元。如今輪船公司航空公司都在籌劃減低旅費，建築新型價廉的旅館，使旅行成爲普通人家能够負擔得起的娛樂。

夏威夷羣島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無疑是消寒避暑的理想地帶。正如世界任何名勝區域一般，檀島也有西湖十景羊城八景那一套。也正如其他各地的風景一樣平凡。所謂『倒流瀑布』（Upside down Falls）看來不過如是。

衛基基海灘，論物質建設和風景，似乎比不上香港淺水灣。珍珠港離檀香山市區約有四十五分鐘的汽車路程。戰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中樞。經常駐紮有二十多萬軍隊，又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基地。附近山頭，據說築滿了隧道來貯藏軍火。坐汽車從那裏經過，看見港內碼頭倉庫船塢等等設備，似乎沒有舊金山灣內那個軍港一般宏偉。港內築了一條一條的石壩，原是給戰艦停泊的。當太平洋事變日機偷襲的時候，美國太平洋艦隊正齊整地排列在那兒。那些石壩便變成了陷阱，戰艦動彈不得，結果幾乎全軍覆沒了。遠處看見美國海軍和陸軍的醫院，建築十分雄偉。據說各可容二千病人以上。路旁有許多美國海陸軍軍官的住宅，外表很美麗，較普通一般平民住宅要好得多。美國軍人平日養尊處優，但打起仗來却很有勁兒。憑我過去在中美兩國軍隊服務經驗來批評，美國軍隊不能吃苦，但能够苦幹。中國軍隊剛好相反，能吃苦但不能苦幹。

檀島的風景最能令我留戀的是彼里（Pali），原文是懸崖的意思。這地是檀島著名的古戰場。當加美客美加酋長（Kamehameha）侵略阿胡島的時候，島上土人集中於此，背城借一和侵略者作殊死戰。不幸衆寡懸殊，他們全給加美客美加酋長的族人攆到懸崖下面去，成了夏威夷羣島歷史中最悲壯的一頁。論史跡是無足述。那地方在兩谷之間，縱橫不過十數丈。就讓它像罐頭沙汀魚般塞滿了人，也容不下三四百。和歷史有名戰役相比，是毫無足道

的。但是該處形勢的雄偉和風景的秀麗，使我念念不忘。左面是一個奇峯聳立雲端，險峻得無可攀援，右邊是一塊石壁，連着連綿不絕的羣山，本身就在懸崖上面，高約二千多呎。面臨的是一個平原，五顏六色的房子，青翠的林木和旋繞如帶的公路，就像圖畫一般擺在面前。遠望過去，是晴綠一片，分不清那是海，那是天。間有浮雲在那裏閃蕩，看來，像滾滾的波濤。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山，水，和原野能够織合成比這幅更和諧的圖畫。

其他的島嶼大部份是農場和漁村。夏威夷島有高逾兩萬呎的山脈和有着世界最大的活火山。

在一個黃昏，我離開檀島。船依依不捨地飄離了碼頭：左右環繞着不少的送別的遊艇。在驪歌聲中，我看見檀島閃爍在黑暗裏，逐漸地消失去了。

（本文參攷檀香山商會統計材料，關於華僑部份，承李大明先生指正，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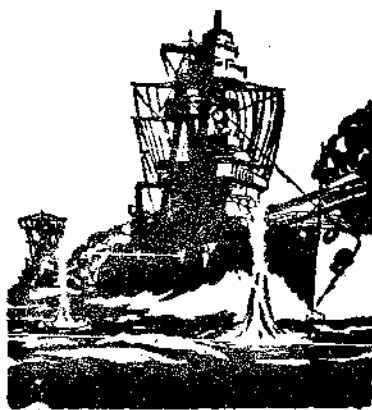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七月重寫於舊金山。

★當您今晚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請您記

得全世的小孩子，有一半都把鼻子壓扁在玻

璃窗上在看著。——Billy Rose





★在大風浪裏，我們體會到了所謂爭鬪。翻開一部人類的歷史，它告訴我們誰佔有了海洋，也就是大陸的征服者。

留英海軍歸國記

錢嘉鏞

歸國紀行

離英到直布羅陀

渴望着返國已經不止三次了。直到接艦後的第四天，我們才如願以償。逗留在英國的兩三年中，初期忙於基本訓練，過後那是分別實習。重慶和靈甫二艦自出船塢以後，也有二月餘的試航。沿普特蘭（Portland）和普茲茅斯（Poole）一帶巡洋。那是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天的時候。

有人對英國留戀，有的却歸心如箭。這雖完全看個人的心境，但大家對英國那種平安有規律的生活，總還記在心頭。一般說起來，英國的生活水準雖不比美國高，但在平均享受上來說，英國的戰後配給制度的確曾限制了富人的奢侈，做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工作。

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但在興奮後面帶來了一絲

緊張的意味。三分之一地球的歸程，那些海洋浪濤，赤道的炎暑，都需要有一顆堅定的心去克服。

離開普茲茅斯出發的斯卑特亥特（Spidehead）是下午三點左右，南海的夕陽在發着金黃的光，大家的心裏有一絲別意。

英吉利海峽風平浪靜。托福天氣好，我們可以說沒有遇到一絲風浪。早晨的大西洋有明朗的視線。工作之餘，惟一的安慰那就是英國所缺乏的風清日麗的天氣了。三十日晨，東方才露魚肚色的時候，已看得見二邊的大陸了。四天的航行，我們都感到一陣輕鬆去遠腳直布羅陀。

船一靠碼頭，我們就感到一種季節的轉變。望着翠綠而茂盛的樹林，再看看自己的黑沉沉的制服，我真想告訴它，「你是多笨重。」

整個直布羅陀是座山，黃昏時分，燈光點點，許多人

坐在甲板上閑談打譬喻：有人說像座獅身，因為它前邊突出高聳天空；有人說像重慶山上，交通四通八達。但不管它像些甚麼，直布羅陀是個重要的軍事港。山峯中段到頂上完全是防禦工事。汽車來往叢林之間。從下面望上去，有不少無線電台，雷達等設備。山洞也清晰可見。砲台都躲在山洞背後。我們的遊山隊會得到當局允許參觀山頂，雖然是走馬看花，但踞高俯瞰大西洋地中海又如置身畔。

這裏因為鄰近瑞士和法國印度商人做鐘錶和香水生意的頗不寂寞。直港有一條長而狹的街道，入晚以後，五色繽紛，酒吧間裏傳來的西班牙歌聲，多少有些引誘的味兒，龍蝦和花生米下酒，誰都會感到那是『故鄉味』。

直布羅陀本來是西班牙的地方。英國人在這裏所以頗有統治者的氣味。從直港到西班牙有一條公路可通。如果坐汽車越過邊境不到五分鐘就到西班牙的萊里尼亞城（Lailinea）說起公共汽車是又小又矮，簡直透不過氣來，坐慣了英國的雙層紅色大車真有天壤之別，私人到西班牙去要得到大使館的許可。團體去却方便多了。我們有個西班牙旅行團，一天分二組，時間匆匆，只是觀光而已。

西班牙盛行一種鬥牛的風俗。這和日本的摔角，英國人的足球一樣。這種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鬥牛往往使人幻想到中古歐洲的騎士。鬥牛普通在大圓廣場舉行。鬥牛人特別穿一種紅衣。這完全是一種蠻力，直到牛被劍刺死為止。星期日下午許多到萊里尼亞城去的，確會一飽眼福。

坐汽車從萊里尼亞到阿及西亞（Algerias），路經斯坦羅克（St. Roque）沿途山巒連綿，頗少平原。公路上來往的騾子，馱着貨物，乾燥的地方是黃沙。那裏的熱帶風味已經很濃厚了。西班牙的屋子頗有東方色彩。金黃及翡翠色的琉璃瓶尤吸引人注意。這三個小鎮雖是不能代表一般的西班牙，但大概的遺留着因從前內戰而致的生活水準的降落。

黃色海城馬爾他

當我們經過西西利島附近的時候，已是九日的傍晚，爲了準時到達馬爾他，我們儘可能的減低航速。這期間和在大西洋一樣的我們有一段和平的航程。在夕陽下，我們停船放小舢板出去，游泳對大家是件够興奮的事，會游泳的對那些站在甲板上觀光的人驕傲的說：『這一生不會忘了在地中海游泳的事。』

馬爾他是英國海軍在地中海的根據地，這是一隻強有力的不沉母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馬爾他對開闢第二戰線及攻擊意大利西西里島，占極重要地位，重慶號過去大部份是在地中海艦隊服役；曾一度爲第十二巡洋艦隊旗艦，說起來現在是舊地重游，但事過境遷，如它知情，也該有點感慨系之了。

馬爾他港內彎彎曲曲，船行其內，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港內交通器具除渡輪外，有一種名叫Dingy小划

子；這對我們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划子二頭翹起，一人划二個槳。依靠這種小划子爲生的馬爾他人，都非常熟悉船隻的調動。划舟人說起重慶號，頗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感。買舟遊港，比起小汽艇來，蕩漾港內，別具風味。

馬爾他的意大利人，有一部份經商，神父也不在少數，羅馬教堂在狹小的街道中間雖有些不調和的感覺，但每當黃昏時分教堂鐘聲此響彼應，充滿了古羅馬的氣息。有人說當意大利人統治馬爾他的武器是宗教，所以的確會興建不少教堂，現在的英國人却建築了更多的船塢及飛機場，手段有所不同，目的却一樣。

馬爾他全區可分三個地段，商業中心在瓦萊太（Valletta），戰爭遺留下來的破壞還是到處皆是。當你第一眼看見馬爾他，你會不慣那種『黃色』的感覺，它一直刺激着你的神經，整個的馬爾他除了綠色的芭蕉外，就很少有其他活潑鮮明的顏色了。

從霧的英格蘭出來，晒到熱帶的太陽大家都感到一種生活的轉變。從大西洋到地中海，入晚以後，海洋性氣候帶來了涼風習習，掛吊舖睡在甲板上的人都悠然自得。停船時候，生活可以輕鬆不少，除洗衣補縫之外主要課題是上岸觀光了。偶爾也有電影看。當甲板上走久了，疲倦的時候，一羣水手席地而坐，海上銀幕也別具一種情調。

離開自己的國家愈近，每個人的心思也更複雜，所謂如飲水然，冷暖自知。有許多人渴望自己的家園，有的嘆

息着歲月不留人。水手生活是痛苦的，當船在航行的時候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單調寂寞的氣氛裏，所有的僅是汪洋大海，海也許是美麗，但大家已沒有像學生時代那麼的愛它了，現實生活會沖淡對自然的欣賞，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寫家信或者情書的人那支筆已沒有二三天前那麼流利了，所謂有苦說不出，紙短情長，每有擲筆興嘆者。

水手的生活是一片緊張，鬆懈，辛苦，享樂的交響曲。在英國，許多人學會了跳舞，打彈子，溜冰。抽煙的，百分比最強，原因是，我們都有一種價廉而物美的配給香煙。收集郵票及照片的人大半是比較細心的人。游泳打球是一般的愛好。這裏筆者附帶提到我們的刊物『長風』，它在國外印刷困難條件下曾支持過一個時期。雖然那是幼稚的，但培植人却費煞了苦心。

在亞非之間

從馬爾他到賽特港的航程中，真如航行報告上所說將看不到一些陸地。我們差不多是一直向東航行，地中海有深藍寶石似的海水，從任何方面說起來，地中海是世界上地處最重要的海洋，它包括了半個歐洲及中東的國家。地中海我們會航行了八天。

賽特港在蘇彝士運河北口，介於地中海紅海之間，獨立了的埃及會不斷地努力要收回這條運河的自主權，英國人却不是那麼想，無疑的若是誰把握了蘇彝士運河，他可

以控制整個中東及北非，紅海和地中海的交通。大英帝國那肯輕易把這條到遠東之路讓與別人呢？長達九十六哩的運河，完全在英國軍隊保護之下，埃及只僅居幫助地位。埃及反英空氣一向很濃，但爲了巴勒斯坦問題，收回運動暫告緩和下去。

也許蘇彝士運河對大家非常熟悉。運河本身確是件偉大的工程，但如果你要知道那邊的景色，那你是要失望的。運河的一邊是埃及，對面就是阿刺伯，後者的土地比前者更荒涼。沙漠的草原是寶貴的，但我們向阿刺伯那邊瞭望，簡直是空無所有。沿埃及一帶，有公路和鐵路與運河並行，岸上除了幾個黑色的阿刺伯人穿了白長袍在飄飄然的走路外，所有的也只有一片的黃沙！

賽特港是埃及，阿刺伯人的世界，他們雖然都是皮膚較黑的人，但我們能從他們的服裝、身材上看出他們之間的不同點；埃及人一般的是較矮胖，嘴唇上慣常留一撮鬚；阿刺伯人却比埃及人瘦長，也許是他們穿了件長而寬的大袍的緣故。阿刺伯人區域裏有一些茶店，和中國小鎮上一樣，他們在吸着旱烟筒。阿刺伯人及埃及人都戴一種紅色方圓頂的帽子，加上修黑辮子，這好像中國戲班子裏小丑們所用的一種，在我們看來也許只有滑稽角色才配戴，但事實上在中東及所有回教國家裏以這種帽子爲最正常的禮帽，就是海軍也戴上這頂『紅頂子』。我們看他們雖怪不順眼，但他們却滿不在乎。

上岸大家具了戒心，這倒不是因爲埃及人對我們有什麼仇恨。聽到過岸上的人傳說，賽特港是比較骯髒，易受欺的港口。實際上，不僅僅是賽特港，愈走到遠東，我們會將看到更多的黑暗！

一上街，討厭的是那些小孩子，圍攔來要錢，或者要給你擦皮鞋，你如果拒絕他們，那些惡作劇就隨之而來了，小販們最會騙欺，外來的陌生客。水手是他們最好的對象，那些店家拉拉扯扯的要你做交易。笑話的事是：有個同學去寄信，發現寄信也有不同的價錢。到博物館去參觀，一個領導人也伸手要錢，聽說因爲這裏的公務員待遇不甚好，所以乘機『捉混水魚』的常有之。

埃及女人如果上了四十歲以上穿一種黑色古裝，鼻子上有一條裝飾品似的東西，整個頭部除一對眼睛以外，都在黑色的面幕包圍之下，她們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有她們宗教的意味在裏面。我們在賽特港停留不久。希望到開羅去也成了泡影，這對許多想一瞻埃及獅身人面的朋友可以說是頗大的遺憾。

火 的 海

走完運河已是下午六時左右，看見了紅海大家都要說一句『紅海不紅』。

過了紅海的第二天大家體會到一陣難受的熱浪來了，從地圖上看紅海是在二大沙漠之間，實際上它是個內海，

從非洲吹來的乾燥的風，有一種腥臭的感覺聾人頭腦。當太陽躲在一陣昏黃的霧中，那時甚至連一絲微風也難以找尋。朦朧的視線，生活如鉛樣似的沉重，壓迫着每個人的心身。

這個時候苦了輪機兵，又熱又疲乏，每個人是紅着眼睛。從航餅的機艙爬到上面來吸一口新鮮空氣，如從牢獄裏放出來一般。在紅海看到不少沙魚，它們有驚人的游泳速。如果依照我們的航行速每小時十七哩來計算，那它們是可能超過我們。灰黑色的身軀，尖尖的嘴，原是厲害的東西。除沙魚之外，紅海惟一的點綴却是黃沙了。那一層層隨浪飄來的沙泥，在陽光下閃爍着金黃的光，也許這就是紅海唯一可能的解釋了。

到亞丁的前一天，氣候沒有變得風涼些，海水溫暖平均在九十度以上，冷水也是溫熱的了，只有入晚以後有些微風，藍色的天空佈滿了星斗，它們是那應不耐煩的裝着眼睛。聽着海水拍擊着艦身，汗流浹背，也就這樣迷迷糊糊地躺在甲板上睡熟了。可以說在一種渴望的心境下到了亞丁。紅海，我們不會忘了那熱浪帶給我難堪的生活，如果以大海來形容紅海，怕也不過份。

亞丁——一個窮困的港口

如果你花二個盧比，那麼你可以坐小汽車從港口到亞丁城，一路風光只有二個字可以來形容：『風沙』。

這裏居民過着一種困苦而簡單的生活。阿刺伯人及印度人雜居在一起。言語是相當複雜的，那些山嶺，走近過去看，紅裏發黑的顏色，好像火山爆發後不久一樣，草木當然談不到。如果以西遊記的筆調來寫這種地方，一定是駭人聽聞了。山洞裏蓋起草棚，就是這樣過着他們的生計。說起他們唯一的財產，那是：草蓆和鍋子。

亞丁城也者其實不過是一個小鎮而已，那些鱗次櫛比的小屋後面的荒山，那些黃沙吹來使你睜不開眼睛，沙子打在身上有一股難受的刺痛，黑小孩跟在後面頑皮而討厭的向你要錢。如果你要向警察問路，他是那麼的漠不關心。小巷裏有躺着的駱駝羣，木車上睡着那些趕路人。我雖是嘴裏渴得難受，却沒有勇氣到茶店裏去要一杯印度茶。一些小飯店裏我看見一批人老實不客氣用手在抓東西吃。也有不少人嚼着一種草，說是可以止渴的，我嘗嘗味道，也說不出是苦是酸。

我的天，還有幾個黑小伙子跟在後面，嚕嚕嚕的講着惡劣的英文，意思之中是問要不要女人，那副傻樣兒，裝着鄙劣的神氣，誰見了都會作嘔的，亞丁雖是沙漠裏的一朵花，可是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最壞的行脚而已。

阿刺伯海的風浪

對印度洋大家懷了顆戒心，平靜的渡過了大西洋，印

度洋怕不會對我們客氣了，離開亞丁是六月二十七那天，風浪開始在二十八日，大家再也不能優閒地躺在甲板上，夜飯後安靜的聽着唱片，看月亮聊天了。浪來得很兇，雖然沒有排山倒海之勢，船身的斜傾度却是驚人，尤其是入晚以後，分辨不出海與天，所可見的祇是微弱的星星。睡在艙裏又悶又熱。如果偷懶不掛吊舖，睡在桌子上，頭重腳輕的味道才難受，像這樣的浪頭，把我們的心鎖住了。整天，海是那麽無情，在上甲板走路時，一不小心，白浪打來如落湯雞。大家都懷了顆鬼胎。現實像一把磨刀石，在不斷的磨練人。在大風浪裏，我們體會到了所謂爭鬥。翻開一部人類的歷史，它告訴我們誰占有了海洋，也就是大陸的征服者。海洋的發展幫助了人類的文明，假如世界上一旦沒有了海洋，那將變得平庸而呆鈍。生活在海洋上那些波浪會洗滌你的思慮，有時候它會給你曠闊的胸襟，但有時却是緊張和警覺，使你變得沉默而剛毅。

哥倫坡的「印度味」

有人說哥倫坡是佛國，但不知釋迦牟尼是否真的會到這裏來傳過道。

哥倫坡有一個偉大的人造港，如果在印度洋雨季的時候去計算那些浪頭的壓力的話，那該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港口風景比亞丁動人得多了。橫在眼前的遠景，是一片椰子林，偶爾有白色圓頂的教堂建築，多少帶着東方的氣

息。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二艘中國商船，其一是招商局的油船，可能是到伊朗去運油的，中國商船在國外，時常受當地海關及海軍方面的欺侮，尤其是荷屬東印度，原因是他們一點受不到自己國家海軍的保護。今天一旦在異域相會，幾個海員們也特別興奮，感到一陣安慰。

哥倫坡城不大。但因為產茶及樹膠、珠寶的緣故，却有它貿易上的價值。一登陸撲鼻而來的是股異樣的味兒，到過印度的人都叫這種臭味為「印度味」。滿天飛的是烏鴉。滿街滿巷的是那些紅色的檳榔。東方城市的特點是貧富參差，乞丐，黃色車夫，矮而短如囚籠樣的電車，看到印度人那副白而又大的眼睛，心裏總有些不慣。

這裏有不少華僑，山東籍的比廣東籍的多，他們在這裏有相當良好的商業地位，一半是自己刻苦經營，一半是環境使然；唯一的遺憾是沒有華僑學校。

這裏有不少的小玩意兒，他們說是象牙做的，但內行人說象牙製的固然有，但很少買得到那些可愛的小黑象書夾。哥倫坡的珠寶又便宜又美麗，但容易上當，不過無論如何花上二三個盧比買一顆紅寶石做做紀念總是值得的。

宗教在錫蘭和在印度一樣，非常複雜。大體上是以回教，印度教，佛教為主。甘地是屬於印度教的，所以印度教的勢力相當大。回教寺院裏沒有偶像，却有二三個小池，有幾個教徒圍在一起，有的談天，有的在洗手，或者渴水，他們稱池裏的水為聖水。關於佛教寺院和中國相差

不多，但我却驚奇於『寺院小，和尚少，香火稀，菩薩小』的那種冷落情形。理想中的印度佛教寺應該是教徒在膜拜，香火興隆的，廟宇的建築該比中國的更偉大，但事實是相反，這裏的大小寺院並不星羅棋佈，廟裏在白天難得看見有人去焚香點燭，長明燈呢，却早已油乾了。廟宇建築是簡單而粗率，那些畫圖更難入目。大家說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却由中國發揚光大，現在的印度佛教已漸漸衰落了。

新加坡及香港

到了新加坡又像到了中國的廣東。華僑對我們的態度相當冷靜。有許多人先抱了滿腔熱誠，但後來也像得到了教訓。這裏政治情形非常複雜，有的報紙從側面攻擊我們，雖然我們沒有做錯一些事，他們倒非常關心我們回去將做些什麼事。

當地報紙登着大幅新聞：新加坡四郊連續不斷的小戰鬥。英國的飛機時常出發助戰。不知怎麼，我非常敏感地想起一個外國記者所說的話：『遠東是紛亂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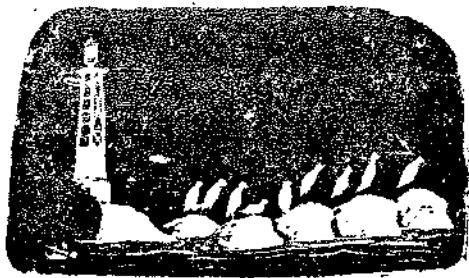
那一天離開新加坡以後則獲得颶風南來的氣象報告，我們儘量減低速度，結果我們雖避了颶風，但餘勢仍是洶洶。到香港的前一天，大風雨中我們過了西沙羣島。到香港我們可以說在國境裏了。

香港比新加坡更糟。新加坡的華僑至少為生活為做生

意而出來的，但香港却是高等華人避風雨之地，冒險家的樂園，流氓奸商，落水明星，失意政客，還有那些跑國際路線的集中地。對它表面的繁華沒有什麼值得可說的地方。在山巔上避暑的公館別墅和山腳下的茅棚瓦屋是一個明顯的對照。

在香港停了十三天。二日半的航行，我們已經在一別三年的吳淞口了。吳淞口的水黃濁，大家的心有一股莫名的惆悵。十三日早晨悄悄地別了上海，當夜停泊在鎮江。到南京已是次日午後一點半了。禮砲聲中重慶號安靜地躺在長江的急流中，她似乎沒有一些疲乏。





★現在雖有人高呼着『天下一家』的口號，而事實上各國都在推行着『緊閉門戶』『外人莫入』的政策。

印 尼 之 行

繆秋笙

——東南亞遊紀

從上海到印尼，有海空兩種交通工具；戰前，渣華輪船公司有定期郵船由滬直駛巴達維亞等城，既迅速，又舒服；戰後因船隻缺少，航期無定，且又多以廈門或香港為起點，對於華中方面的旅客殊感不便。至於航行，現在關有自滬經香港至新加坡，再換機往巴城；自滬經香港至曼谷，再換機直達巴城兩條線路。記者爲了要視察新加坡近況，選擇了第一路航空線。

在未動身以前，辦理英荷兩國領事館的簽字證，以及海港防疫處的接種證等手續，跑了十多次衙門，等候了近乎一個月。現在雖有人高呼着『天下一家』的口號，而事實上各國都在推行着『緊閉門戶』『外人莫入』的政策。

單身簡從的欽差大臣

從香港到新加坡的航程計一萬六千哩，飛行時間爲十小時。我們所乘的有英國國外航空公司的雙引擎飛機。當飛船停在海面時，外觀好像一隻大汽艇，而內部則因船底凹凸不平，祇能隔成三四個小房間，普通每間可容四人，大者倍之。我的同室者都是華僑，他們都是爲了料理家務，暫歸故鄉。這三位華僑，一位是從事園藝的，兩位是伙食舖的老闆，他們雖在新加坡住了好多年，可是依然不識ABC，當侍者分發新加坡移民局的表格後，他們竟瞠目不解，無從填起，最後由記者代爲執筆了事。

同機中有一位乘客生得短小精悍。他來時坐着一隻香港政府的小汽艇，由一個英國人陪伴着，從香港直駛九龍機場。這人外表樸實，舉止文雅，到了機場，經過海關及護照檢驗手續後，即廝混在其他旅客一起，受同等待遇。

飛船抵達星洲時，即有一艘當地政府的小汽艇前來迎接這位佳賓。我因好奇心驅使，向侍者探詢這人的來歷，始悉這人是馬來亞最高專員——當地華文報稱之為「欽差大臣」——剛從南京督見我國政府要員後回鄉者；要是換了我國的「欽差大臣」，說不定隨員成羣，行李山積，一到埠頭，就要一疊號砲，文武官員，列隊相迎了。這大約是由於我國人對於「京官」和「上司」的觀念根本不同罷，否則在民主政治下，為什麼仍有接送如儀，驚天動地的排場呢？

發洋財成繁華夢

記者以前途經星洲好幾次，爲了時間侷促，不曾有過較久的觀察。這次爲了候機，前後兩次，共住了七天，因此與各方面接觸的機會較多，而於當地一般情形亦略有認識。

整個馬來亞半島住着三大民族：土著最多，幾乎全是回教徒；其次是僑胞，大半住在新加坡一地；印僑最少，而宗教信仰最複雜，他們中間有回子，有印度教徒，有基督徒。此外，歐美人亦佔一小部份，因爲這裏是英國屬地，當然英人比較最多，一切主要政治和經濟都握在他們手中。華僑非商即工，因爲善於理財，加以克勤克儉，多數已成巨富。但據很多人說，這種「發洋財」機會，似已成爲「繁華夢」，至少在戰後多難之秋，昔日繁華，恰如

曇花泡影，僅僅縈繫在人們的回憶中罷了。

馬來人的馬來亞

馬來人本來懶惰成性，一向抱着樂天主義，不肯求進，可是自從經歷這次大戰後，民族思想大爲發達。他們一面高呼「馬來人的馬來亞」，一面以主人自視，英國人見風轉舵，特予馬來人以自治，而一切大權仍操在皇家。他們所以能如此順手，全因土著的教育水準太低，傑出人才太少。不過從歷史眼光看來，這僅是時間問題而已。他們遲早會像在印緬一般，完全把政權交還土著。

最近，整個馬來半島受到共黨恐怖政策的影響，大有草木皆兵之概。共黨的口號是「驅逐英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等等，同時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份子也在格殺弗論之列。他們以前公開設立支部，出版黨報，最近都被封閉了。除了新加坡以外，他們到處有神出鬼沒的行動，今日突擊警察局，明日槍殺橡樹園的英監督，弄得軍警疲於奔命，不得安枕。

記者有一位西籍友人，他本想攜眷上山避暑，目覩這險惡情形，不免有些寒心，躊躇不敢前去。英國議院爲了馬來亞的共黨問題，發生了幾次強烈辯論，直到現在，政府還沒想出一個十全的辦法。同時新加坡總督被召回國，政府及議院諮詢，在抵達倫敦機場時，與另一飛機相撞，犧牲掉生命，真是不幸之至。

就一般現狀而論，共黨的勢力不僅限於馬來亞一隅，它如暹羅、緬甸及安南等地，都在它的活動範圍之內。換句話說，整個東南亞今後已經進入了多事之秋。可是我們不應稍存幸災樂禍的心理，第一，因為攸關數百萬華僑的生命財產，第二，因為東南亞與我國西南有『唇亡齒寒』的深切關係。

由新加坡至巴達維亞的航程計有五百哩，三小時即可抵達，沿途經過蘇門答臘的東南端以及其它無數小島，密佈着蒼翠的森林。巴城爲印尼的政治中心，分新舊兩城，舊城街道狹隘，人口密集；新城則有寬闊的柏油路，兩旁綠蔭覆地，處處有錦繡似的花圃和紅瓦的洋房。凡到過印尼的人，一入巴城，就會感覺到這新都的氣息，無論在建築或文物方面，無異第二個荷蘭。可是自經日軍佔據以後，一切情形，亦遠不如往昔了。以前不論公私建築，四周都圍着鐵欄，後來被日軍羅掘一空，直到如今，因爲物資缺乏，無法恢復舊觀，所以到處都是孤立着的水泥柱，在觀瞻方面，未免遜色。全市也鬧着房荒，各旅館都告客滿，外來遊客若無當地友人預先安排，勢必要有安身無處之苦了。

爲了安定生活起見，荷政府嚴厲執行統制政策，舉凡衣食住等必需品以及其舶來物，非計口配售，即歸政府買賣。荷人對於進出口貨的統制和外匯的管理頗爲嚴密。記者在旅途中遇見許多華僑商民，都慨歎着無利可圖的困

苦，但也有一部份思想靈敏的僑胞，他們從坐以待斃的絕望中，轉變爲小型工業的，可惜這類機警和善變的識時務者人數太少了。

荷人的『安定人民生活』政策是成功的，在這裏人人可以享受足以飽食的最低限度生活，不受通貨膨脹的威脅。一元美鈔官價僅值荷幣二元六角有餘，黑市可換十五元以上。荷人對這美鈔黑市無法禁絕，因爲有錢人不一定要以美鈔做投機，而對美鈔的信任心比荷幣要強得多，正如在新加坡英鎊票的不受歡迎同樣心理。

羣島

印尼爲一羣島國：大型的有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西里伯斯，及新幾內亞；中型的有馬都拉、峇釐、龍目、三巴哇、佛羅理士、帝汶、安汶、摩鹿加等；小型的則不計其數了。其東西國土的距離，相等於我國沿海的上海與西藏的噶大克城。島與島之間的交通，從前全靠輪船，現在添開了許多航空線，專營權全歸荷人的帝國航空公司，他們收買了不少美軍剩餘飛機，作爲民航的交通工具。機內座位雖極簡陋，但票價並不便宜。我發現機師中不少是澳大利亞人，大概因爲荷蘭的技術人員不够分配吧！

印尼在天時地利上可稱『得天獨厚』，而在人和上未免『先天缺陷』，荷人利用這個弱點，所以能獨佔羣島至

三百多年。他們在這獨佔期間，慘淡經營，煞費苦心，如興水利，開交通，設商埠，開礦藏，改進農業，建設工廠。戰前的主要出產品，有如下的成績：

規那樹皮（即金雞納藥，為治療良藥）

佔全球出產百分之九十

木棉花

佔全球出產百分之六十強

胡椒

佔全球出產百分之八十強

橡膠

佔全球出產百分之三十強

椰子

佔全球出產百分之三十強

其它如糖、烟葉、石油、棕櫚油等，每年都有大量出口。米除自足外，尚有餘糧輸出，不過為數不多。

可是再看荷人在印尼所辦的教育成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貧乏可憐。茲將戰前的全國人口數和識字的百分比列表如后：

土人 五千九百十三萬 識字的佔百分之六·四

歐人 二十四萬（荷人佔多數）

識字的佔百分之七五·二

華僑 一百二十三萬三千 識字的佔百分之二二·四

其它亞洲人 十一萬六千 識字的佔百分之七·二

上述各種人口中，能寫荷文的百分數如后：

土人 百分之五

歐人 百分之九五·三

華僑 百分之一一·七

其它亞洲人 百分之三·八

全國在戰前共有公立低級三年制土語小學一七、二〇二所，半津貼的有二、七九三所；公立高級土語小學一所，半津貼的三所；入學兒童共計二、二〇〇、五一七人；公立職業學校四二一所，半津貼的七三所；以上包括師範學校，總共職業學生數計有四〇、〇八九人。國立大學一所，分理、醫、工、法律四學院，而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則付缺如。且欲進入大學，必須經過另一個特殊系統的荷語小學和中等教育。我們從這些教育統計數字裏，可以看出荷蘭帝國主義用意的深刻惡毒了。

印 尼 人 醒 覺 了

但是如意算盤不是永遠打得通的。在他們坐鎮三百多年之後，想不到太平洋會突然發生戰事，整個印尼羣島遭到日軍的蹂躪，但它所受的最大影響不在物質上的損失，而是思想上的重大轉變。印人覺醒了，他們的民族思想和愛國情緒高漲了，就如青春前期的少年，智識與經驗雖兩感不足，可是自覺及自信的力量却很堅強，他們要獨立自活，不願再做荷蘭人的奴隸了。

仔細分析印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有兩種：一種過激，另一種為穩健；後者主張獨立運動須逐步演進，在過渡時期的現階段，他們接受荷人的建議，即按照各區情形，先建立若干獨立國家，然後再組織聯邦政府，而與荷蘭繼續

發生關係。現已成立這類獨立國二個：一、西婆羅洲國，二、東印尼國。記者不會去觀光西婆羅洲國，所以不知詳情，可是對於東印尼國却已窺知一二。

東印尼國的幅員很廣，包括婆羅洲和爪哇島以東的大小島嶼，首都爲望加錫，在西里伯斯的西南端，離巴城一千零二十哩，乘飛機須六小時可達。記者在望加錫住了一星期，曾去拜訪東印尼國的總統和幾位部長。那位總統是峇釐島人，曾在荷蘭研究過法律，娶了一位法國太太。我一見總統，就知道是一位道高望重的好好先生。總統府即是舊時荷蘭總督府，規模雖小，尙顯得富麗堂皇，其它各部院都設在舊校室內，既簡陋又狹窄。我遇見的是教育、經濟、社會三位部長。從談話中，知道教育部長最爲幹練，對本部工作亦較有清淨的認識。惟各部內荷蘭客卿之多，正有喧賓奪主之概，上自專員，下至打字，都屬紅髮碧眼之流，因此聯想到我國在淪陷區內偽政府機關內矮顧問之多，正是一個模型內的印子。

過激派的印尼人對這政策大爲反對。他們主張完全脫離荷蘭政府，成立一個絕對獨立的印尼共和國。他們在太平洋戰事停止後，即擁有大隊義勇軍，接收了不少日軍的武器，佔着蘇門答臘和爪哇兩大島，準備抗拒荷人復臨斯土。這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惜好事多磨，環繞日惡，最先有英軍的武裝登陸，代表荷蘭接受日軍的投降，爲荷蘭復臨做先驅。隨後荷國海陸空三軍齊到，他們步步

推進，把印尼共和國的疆域縮至爪哇島中部的一小部份。在這狹小區域內，既沒有重要海港，又沒有工商業大城市，而四週復受荷軍緊密包圍，隨時可遭『全城覆沒』之禍。荷人又在蘇門答臘島上，武力佔領北部的棉蘭區、中部的巴東區、南部的巨港區。棉蘭區爲產烟葉之地，巴東區富於煤礦，產煤足供全印尼工業之用，而巨港區則有著名的石油池及煉油設備。荷人既佔有這三大區域，儘可按兵不動，俟機而行了。

荷蘭帝國與印尼獨立

荷人所以不完全消滅印尼共和國，是俾於國際的輿論。聯合國爲了調解這局面，曾派遣一組特種委員會，一面監視休戰，一面協助談判。直到寫本文時爲止，成績依然等於零，原因是雙方的條件正如南轅北轍，無從接近。印尼共和國要求荷蘭政府完全退出，讓印尼自主自治，而且惟有達到先決條件之後，纔能談及其它經濟合作問題；在荷蘭方面，則認爲印尼在任何事上都缺乏天才，不夠自主自治的資格，惟有繼續在荷政府領導之下，才能安全而有保障。他們雖應許印尼共和國獨立，但須站在荷蘭帝國圈子之內。雙方相持，各不退讓，因而形成現在的僵局。如果任其拖延下去，恐怕將被第三者得利了，這諒非雙方智者所願見的。

提到印尼共和國的人才，確實少得可憐。他們的高級

領袖為數雖不多，但都是有思想而非非常幹練的，可惜他們的中下級幹部非但不能推行他們的政策，甚且措置失當，使他們應付無方。有一個時期，幹部竟然到處殺人放火，劫掠財物，造成恐怖局面，我華僑的遭殃犧牲，都在這一時期。這種無理性行動，既失人心，又利荷人以藉口，他們在宣傳品中大聲疾呼道：『看哪！那輩「烏合之眾」的行爲，這不是共黨暴動是什麼？』因此，印尼共和國政府內發生了嚴重的人事問題，他們的前途不能使人過份樂觀。幸賴高級領袖的堅強意志，硬幹苦鬥的精神，纔不致一敗塗地啊！

最後，要提到華僑問題了。據戰前荷蘭政府統計，華僑總數為一百二十三萬三千人，其中一半為舊居，一半係新客，大都籍隸閩粵兩省，其中尤以閩南及嶺東一帶的移民最多。華僑中以男性為多，計七十四萬九千人，女性計四十八萬四千人。他們泰半經商，其次為勞工，更次為原料生產者，至於運輸與自由職業，為數就更少了。據說，在國立大學裏，三分之二的教授是華僑，他們不是新客，對於故國文化或許不很熟諳。

印尼的全國經濟生活，除了荷人以外，華人要佔到第二個重要地位。至於土著，一則因為大都務農，或深居鄉間，過着農村社會的生活；二則由於他們習慣於樂天主義生活，不善生產理財。據說勝利後，有些新思想的印尼人確能把握良機，居然亦成了暴發戶，但這些幸運兒究屬少數，并且能否善為處理，還是一個疑問。所以有人說，印

尼人祇有一個階級，就是『赤貧』階級，這話言之有理。在印尼人的民族思想尚未發達以前，我華僑祇要含忍荷人法律，就無其它問題了，可是時過境遷，華僑的地位已不像舊時一般穩固了。目前印尼人不特妒忌華僑，且有了仇恨心理。當這革命思潮澎湃之際，情感的衝激，往往捲蓋着理智，印尼人祇求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什麼焦土政策，恐怖手腕，全被採用了。加之，我們自己國內正值多事之秋，對於華僑大有鞭長莫及之概，即使有意保護，無奈力不從心何？

再進一步講，倘使印尼一旦真箇自主自治了，那末取締華僑的方法，必然由暴動而借重於法律的。試觀今日暹羅和菲列濱的一貫作風，明眼人自可推斷將來印尼的新政策了。

代 訂

READER'S DIGEST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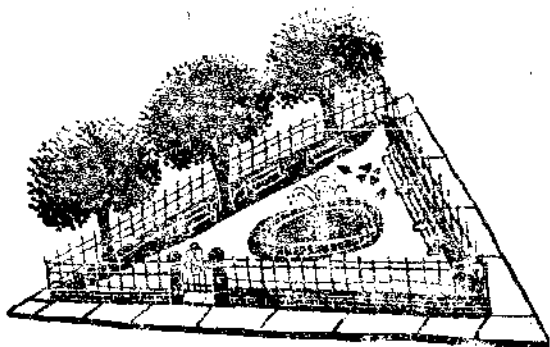
★敝處係美國讀者文摘社直接委任之代訂人。★訂費：照出版處原訂價，一年美金三元七角五分，半年美金二元七角五分，半年美金二元，另取手續費。★寄費：由美國直接平寄與訂戶，航空恕不應命。★服務：如遇刊物未到或殘缺等件，敝處無不竭誠代查，代補。

(來信詢問請附覆信郵資)

上海(27)長壽路公益坊二十三號

陳 東 林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費城過去是美國政治文化藝術和工商業的發祥地，今日依然是文化藝術和工商業的重鎮。

費城小記

黃嘉德

——西遊寄語之十一——

費城 (Philadelphia) 是美國一個最富於歷史意義的都市。它是美國革命的策源地，也是獨立運動的大本營。因為歷史關係，美國各政黨大抵都在費城舉行四年一度之代表大會 (Convention)，推舉總統候選人。今年又值美國總統大選，六七兩月間，共和黨，民主黨，和華萊士 (Henry Wallace) 的第三黨，先後在此舉行大會，世人的目光又再度集中到這歷史性的城市了。

我抵紐約以後，曾往費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參加聖約翰同學會美國費城支會的全體大會；第二次是同年十二月廿八日，應費城教會團體邀請演講；兩次都順便在市內觀光，對這古城留下相當良好的印象。

費城係於一六八三年由英國駐美總督賓威廉 (Governor William Penn) 及一些「朋友教徒」(The Society of Friends) 建築的。「朋友教徒」又稱「桂格」(Quakers)，所以費城又名「桂格城」(Quaker City)。費城為美國第三大都市，屬於賓薛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在美國東部，離紐約九十哩，由紐約乘火車二小時可達。該城建於第拉威河 (Delaware River) 邊，風景秀麗。在過去二百餘年中，費城街道放寬，人口增加，工商業隨着時代的洪流突飛孟晉，可是許多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和歷史上的勝蹟依然保存着，使人撫今追昔，感想萬千。

費城的市政廳 (City Hall) 是全市的中心。市政廳

的尖塔上屹立着三十七尺高的賓威廉銅像，俯視四週巨廈林立，商業繁盛的市區。初到費城者看見巨廈雖多，却没有紐約那種特別高聳的摩天樓，頗以為怪。原來該城有一條法律，無論何種建築物，其高度不得超過市政廳上的賓威廉銅像。這個限制多少支配了費城的市容。

費城雖係現代都市，但廣場及公園之多，冠於全國。非而蒙公園 (Fairmount Park) 佔地三千英畝，內有車道四十三哩，行人道四十四哩，樹木蒼翠，綠草如茵，為世界最大公園之一。

市政廳廣場北面有兩條著名的大道，一條是東北對角線的『羅斯福林蔭大道』 (Roosevelt Boulevard)，還有一條是西北對角線的『非而蒙公園大道』 (Fairmount Parkway)。這兩條交通孔道使費城更顯得美麗可愛。

位於栗子街 (Chestnut Street) 和第八街轉角的『獨立大廈』 (Independence Hall) 是美國人民心目中象徵自由的聖地。走進甬道就看見那座名聞遐邇的『自由之鐘』 (Liberty Bell)。一七七六年七月八日，美國革命志士第一次敲這座鐘，召集公民，正式宣告美國獨立。以後美國政府於每年七月八日敲此鐘一次，至一八三五年始行停止。這座鐘重二千零八十八磅，鐘口周圍十二呎，厚三吋。這個神聖的遺物不但包含着美國獨立運動的全部可歌可泣的史蹟，而且也是世界各民族為自由而鬥爭的象徵，樓下東部大廳更寫着一些最光榮的歷史。在這裏，美

國第二屆國會於一七七五年五月選舉漢科克 (John Hancock) 為議長。在這裏，華盛頓於一七七五年六月被選為陸軍總司令。美國憲法在這裏擬定通過。美國獨立宣言也在此處正式簽字。當日所用的椅桌文具筆墨等物均依原狀陳列着，供人觀覽。二樓為賓薛凡尼亞州州長辦公處。該州州長於一七五六年至一七七七年間與印第安土著會議多次，均在此處舉行；賓州與印第安土著締結和平條約，也在此處簽定。另有兩大房間壁上懸滿華盛頓及美國其他革命元勳照片，令人肅然起敬。

在拱門街 (Arch Street) 與第三街之間有小型樓房一座，名『佩絲洛士之屋』 (Betsy Ross House)，也是美國歷史上的勝蹟。佩絲洛士是一個愛國女志士，參加美國獨立運動，甚為活躍。她於一七七七年七月應華盛頓之命，在這三層樓房內製成第一面的美國國旗。這第一面的美國國旗陳列在二樓客廳中的椅上，旗上只有十三顆星，代表當時參加獨立運動的十三州。二樓臥室及小孩房間，樓下廚房及餐室，佈置簡單，完全保存佩絲洛士當日招待革命志士及個人起居生活的原狀。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之墓在拱門街與第五街之間。費城遊客都要到這一代偉人的歸宿處憑弔一番。富蘭克林是美國十八世紀中葉的傑出人物。他在四十年間編輯報紙，設計賓薛文尼亞大學，創辦賓薛文尼亞醫院，作引用閃電的科學實驗，組織美國哲學會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創設第一所公共圖書館，組織美國第一個科學團體，參加美國獨立運動，無論在那一方面的活動，都有卓越的成績。他在美國文化，教育，科學，政治等方面的貢獻極為偉大，而費城就是他的活動根據地；所以費城在美國歷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賓薛文尼亞大學於一七四〇年設於費城，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醫學，法學理科，牙科，建築，商科，教育各學院俱全，其醫學院及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尤為著名。全校學生達二萬人。該校自設之科學藝術博物院，收藏甚富，其規模較許多市立的博物院還要宏大。該校之富蘭克林運動場(Franklin Field Stadium)可容十一萬觀眾，美國東部重要足球大賽均假該處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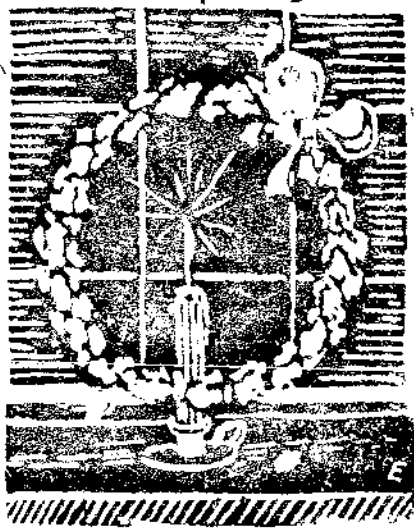
費城藝術博物院(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以收藏文藝復興時代及現代藝術珍品聞名。在東方藝術部分，我國的陳列品最令人觸目驚心，由周商鼎彝，漢代銅器，至唐宋磁器字畫，元代佛廟壁畫，應有盡有。還有一間『中國大廳』，全部棟樑用具及飾品均由我國搬去。正中懸了一個五福匾，也係我國道地出品。這間大廳裏滿擺明清藝術珍品，乾隆時代的大水晶球和水晶刻品，以及清代各種印石，鼻烟壺雕玉屏風等，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想到我國這許多古玩奇珍流到海外，令人痛心萬分！費城過去是美國政治文化藝術和商業的發祥地，今日依然是政治文化藝術和工商業的重鎮。

金 城 銀 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四二〇〇

分支行處：全國重要城市



★我差不多到過整個馬來亞的各大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怡保等，可唯一使我留戀的，却祇有這山明水秀的檳榔嶼。

馬來亞的花園 鄭譽昌

——檳榔嶼通訊

若果我們說瑞士是歐洲的花園，那麼檳榔嶼便可算是馬來亞的花園。這兒有剛名的升旗山，明媚的海濱，有整潔的市場，有最優秀的學校。雖然，這兒還是北部馬來亞一帶的產品出口和貨物轉運的唯一港口，可是這兒却沒有其他都市那種的喧囂，繁亂，相反地，只有一片清靜，和平的氣氛。在全馬來亞到處正鬧着搶劫和綁票的今天，只有這些世外桃源的小島上很少發生這類的案件。我差不多到過整個馬來亞的各大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怡保等，可是唯一使我留戀的，却只有這山明水秀的檳榔嶼。

一百多年前，檳榔嶼原不過是馬來亞北部印度洋中的一個海盜出沒的小島。直到一七八六年，才被東印度貿易公司的一個職員佛蘭西斯·萊特所發現，由他向吉打的蘇丹以年金六千元租得。到了現在，檳榔嶼却已經是一個人口二十多萬的近代都市了。

檳榔嶼市上的房屋，雖然多數還是一百年前的建築

物，可是市容的整潔，却也是在馬來亞有數的。那些戰時毀壞的屋宇，大部份已經換上了新的房子，更有許多在重建中。馬來亞的公路，原來就是很好的，在這兒的柏油路上，就是有着千百萬輛的車子在你的身邊經過，你也決不必怕會揚起多大的灰塵。下了傾盆大雨，你也不必因為今天沒有穿雨鞋而着急——其實這兒的居民根本就從來不會買過雨鞋這件東西——只要天一晴，路也就立刻會乾的，你也立刻又可以繼續趕你的路了。

檳榔嶼不單是馬來亞北部的一個港口，同時還是一個最理想的休養的地方。馬來亞內陸和暹羅一帶的富翁，都在這兒的海濱和山上建了許多漂亮的別墅，每年他們都到這兒來住上幾個月。因為是富人們避暑勝地，所以這兒的娛樂場所也特別的多，單單電影院就有八家，還有另二家新的戲院現在還正在建造中。此外還有兩個游藝場，兩個專賣零食的公市，其中的一個裏面還沒有一個歌台，每晚

播送出各種流行的歌曲，以娛遊客。

假如你不喜歡看電影和到游藝場去，又是一位厭惡都市的喧囂生活的人，你也還有好的去處。當你用過了晚飯，便可以邀一二位密友到海邊去散散步，去吸吸新鮮的空氣。

這兒有兩個地方可以供你選擇——舊關仔角和新關仔角都可隨意任你去散步，舊關仔角近些，可是新關仔角却更迷人。那兒沿着那低低的海堤的馬路上，裝的是最新式的水銀燈。晚上水銀燈光下的一切，都更加顯得迷人和悅目。要是你是和你親愛的女友同來的話，你們儘可以在海堤上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坐上一二個小時，習習的海風和着路旁咖啡室中悠揚的音樂，我敢担保你們必會樂而忘返。

假如你有私人汽車的話，你還可以到更遠一點的公園中去兜兜風。逢巧是週末的話，那你還可以聽到那聞名的市政府樂隊的演奏。

假如你是遠地來的遊客，現在便讓我帶你玩幾處檳榔嶼的名勝風景區。

先到極樂寺去罷！你可以從市中心的五盞燈乘無軌電車或藍色公共汽車直達極樂寺底下的亞依談。一進山門，在那引到寺門去的石級的兩旁，擺着好幾個實用椰子殼製成的積錢筒，烟灰盤等小玩意的攤子，還有風景照片，這裏也多得很，價錢也很公道。檳榔嶼最著名的豆蔻也在這

兒的路旁等着你去嘗試。

跑完了石級，一進寺門便是觀音殿，從這兒向右走，穿過一扇小門之後，你現在便到了極樂寺特有的一個龜池。在一個直徑約二丈的池中，那兒共養着千餘隻的烏龜，有大的有小的，有老到爬不動的，也有剛出生不久的。池旁有一個賣蔬菜攤子，花一二角錢，買一束蔬菜投下池中，這時你可以看到池中千百的烏龜，都向你站的地方趕來，帶有攝影機嗎？這一個鏡頭倒是頂有趣的！

龜池的上一層還有一個金魚池，不過就沒有龜池那麼的能引起你的興趣。沿着池旁的石級再上去，這時在石級兩旁的大石上，你可以看到許多名人的題字。

爬完了石級便是金剛殿，一進門便可看見四個丈餘高的，怒目相視的金剛。你的心中會不期然地發生一重敬懼的心理。再進去還有羅漢殿，上層還有藏經樓，裏面的藏經不下千萬部，汗牛充棟，為南洋之冠。

從藏經樓回到羅漢殿，再從右旁的樓梯下去，經過另兩個院，你便到了寶塔的底下。一進塔，你便可以看到一座高約七八尺的玉觀音。現在你捐二個香油錢罷，到塔上去玩一玩。從第一層到第六層，你可以看到的盡是大小不同的名貴的緬甸玉佛。到了第六層，你可不能進去了，這兒迴圍都用鐵欄圍着，裏面擺的是許多大小不同的金佛像和小金塔。從門外看過了，再上最後一層去，現在你還是向四面望一望罷，整個檳榔嶼的市場都在你的腳下。一

離開街市便是一片椰林，那從市中心到亞依淡的馬路如椰林中的一條腰帶，路上的車子和你娃娃玩的不相上下。古人說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景，你也可以在這兒親自體會了。

玩過了極樂寺，現在到升旗山去罷。你別聽到『山』字就怕了，這山決不必勞駕尊足去爬的，上山火車自然會把你帶上去。

升旗山脚就在極樂寺的左近，距離並不很遠，只要二十分鐘便可以跑到。那兒有一個車站，每半小時便有一輛車子上山和下山。車子是縛在一條鐵索上，由山頂用機器拖上去的，當一輛上去的時候，同時也就有一輛下來，和香港的上山電車一般，只不過這兒上得更高一點罷了。

這兒的山也和香港的不同。香港的山上只有別墅，旅館，這兒除了別墅旅館之外，可還有一個供大眾游玩的小小公園，還有一個小小兒童遊戲場，裏面有鞦韆，有蹺蹺板，有滑梯！

這兒的氣候要比城中涼快得多，加以花木的茂盛，撲鼻花香隨風吹來，你會以為是國內的春天呢！從這兒遠望，你看得見的範圍比塔上所見的還要大得多了。

玩過了升旗山，還有瀑布公園(Waterfall Garden)，華僑都稱它做『紅毛花園』。公園雖然佔地不廣，可是也有些奇花異果，園中的瀑布更爲本園生色不少，瀑布旁邊有一個很大的蓄水池，把瀑布中的水蓄下，消毒濾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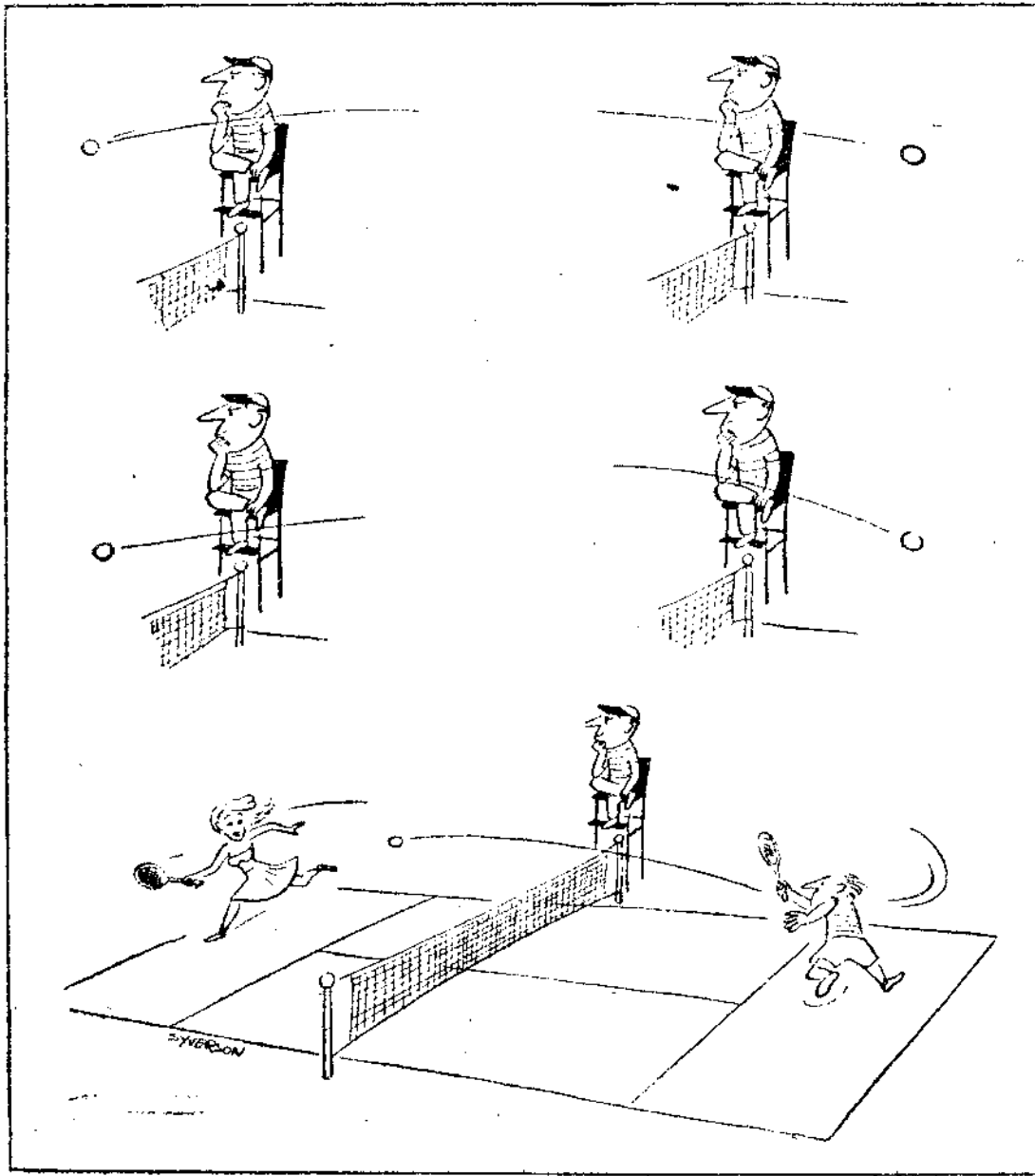
再供給市民食用。園中還有一個奇趣，就是不時你都可以碰見成千的猴子羣在樹上，草地上徘徊着。要是帶有水菓或花生，那麼牠們便會一直的跟着你，搶你投下的花生或水菓，直到你手上的東西都投完爲止。牠們絕對不怕人，因爲在這裏牠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捕捉是絕對禁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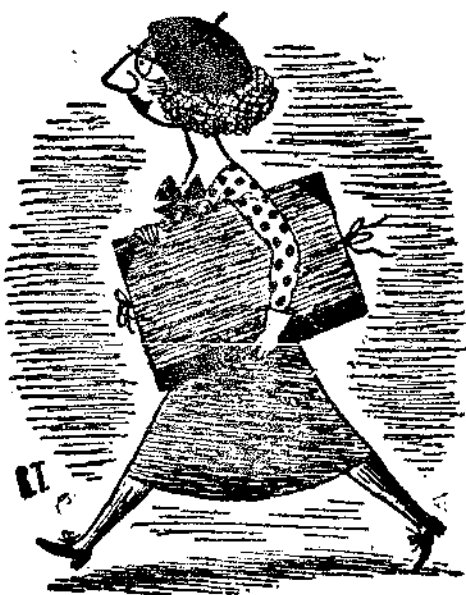
現在你可以去遊青龍廟了。廟是小得可憐，可是却也有它吸引遊人的地方。在小小的廟中的神壇上，香爐上屋梁上，甚至於佛像上，都蟠踞着許多尺餘長的青蛇，牠們都馴服得很，不會聽說咬傷過遊客。據是牠們的牙齒都早先被和尚們拔掉了。只可惜是近來物價比戰前高漲了許多，遊客送的雞蛋少了，蛇也比從前少了，一條二丈左右的蟒蛇，也在淪陷期間因鐵籠年久失修，給逃跑了。

現在檳榔嶼的名勝，你差不多都遊過了。假如還有時間想休息幾天或幾星期的話，丹容雅雅海邊別墅多得很，論日租論月租都可以隨你的便。這兒附近就是漁村，所以除了休養之外，當早晚漁船回來的時候，你可以吃到便宜的新鮮魚蝦。你要是不喜歡海，升旗山上也還有着許多別墅可以租給你的。

最後你還可以考察檳榔嶼的文化事業。馬來亞的唯一大學雖然不設在這兒，可是中等學校不管是中英文的，都是這兒的辦得最好。當今春英國教育調查團來馬調查中等教育時，代表全馬來被調查的英校，是這兒的政府學校，華僑辦的中學校便是這兒的鍾靈中學。(接續第250面)

看人不看球 轉載自星期六晚郵





★我們要確保健全的心理，必須遵守幾項生活的原則；健全的心理是只能產生於心理衛生的安全區域中的。

心理衛生的途徑

錢寶瑜

Arthur Jess Wilson 原著
譯自 *The Modern Psychologist*

誰是正常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心理治療家不能給我們確定的答覆。有的說沒有一個人是正常的，在生命的激流中，每個人隨時隨地所表現的行為，其形態往往是反常多於正常。另有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療家以爲人類中百分之十都是神經衰弱的。不管這些話是否確實，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相信的：有些人是比別人更易遭受精神病的侵襲。在任何精神病的症狀中，我們必須尋求兩項病源：首先我們追溯到感受的因素，這是更直接的因素——緊隨着這因素發生的是個人生活的無能，與因此引起的個人的生趣索然；其次，我們應推求到本質的因素，這是潛伏的因素；這因素深藏在個人情感和精生活的內面，由一種變態的身體上的遺傳的造成，或由一種反常的客觀環境所決定。就是這第二項本質的因素着迫了心理治療家。他必須潛心

探索這項因素，就像鑛工的搜求黃金。黃金是不會露在地面的，它埋藏在地層的掩蔽下面；這項本質的因素也是植根在內面的，被精神病的岩滓開始堆積以來所逝去的歲月深深地掩蔽着。就像那鑛工，心理治療家必須先清除岩滓，然後他必須開始掘下去——掘到人們從未嘗試的最不可知的地層——人的心——中去。他的工具是簡陋的——催眠術暗示法，觀念聯想，和心理分析——可是他繼續掘下去，直到他探及那將引他到疾病根源去的心脈為止。他一探及那心脈，把它掘開以後，他立刻可以發見裏面塞滿了腐敗的東西——遏制的慾念，強迫的意向，色慾的觀念，心理的衝突，未滿足的願望，以及恐懼，狂想，嫉妬，迷信，和焦慮——不應當壅塞在那裏的東西。可是在病人的生活已遵守某幾項制定原則——生活的原則，在

我們今日這飛躍進展的文化中，已成爲唯一可知的心理衛生的堡壘——的領導的時候，那裏再沒有甚麼造成這本質因素的東西，會叫心理治療家煩惱的了。這些生活的原則，心理衛生的堡壘，是甚麼？它們的根本數目是七個；可是必須聯合應用方能發揮它們的力量。現在讓我們來依次把它們探討一下：

注意你身體的健康

許多人都有着這觀念：認爲精神和肉體是兩個分離孤立的實體。他們認爲精神的健康是一件事，身體的健康又是一件事。他們沒有知道腦子是一架複雜的身體上的機器，和延髓造成了中央神經系統。他們沒有知道這架機器因爲身體上的直接傷害或間接疾病而受的損壞會引起精神上的病態。從病源的探究告訴我們，因身體上疾病而生精神上患病的病人，是有着一個怎樣驚人的數目。據一九三四年紐約哈得遜河州立醫院的報告，關於精神病人的起源於身體上疾病的，有着像下面的統計：患大腦硬結者二五五人，患全身癱瘓者一六五人，患腦癱者二十四人，中酒毒者一二〇人，患癲癇者一〇九人。這幾項數字僅屬於在院的病人；同時數千個外傷的精神病人，由於腦部的意外傷害而精神錯亂者，並未包括在內。許多人不能理會酒精毒對於精神錯亂的直接影響；酒精毒有時應負責禁閉在精神病院中的百分之三十的病人。梅毒是全身癱瘓的主要原

因，佔了精神病院中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的病人。並且，梅毒是一種動脈硬化症和衰老轉變的本質因素。從心理上講，這種疾病將擾亂了個人心理的平衡，結果發生一種精神病。

因服用毒品而起的精神病並不是罕見的症狀；嗎啡和古加鹼都會產生暫時的精神病，尤其是癲狂。鉛，汞，和白砒常常是心理迷失的原因。由這種物質的毒化作用，心理的症狀即隨神經系統的直接中毒而產生。極平常的煤氣和酸化碳素(CO)，能產生許多暫時性的心理症狀。任何普通的傳染病症，能引起一種心理的騷擾。局部感染的最普通的中心，是齒根和扁桃腺，這可以說明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精神病的症狀，何以都起因於傳染。有許多身體上的非傳染的疾病，也有產生心理迷失因素的作用。動脈硬化症，腦部血液循環不足的最普通的原因，能產生危急的和慢性的器官的心理反應。營養的妨害，像玉蜀黍疹(意大利癩病)常連帶着神經系統內組織的變動，通常且因精神病而更趨嚴重。如果我們敢侵入內分泌學的領域，去決定其爲心理病理學中一項間接要素的重要性，我們可以佔去好幾頁篇幅，用來列舉並解釋『腎上腺式』(adrenal type)『甲狀式』(thyroid type)『分裂羣』(schizoid group)等等。顯示了身體機能狀況對健全心理的影響。

調和你的生活

人們大多失去了生活的藝術，他們過的日子已成爲單調而繁重，結果就像六道同一菜肴的一頓西餐那樣無味。有許多醫生除了醫院中的四堵粉牆外，盲視生命中每一樁事物；若干聞名的律師，在法院外面都是愚蠢的呆鳥；滿腹經綸的教授們，步下了講壇，就變成了不通世故的笨蟲。這種人甚至未曾體會他們喪失了生命來把最寶貴的東西貢獻給每一個人的痛苦。宗教，音樂，藝術，體育，戲劇，教育，政治，社會服務，公益活動，以及其他種種機會都是用以防止人類變成機器的。人之所以爲人，而不是一架機器中的齒輪，正因爲他能將自身表現在這種種場合裏面。凱勃博士 (Dr. Richard Cahol) 說：人是爲愛，娛樂，工作，和信仰而生活。在我看來，這就是告訴了我們心理衛生之道。據華盛頓一般人士的觀察，羅斯福總統因爲憑着他卓越的能力，將他自身和他的工作完全地分離，所以能保持他和平的氣質。在他短促的例假期內，他從不讓意外的事件來阻礙他舒閒的生活。等他一回進他的辦公屋子，他又開始了他精神的活躍。世界大文豪蕭伯納以九十歲的高年依然保持着他每天的散步和他的幽默之感。帕夫勞夫 (Pavlov) 從不會忘了走出他的實驗室到附近空場裏去玩一下壘球。何爾夫博士 (Dr. Walter Baran Wofle) 常常在他繁重的醫生和心理治療家的職業生活中，尋求空閒，將心靈沉浸在著作，音樂，雕刻和繪畫裏面。

德國大哲學家海格爾 (Hegel) 曾說過：一個人人生存

的價值，其唯一判斷的標準，是他和他環境間的關係——關係越密切者，生存價值越大。爲了心理的健康，我們必須重視我們心理的個性。讓我們研究一下羅斯福總統的新法，和最近國際局勢的變化；讓我們看看林白上校的飛行記錄，和各國元首發表的言論；讓我們化去整個星期六的晚上去參觀一下音樂表演；在星期天讓我們到新羅的高爾夫場裏去打一回球。我們的心是機器；它們一停止運用，它們就會生鏽的。永遠保持着心的活潑運動，那些醫生律師和教授們將在他們的生活中發見一種新鮮滋味和一項對生命的新的解釋。

尋求終身的工作

走進最近落成的大禮堂，講壇上面刻着這幾個字：賜福與已得終身工作的人們。有多少人見了這一行簡單的句子，能領悟到它內面包含着心理治療方面的價值？精神病人在館中的生活，已漸漸地更轉向於職業的治療，且以之爲精神復原的最可靠的方法了。當我一走進那些新近落成的精神病院，最先叫我注意的，就是不知道有多少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病人的日常職業生活上面。當我檢察那些精神病人的工作產品時，真叫我站住了驚詫——美麗的毛氈，花樣繁複的籐籃，彩色奪目的描畫；這些都是一度被生命擊敗了，而又重新生活於工作的人們的收穫。

林肯曾這樣說：凡是一個人的終身工作，就是他信奉的宗教。精神病是一種現實的規避，心理健康是一種現實的追求。已被工作佔據了的心，再沒有時間叫它耽溺於過份的內向或反常的情感。世上不知有多少遭受着生活壓榨的痛苦，而又在工作中獲得解放的人們。我認識一位律師，他從未真正地對任何事物發生過興趣，他嘲笑政治和教育社會和公益事業，以及宗教和團契活動都進不了他的生活範圍。意外地，他的年青的妻子死了。這打擊是可怕的，人們都猜想他一定不能忍受這難堪的遭遇。可是他在幾點鐘內完全地變了，他變成了教堂裏的一個虔誠的信徒，公益事業中的一位熱心的工作者了；他在這種活動裏面，已獲得了一種新奇的快慰；他加入了一個政黨，努力於競選的工作；他參加了改良貧民家庭狀況的慈善運動——真的，他甚至已用一種新鮮的興味去從事他的法律實施了。工作終於把他救離了精神病的深淵，他自己也覺悟到這一點。

當然，人們必需的不僅僅是工作，而是正確的工作。好多人不能在他們的工作裏面尋得樂趣，因為他們總是相信自己適於做更好的工作。一個機械師自覺他的素願是在充一位工程師，那他將失去了他工作的興趣，他的心自然不能安寧。從治療的觀點看來，這也是現代文明問題之一。確保後代的心理健康，將是職業指導者應當負責的問題，同時這也是心理學上的一個大問題。

遺 忘 過 去

每個人，在他生命的歷程中，多少要嘗到些艱險痛苦，在當時似乎不堪忍受的經驗。每個人免不了都相信他自己所嘗到的是人世間最壞的經驗。他開始在他的心中積儲起過去的記憶，日子一久，內心的衝突就由醞釀而發展，他再不能使自身與現實相協調。在這種情形中，一種情結 (Complex) 即因是而產生，於是這人的思想就為此情結所支配。此種思想就是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c) 症狀的一種顯示。患精神分裂症者，滅絕了自身與客觀環境間不可分離的關係，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在他自創的世界中，無需清晰的思想，於是他可怕的胡言亂語，就成了癡狂病人的瘋話的表徵。

某次，在一所規模極大的精神病院中，我看見兩個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們都是被他們的不能戰勝自己過去的痛苦的經驗，毀滅了現實的生活，退避進了他們夢幻中的個人世界裏面。第一個病人是一位年齡四十左右的婦人，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正在她的屋裏機械地踏着小步，口裏重複地說着同樣的幾句話。這種徵狀顯示着病人生活中的某些不幸的遭遇，精神病治療家必須將此種遭遇誘導出來。這婦人不住口地嚷：『出去，我叫你出去！出去！你從前為甚麼到這裏來的？給我出去，出去！』這幾句話足足嚷了二十分鐘。她私人的歷史記錄告訴我們，這婦人

的病源是這樣的：她丈夫的妹妹遷入了他們的家裏，寄住了下來。這婦人，雖然當初並未表示反對，漸漸地恨她的丈夫照顧了他的妹妹。最後，她要求她的丈夫請他的妹妹離開他們那裏，他拒絕了她的要求，明白表示他愛他的妹妹，要她繼續和他們一起住下去。隨着一連串悲慘的爭執，她的丈夫忿怒地告訴她，如果她不願安靜地過日子，可以走出這屋子去。她向他的妹妹抗議，可是沒有甚麼結果。於是，危機降臨了，結果叫我看到了她在這瘋人院中的現象。這婦人忘不了她丈夫的令人痛心的話。這幾句話在她心中作祟了好幾個月，最後她祇好被送入了瘋人院。雖然他的丈夫痛悔前非，立刻設法把他的妹妹送走，可是已經再也不能阻止她精神病的狂潮了。在我看見她的時候，甚麼都沒有辦法了。

其次的是一位五十五歲而已老態龍鍾的男子。他也同樣地繞着屋子亂走，嘴裏重複地說着幾句話。他一面唸唸有詞，一面不住手地擦着他頭部的兩側。他喃喃地說着：『我們始終懷疑着喬治，我們知道那是他。他一定是的。』是的，是喬治幹的。』他的私人歷史告訴我們：他和他的兩個弟弟組織了一另合夥商店，後來爲了財政上窮態畢現，他的弟弟把店中的負債記錄在兩組不同的帳簿裏，然後填具了欺騙的破產報告單。調查結果，真相既明，三兄弟的罪狀被提起了公訴。在審判進行中，兩個弟弟捏造了證據，發誓這是他們的哥哥喬治的罪狀，破產的計劃和實

施是他一個人的主意，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的一個弟弟在證人席上起立證明：『那是喬治幹的。我們始終懷疑着他。』雖然最後審判結果，奸謀被揭發了，喬治被證明了無罪；可是法庭的判決並不能解除他心頭的桎梏。這人忘不了他兄弟惡毒的誣告，這企圖歸罪於他的證言。

遺忘的心理學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幻象的世界裏；我們不能叫往事拖進了那已隨時間死去的黑影。

認 識 你 自 己

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爲不能認識他們自己而喪失了健全的心理。我時常記起關於一個愛習醫學的孩子的事。那孩子自小就有研究醫學的志向；可是他從未正確地知道爲甚麼祇有這欲望在他心中熾旺，他從未真正地知道他是否適於做一個醫生。他將整整五年的時間，化在投考醫學校的準備上。結果他考上了那意想中的學校。在他眼睛閃爍着一個錦繡前程。可是在第一次實習施行手術時，他就喪失了鈔氣。他自小染有神經官能病的病毒，他是一個完全的恐血病者——他不能忍受一眼血液。他的母親後來記起他在八歲的時候，曾目睹過一次仇殺，自後他常常幻想他自己塗滿了鮮血。他嘗試了好幾回，想看一次手術的施行；可是他終不能忍受這可怕的景象。他被迫退出了學校，兩個月以後，他自殺了。

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在二千年前就給了我們這不朽的訓言。許多人都以為他們認識了自己；可是他們實在是自己的陌生人。凡不能認識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缺陷的人，再也擋不住生命浪潮的沖擊。他想他能，直到他面朝着兇險時，他才知道他不能！我們知道我們能否面向挫敗？我們知道我們能否在危機一髮中確保領袖的地位？我們知道我們是否熱誠？我們知道我們是否情感正常？任何人能恃以抵禦挫敗和苦難的最有利的武器，是明白認識自己。我們要不固執，不猶疑；我們要審度自己的力量，勉盡可能的努力。無畏與其必然的結果，堅信，是萌芽於自知。愛默生在他著名的論文自恃 (Self-Reliance) 的結論中這樣寫着：『一次政治上的勝利，一次地租的增收，你疾病的痊癒，或者良朋的倦遊歸來，或者其他某件快慰的事情振醒了你的精神，叫你以為好日子將為你而來，不要這樣相信，除了你自己，沒有東西能帶給你和平。』

某次，我會聽過一位聞名的精神病治療家的演講：『每個人都應當實施心理分析。我們但知道我們的意識層是不够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在它下面潛藏着些甚麼。』許多人不知道他們自己才能的大小，實在是一樁可恥的事。不知道自己在潛力的人，決不能履險如夷。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會說，我們罕有能知道利用自己的『未經汲取的活力池』者。我堅信許多精神的神經官能病人，一定能獲得安寧至樂的生活，只要他們能確知自己實在的體力

是否合於他們目前的生活。

阿特勒 (Alfred Adler) 在他的『認識人類天性』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一文裏的觀察，可以用來結束這一節的論點。他告訴我們：『關於個人生活中的遭遇，我們可以常常發見一個人因為他對自己的估價太低，不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能力。我們也可以發見，他對於他自己的缺點，往往衡量不足；他以為他自己是一無瑕疵的人，實在他的思想行動都出諸自私的觀念；或者相反的，他在某種情形中，以為他自己是一個自私者，而實際上如果將情形分析觀察，他實在是一個完善的人。』

做一個實在論者

何爾夫博士在他簡短的論文『精神崩潰』 (The Nervous Breakdown) 中，將我們分成二大類，幻想論者與實在論者。我們是否絕對地歸入這二大類中的一類，那是無關緊要的事；我們主要的趨勢是向其中一個方向表顯的。大體上說，從精神治療的觀點看來，一個幻想論者是一個不願接受目前實在情況的人；這種人對於他們的環境，寧願自作解釋，以迎合自己的心理。在這一類人中，我們發見白日夢者，玄想論者，空談改革者，假充先知者，一事無成者，發財迷者等等。一個實在論者是一個接受目前實在情況，同時在努力實踐中求與環境相抗衡的人。在這一類中，我們可以找到那些重實用好力行的改革

論者，觀念論者，和智慧者。那些狂妄輕率而好發謔語的夢想家，在這裏是沒有地位的。

福羅貝爾 (Gustave Flaubert) 在他不朽的名著『包波利夫人』 (Madame Bovary) 中，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在夢幻中長大的孩子的生活的悲劇。那孩子爲了不願現身在這平凡的世界中，爲她自己創造了一個小小的太虛幻境。在浪漫的夢境中，她想像她遇到的每一個男子都在向她傾心求愛。每一樁風流韻事證明了前一項幻象的消散。最後現實的顯露給了她不可抗禦的威脅；爲求逃避現實，她選擇了那條最近的捷徑——服毒而死。在我熟識的人中，我知道一個人，他一生所獲，僅足以溫飽；可是他在過去五年中，忘不了討論他漫遊歐洲的偉大計劃。在他準備趕早市以前，他從不會放棄他的在最高貴的福特車廠的陳列間裏面的闊步巡視。

如果有人願認識最道地的幻想論者，他可以觀察那些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在這種病人的一般徵狀中，顯示着夢想者的現象。他們規避正當行動的需要，不再接受失敗的感覺，他們沉溺在財富的迷夢中。在現實世界裏的鏡花水月，在他自己創造的幻境中，一切都是有求必應的。如果你觀察那些病狀已深的精神病人，那些被錯綜複雜的內心憂鬱折磨着的，尤其是屬於精神分裂症的反應一類的病人，你可以在裏面發見那些我們所謂『宿命論者』。病人的心中已喪失了生活的全部樂趣，它再不願憧憬未來。它

無聲息地掩蔽了自己，然後退化萎縮以至蒙昧無知，它終於被封固在一個作偽的世界——一個童稚的世界裏面。

『生活是適應，』這話的意思是說，每個人必須接受他所目見的事物；同時必須竭盡全力，去改變事物，以適合自身與其接觸的大衆。如果人人不願，也不敢，和他所遭遇的問題相爭勝，躲進一個自己創造的世界裏面，社會進化將成了過去的陳蹟。

尋 求 友 愛

我不願說，就像有些心理學家的主張，任何內向 (introvert) 的人是不正常的。我不信這話是正確的；而且，我非常相信外向 (extrovert) 是一個健全心理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醫生和心理治療家對這問題大多有着一定的見解。在梅麗狄絲 (Dr. Florence L. Meredith) 的風行一時的大學教科書『衛生學』裏面寫着：『凡不願交朋友，或者願交朋友而不能交，或者願交朋友而不能保持友愛，通常都是一種心理病態的表現。要確保心理健康，我們的目的應當是在結交許多不同性質的朋友，永久的朋友；我們需要的不是過份的依賴，而是真摯的同情，與任何人羣的坦白相交。』人是社會的動物。在社會力量的雕塑下，撐成了他最完美的模型。他追求着團體的尊敬與認識，努力着確保他在團體中的身份與地位。分裂式的個性 (The Schizoid type of Personality) 喪失」

生活的樂趣。這些個性有着問題的人，大多遇人訴說他們的孤寂——他們的沒有能力結交永久的朋友。愛默生在他美麗的散文『友愛』(Friendship)中說：『我們的智慧和靈活的潛力增加了我們的愛慕。學者默坐著述，窮年思索，不能供給他一紙短柬的時候，無限微妙的思想，將奔流於他寫給朋友一紙短柬的時候，無限微妙的思想，將奔流於至美的文辭裏面。』

我們在討論『友愛』這重要問題時，不應當忽略了關於情愛的一方面。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可是他也是一個有性的動物。單獨一個人是一個孤立的角色；男女相合始成一完全的實體。在生命的歷程中，每個人必須有相當的愛貢獻給對方。愛原是生命所必需。白里安博士(Dr. A. A. Brill)在他『心理分析之基本觀念』(Fundamental Conceptions of Psychoanalysis)一書中，引用着關於一個病態兒童的症狀。那孩子因為早年失去了他的保護人，他愛的生活被部分地毀滅了，於是孩子的心理也隨着喪失了健全的發展。我並不在說甚麼『性』，那生理學上的現象；我是在說『愛』，這情感上的謎。在『性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中，威克伯博士(Dr. Edwin Weberg)寫下了兩者的區別：『愛的本質並不是性別，性別不過是造成愛的材料，愛是給予這材料的形式。為認識這形式，我們必須從它最後目的的觀點來探究這形式。』性學專家克拉夫特亞柏(Krafft-Ebing)對愛的

解釋是：『真正的愛是植根於雙方德性與心理狀態之認識，幸福憂患之相共，甚至以身殉情之決心。』這項原素必須表現於男女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健全的個性在愛與其他許多重要原素的聯合下，將得永保完善，永在心理衛生的路徑上發展。

(續自第二六一面)

芝加哥犯罪委員會(The Chicago Crime Commission)，罪犯們的死對頭和警察的朋友，在它的機關報『犯罪裁判』中說，『有無數對於官方行為的控訴』，特別是『關於警官濫用權力這一方面』。

一個警察的妻子送了一輛汽車到汽車間去修理。當那個警官還沒有付錢就想把車開走的時候，汽車間主人提出抗議。警察便無禮謾罵，抽出他的鎗，而且打電話叫警車來。汽車間主人被押起來了，直到分局局長知道事情的經過才下令將他釋放。警察犯了民事罪而被控告。

地方法院助理律師通知汽車間主人，命令他到州檢察官公署去，而且告訴他那個警察的行為是對的。

在民事審判的時候，那個助理律師承認這案子完全是民事方面的，州檢察官公署無權處理。犯罪委員會向州檢察官抗議助理律師的干預其事，結果助理律師和警察都被開除了，但是直到犯罪委員會開釋了那個警察之後才實行。



★當你們開始就憂着已成過去的事
情時，你們就是打算鋸鋸屑了。

徒 無 憂 徒 (中)

林友蘭

Dale Carnegie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六七月份 *Cosmopolitan*

不要鋸鋸屑

我曾主辦一個大規模的成人教育機構，分機關遍設各大城市，耗資鉅萬，大事宣傳。我全副精神貫注於教學工作，沒有空閒想到經濟上的問題。我那天真地自覺，我需要一個能幹的經理。

經過一年的時間，最後我澈底的認識了這個真理。我發覺我的機構收入不少，但我沒有半分錢的利益。當我看見那個情景，我面臨的途徑只有兩條：第一，我該效法黑人科學大家華盛頓·卡維爾的行爲。卡維爾把他半生積蓄四萬元放進銀行裏，不料銀行經營失敗，關門大吉，他的資料，也就蕩然無存了。有人問卡維爾知道不知道銀行關門的消息，他說：『我知道了。』便一聲不響的繼續去上他的課。

第二條途徑是：我該冷靜地分析我的錯誤，學習一個永久的

教訓。坦白地說，這兩條途徑我都沒有走。我一連幾個月悶悶不樂。睡不着，體重也減輕了。

幾年後，我又展開另一個成人教育方案。我準備在人格發展上，人類關係上和售貨訓練上作有系統的演講。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方案倒算不差，我也得到很多人的感謝。但是我的經濟呢？

我又犯了過份注意教學方面的毛病。我又不肯去聘請一個業務上的經理。結果，我經過半年的努力，投資十萬元，而所得不及五百元！

我很不好意思承認我的愚昧；我早知道：『教人做二十件好事易，自己做其中的一件好事則難。』

費城日報的總編輯塞德，能以新方法闡釋舊道理見稱於時。他有一次對大學畢業班演說，他問學生道：『你們有幾個會鋸木的？請舉手。』舉手的很多。他繼續問道：你們有幾個鋸過鋸屑

的？」這回無人舉手了。塞德高聲道：「當然，你們不能鋸鋸層！它是早已被鋸過了！過去的事情也和這個道理相同。當你們開始就憂着已成過去的事情時，你們就是打算鋸鋸層了。」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甚至拿破崙在他打過的大仗中，吃敗仗的也佔了三分之一。我們在社會上搏鬥的紀錄，也許不比拿破崙的差。請牢記第六個法則：

「不要鋸鋸層。」

快樂地想 快樂地做

試在你的臉上裝起一個寬暢而誠實的笑容；高舉你的臂膀作一個深呼吸；哼一支小調。假如你不會哼。就吹口哨吧。假如你不會吹口哨，就低音哦吟吧。你會很快的發覺，你當裝起歡笑或與高彩烈的樣子，你的身心實在無法引起傷感或長嗟短嘆的。

我確實確實的相信，我們心靈上的和平與生活中的快樂并不是來自我們所在的地方，或我們所得到的什麼或我們是什麼人，却單獨取決於我們的心靈上的態度。個人心靈上的態度之重要性，可以舉出拿破崙、海倫凱拉兩人來作恰當的說明。拿破崙獲得了人類渴望所得的每件東西——榮譽、權力、財富——但他被囚於聖赫列那島時說：「終吾一生我找不出六天快樂的日子」；海倫凱拉是一個又盲，又聾，又啞的人，她却說：「我已發覺生活是那麼美麗。」

你聽過在美國哈潑爾渡口強佔兵工廠而鼓動黑奴革命的約翰布郎的故事嗎？約翰布郎因此被判死刑。他帶了他的棺材到絞刑台去。那個和他同行的獄卒，神經緊張，心裏覺得難過十分。但約翰布郎冷靜自如，神色不變，他舉頭看見城外美麗的山色，慨

然有感道：「那是多麼美麗的國土！我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欣賞它的機會啊。」

假如半世紀的生活倒教我學會了一些道理，那個道理就是：「除了你自己外，沒有東西可使你獲得和平。」這是自然界的——個基本小道理，很容易在我們的生活中做成奇蹟。我認識一個加州的女人，假如她懂得這個秘密，她能夠在二十四小時內廓清她的愁苦。她是一個年老的寡婦，要是你表示對她的關懷，她便說：「呵，我很好」，但她臉上的表情和話裏的聲調，却好像說：「噢，假如你祇懂得我所遭遇的痛苦！」她似要因你的快樂而責怪你。

她的生活雖不算怎麼美滿，但比她更壞的女人，不知還有幾許。她的丈夫遺給她一筆足夠供養餘生的保險金，她的子女（已婚）又給她一個安住的地方。但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臉迎人。她抱怨她的女婿吝嗇而自私，她的女兒不送她禮物。長嘆家門不幸，老來命苦。假如她有意改變，她可從一個憂傷的老婦變作一個受人敬愛的婆婆，祇要她不處處看重自己的不幸，而推愛己之心愛及他人便得。

假如我們有意養成帶給我們和平而快樂的心靈上的態度，第一個法則是：

「快活地想，快活地做，你便會感覺快活。」

愛你的仇敵

「假如自私自利的人討了你的便宜，請把他的名字一筆勾消吧，千萬不要向他要回平手。當你想辦法要回平手，你自己所遭受的創傷，比對方所遭受的更大。」你覺得這是什麼人說的話

呢？這些話似乎出自一個惴惴儒者之口。錯了，錯了，那却是美國密爾窩基城警察局的一個公報呢。

假如我們氣憤憤的憎恨我們的敵人，那個憎恨倒不會損傷我們的敵人毫末；但那無名火也許在我們的軀體上促成酸痛不堪的關節炎，教我們在一架輪車裏渡過殘生！你懷疑這句話嗎？假如你半信半疑，請聽聽世界醫學權威康乃爾大學醫學院薛西爾教授的話，薛西爾教授列舉關節炎的成因有四：（一）婚變。（二）破產和憂憤。（三）寂寞和憂慮。（四）刻骨的怨憤。

因此，當耶穌說『愛你的仇敵』時，你知道，他不僅宣講健全的德性，還提供一種二十世紀的醫術。當他說：『寬恕七十七次』時，他已告訴你和我如何防避高血壓、心臟病、胃癌和其他病苦了。

我（著者）有一個朋友最近患了嚴重的心病。她的醫生叫她躺在床上休養，不管碰着甚麼事，也不得發怒，醫生知道，假如你的心臟軟弱，少許的怒氣便會殺身。我說『會』殺身，是千萬萬確的。幾年前，史博根城一個餐館主人，就在一怒之下，戛然而死。我的書案上有一封史博根城警察局長寫給我的信，他說：『幾年前，這裏有一個餐館主人福加柏爾，年六十八歲，因為他的廚師在碟子裏喝咖啡，他大生其氣，便斷送了老命。福加柏爾當時勃然大怒，手持左輪槍，追趕那個廚師，忽然心脈停歇，仆地不起，他的手還緊握着那支槍。據驗屍官報告，他的心脈是因怒氣而歇息的。』

我們就算不愛我們的敵人，但我們至少也能自愛。讓我們加倍自愛，不准許我們敵人控制我們的幸福，健康和外表。

我曾問美國政治元老伯魯徹（曾充任六個總統的顧問），他

會不會因為他的政敵的抨擊而氣惱。他答道：『沒有一個人能逼脅我或使我生氣。我不准許他這樣做。』

養成一個帶給你和平與幸福的心靈上的態度，第二個法則是：

『讓我們永遠不向敵人耍平手，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損害自己比損害他們尤大。讓我們效法艾森豪威爾將軍，他永遠不浪費半分鐘去想他不高興的人。』

排除內心的憤怒

最近我碰見一個德克薩斯州商人，旁人早已告訴我，這個人滿懷憤激，怒氣沖沖。我祇要和他談上十五分鐘，他便會連珠砲似的吐出他的烏氣。他真的如此。原來觸起他憤怒的那一回事，早已發生於十一個月前，但他還是餘怒未息。他曾把一萬塊錢送給他的僱員三十四人，當作聖誕節獎金，約計每人可得三百元，他的僱員却沒有一個向他道謝。他憤憤不平的說：『我很不舒服，早知如此，我連一個銅錢也不給他們！』

一個大哲人說：『一個憤怒的人內心時常充滿毒素。』那個商人的內心就是充滿了毒素，我很可憐他。他約有六十多歲，假如調整得宜，總可多活十年，但他已把他的壽數，浪費於憤怒和氣惱之中。

他應該排除內心的積憤與自怨自艾，反問自己，為什麼沒有人感謝他。也許他平時慣於刻薄，僱員的工作多而工資少。也許僱員認為聖誕獎金不是一個賜與，倒是他們該得的東西。也許他是架子十足，拒人於千里之外，沒有人敢過去向他道謝。

這是我指出的一點：那人渴望獲得他人的道謝，而犯了一

個人性上悲慘的錯誤。他簡直不懂得什麼是人性。

耶穌在一個下午醫好了十個瘋漢，但有多少個瘋漢留步向他道謝呢？祇有一個。其他九個一句話也不說便溜之大吉了！爲什麼你或我或那個德克薩斯州商人，作了微小的施惠，便渴望比耶穌所得更大的道謝呢？

假如你把一百萬金元送給一個親戚，你會想到他眞的滿心感謝你嗎？鋼鐵大王安德烈卡尼基曾把一百萬金元給一個親戚，假如他死後不久從墳墓裏回來，他發覺他的親戚竟然破口咒罵他，他可不爲之驚駭起來！爲了什麼？因爲卡尼基把三億六千五百萬金元撥作公共慈善事業，却僅遺給他那小小的一百萬金元呢。

事情就是如此這般。人性之爲人性，學生也不易於改變。爲什麼不接受了它。假如你爲了別人不道謝，終日憤憤不平。那該歸咎甚麼人呢？歸咎於人性，或我們人性的愚昧呢？人性是最易忘恩負義的。

計算幸福勿計困苦

人類很自然的忘却向別人道謝；因此，假如我們到處希望獲得別人的道謝，我們祇有自吃苦頭。假如我們有意尋求快樂，請休想感謝或不感謝的事，而施與才是內心快樂之本。

避免對別人不道謝所引起的怨憤和憂慮，第三個法則是：

『(一)與其爲別人的不道謝而不舒服，不如預料到有那一同事。請牢記耶穌一天醫好了十個瘋人，但祇有一個瘋人感謝他。爲甚麼我們盼望比耶穌所得更多的感謝呢？』

『(二)請牢記不要盼望別人的感謝，但祇享受「給予」的快樂。』

『(三)請牢記感恩戴德是一個「教化」的特徵；因此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女常存感恩戴德之心，我們必須教導他們感恩戴德。』

有一次，我問航海探險家里根伯克，他和他的同伴坐上一條小船在太平洋中絕望的飄流了二十一天，他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訓是什麼。他答道：『我從那個經歷所得到的最大的教訓是，假如你喝時得到了開水和想吃時得到了食物，你該永遠不再爲其他的事情而憤憤不平了。』

有一個在瓜島作戰受傷的軍曹，他的喉部中了彈片，醫生替他輸了七次血。他和醫生作筆談道：『我會得活嗎？』醫生答道：『會的。』他又問道：『我會恢復說話嗎？』他又獲得一個肯定的答覆。他便寫道：『那麼，我該憂慮什麼呢？』

爲什麼你現在不停下來問問自己：『我可憂慮什麼呢？』你會覺得你所憂慮的已比較不值得什麼了。

我們生活中的所作所爲，約有百分之九十是對的，百分之十是不對的。假如我們想獲得快樂，我們該集中精力去作那些對的，而忽略那些不對的。假如我們想獲得憂慮，痛苦和胃潰瘍，我們可集中精力去作那些不對的，而輕視那些對的。

假如你想獲得快樂，第四個法則是：

『計算你的幸福——不要計算你的困苦。』

不要模倣他人

好萊塢大導演沈活說，他最頭痛的事，就是鼓舞年青的演員去表演自己，不要模倣他人。但他們個個都想作蓮拿端納第二或奇列特嘉寶第二，沈活唇焦舌敝的勸告他們：『觀衆對他們的演

技早已看得膩了，他們需要一種新的口味兒。」

沈活開始導演『萬世師表』、『戰地鐘聲』那些名片之前，做了多年的地產經紀，買賣高明。他說：做生意的道理同樣可以適用於電影圈。他說：『經驗告訴我，儘快的疏遠那些自己明明不懂而冒充很懂的人，那是一個最穩健的辦法。』

某公共汽車售票員的女兒，却經過很痛苦的學習，才懂得這個道理。她渴望當一個歌星。但她的臉孔并不漂亮，嘴大而齒曲。當她在新傑西夜總會首次公開演唱時，她故意垂下她的唇皮掩蔽齒齒，裝成『嬌媚』的樣子，但結果反惹人竊笑。

但當晚在夜總會聽歌的，有一個發覺她倒有歌唱的天才，便坦率的對她說：『我看你演唱一回，我知道你要隱蔽的東西，你不想別人看見你的齒齒！』她一時羞得無地自容，祇聽見那人說：『那算得什麼呢？生了齒齒是很大的罪過嗎？不要把它遮掩起來。張開你的嘴巴唱吧，當聽眾看見你不長羞，他們便會喜歡你。還有，你設法遮掩的齒齒，也許帶給你幸運呢！』

她接受了他的勸告。從此她祇想到她的聽眾，張口放歌，歌聲四起，她後來就是電影界和廣播界紅得發紫的歌女卡斯達萊。你具有你自己的本領，因此不要浪費半秒鐘時間去爲你不像別人而就憂。你是世界上的一件新東西，自開天闢地以來，從來沒有人像你，在今後的日子裏，也沒有一個像你的人。

關於這點，我可以具有充分的自信來說話，因爲我自己也有過一個痛苦的經歷，爲了那個經歷，也付過很大的代價：

表 現 自 己

當我從密蘇里州的原野首次來到紐約時，我報名加入美國戲

劇藝術學院。我希望當一個演員。我有一個自以爲是的成功捷徑：我要研究當時各名演員的所長，取法他們的神妙，而集各家絕技於一身。那有什麼比這個想像更愚昧的！那有什麼比這更不合理的！我花了多年的時光去模倣他人，最後我的厚腦袋才恍然大悟，我就是我，我不能變作任何人。

那個慘痛的經歷應該給我一個永久不忘的教訓。但事情并不如此。這種情形不祇我個人。我是太蠢了。我要從頭再學一回。幾年後，我着手去寫我希望成爲一本最好的書，那是從來沒有人寫過的有關商人演講術的書。我執筆的時候，便犯了一個和學習演技相同的愚昧，我抄襲了各家的說法湊成一本書——一本包羅萬有的書。因此我遍讀了有關演講術的書，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把他人的見地拼作自己的文章，不用說，我是自己上了自己的大當。我對他人的見地，生吞活剝，食而不化，讀之味同嚼蠟，更不必說引起商人的興趣了。因此，我拋棄了這一年來的工夫，從頭再寫一遍。這回我自己對自己說：『你是戴爾·卡尼基就該是戴爾·卡尼基，具有他全部的錯誤和缺點。你不能變作別人。』因此我拋棄了『集大成』的觀念，不再搬拾他人的牙慧，捲起我的衣袖，作我自己應作的事。憑了我的經歷、觀察和作爲一個演講人與演講術教師的心得，我寫成一本有關演講術的參攷書，風行一時，奠下我的寫作生涯的基礎。

卓別靈、卜合、威爾羅吉斯、曾阿特萊和其他，都上過我現在苦口婆心教導你們的一個功課。他們也是經過很大的痛苦才學會了的。卓別靈初次拍片時，導演硬要他模倣一個當日在德國享有盛名的諧角。卓別靈無法出人頭地，直至他不顧一切自己表現自己的時候。卜合跳了多年的舞，唱了多年的歌也寂寂無名，後來他開始表現自己的機巧，於是聲譽鶴起。威爾羅吉斯在雜戲班裏跳繩，經過多年才發現他賦有的幽默感，他的口才要比他的跳繩更獲得觀衆的歡迎。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德曼教授，費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去研究天才兒童的遭遇，發現一般人對天才的偏見和看法，都是不正確的。

天才兒童的命運 葉冬心

Albert Q. Meisel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六月號 Collier's 雜誌

假使你的孩子是天才兒童，你想到他比普通一般的兒童都聰敏，看他學甚麼都容易，好像一些都不費力，你計劃讓他怎樣進學校，你計劃怎樣讓他去學文藝學音樂，身為這類兒童的父母，該是多麼開心。

但是，做了天才兒童的父母，也有許多煩惱。因為我們歷來聽到很多迷信的傳說，使我們往往把天才兒童看作是不正常的孩子。我們一提到特別聰敏的孩子，便會聯想到眼睛近視，性情脾氣古怪，「孩子太聰敏了，對他不好的。」大家往往相信那些傳說，以為小時聰敏，大了便受苦難，以為聰敏的兒童特別比平常的人容易瘋狂癲亂，或是夫妻仳離。墮入浪蕩落魄的境遇。

可是，天才兒童的父母們，現在不用再作這類無聊的疑懼了。因為科學家們對於這一個問題，作了一次大規模、徹底的研究，這一來，以前那些關於天才兒童的種種迷信傳說，是不攻自破的了。

美國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有許多著

名科學家，他們由德曼教授 (Prof. Louis M. Terman) 指導，從一九二一年起，便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他們選了一千五百多個天才兒童，逐步觀察研究他們一生的遭遇。

他們從二十五萬多名加州的男女學童中，儘七歲至十一歲之間的兒童加以選擇，選的都是智力商數特別高的孩子。此後二十五年中，他們逐步觀察記錄這些孩子的遭遇，由中學而大學，看他們怎樣尋職業，看他們怎樣服役，他們婚後情形怎樣，他們離婚後情形又怎樣（在這一類人中，離婚的極少極少）。科學家研究學理，規模像這樣大，歷時像這般久，可以說是史無前例。而我們對於天才兒童的特點，將來的遭遇，也可以說是第一次得到一個正確的觀念。

德曼教授選這班學童時，先就千萬名學童中，給他們智力測驗。所選出來的一千五百二十八名學童，他們的智力商數平均為一五一，這比普通一般兒童的智力商數要高五十分之多。在這班聰敏的兒童中，比較最差的，他們的

智力商數也有一百三十五分。有幾個天才特別高超的，他們的智力商數竟達二百百分之多。這一班兒童，可以代表美國兒童中最優秀的份子。

普通大家都以為天才的兒童是瘦弱多病的，這傳統的觀念是不攻自破了。德曼教授選出的天才兒童，都曾經過精密的體格檢驗，結果發現他們體弱有病的很少，並不像一般校醫報告的那種情形，這些天才兒童要比普通的兒童強健，他們睡眠的時間較長，身材也比普通的兒童高。這一班兒童長成人後，男子平均的高度是五呎十·六五吋（一九四〇年，美國應募的兵的平均高度是五呎七吋半，而普通大學男生的平均高度是五呎八吋半），女子平均的高度是五呎四·六九吋，這比美國婦女平均的高度整整要高一吋多。這些男女原是根據他們智力選擇出來的，但是他們的體格和健康也比普通一般人好。

他們的體格好，所以他們平均壽命也比普通人長。這一九四〇年止，那些男女平均達到的年齡是三十歲，平均死於疾病，自殺或意外事件的，一共不過祇有六十一個人。（在普通的一般人中，經過這些年的過程，平均要死去七十五個人。）再由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這五六年中，祇又死去十三人，其中有五個人是作戰死的。

德曼選的這一千五百二十八位天才男女，他們婚嫁後做了父母，一共生了一千五百五十一個孩子。看來這些孩子由於遺傳方面，健康都很好，死亡率也很低。這一九四

五年止，孩子死於疾病和意外的，一共祇有三十六人，僅佔全數百分之二·三，這比普通兒童的死亡率要低多了。

以前一般人迷信，以為頭腦若太聰敏，頭腦便容易壞，但是，直到一班天才男女平均為三十五歲的那一年，他們患精神病的一共祇有十八人。假使在普通這許多人中，患精神病的要多許多，大約要比這些天才男女多出百分之二十。不論是天才的男女，是愚笨的或普通的，他們都會患精神病，但是照統計看來，天才男女患精神病的要比普通的人少得多。

天才男女中嗜酒的也少。男子當中，不到百分之一·五；女子當中，不及百分之一。天才男女年少時犯罪的也比較少，比普通一般人要少一半。一般人以為天才男女多會同性戀愛，但實際上德曼選出的天才男女中，男人犯同性戀愛的祇十一人，女人犯同性戀愛的祇六人，佔全數百分之一罷了。可是統計普通的一般人，犯同性戀愛的竟比這數目多出兩倍，乃至五倍。

普通人還有一個深刻的錯誤觀念，就是以為天才男女對某些事敏感，對另一些事是笨的，他們的智力活動是偏向一面的。他們以為造物者最公允，使你在一方面身軀獨厚，在他方面就多些缺點。但是這種觀念也是不正確的。

戴華斯博士 (Dr. J.C. DeVoss) 研究普通的兒童，發現他們智力上的發展和成就也不是平均的，他比較他們在學校內的各項功課成績，證明天才兒童智力發達偏向的

程度並不比普通的兒童厲害，所不同的乃是天才兒童一般的成就都高出於普通兒童，看來遂覺得比普通的兒童偏向某一方面。

再有對人誠懇，不事欺詐，態度從容，情緒方面較穩健，對於這一些特點，天才兒童也遠勝過普通的一般兒童。試驗結果，證明天才兒童中，男孩子有百分之八十五，女孩子有百分之八十四，在品行方面都比普通的兒童來得優秀，所以，兒童頭腦聰敏，道德方面也易有缺陷，這話也是不可靠的。

德曼選出的天才兒童，他們長大成人後，並不都是學問高深的。有三個男的，九個女的，甚至連高中都不會讀完。但是統計全數，男子中有百分之九十，女子中有百分之八十六，都進了大學。男子中有百分之七十，女子中有百分之六十七，都讀完大學，得到學位。這比加州普通一般男女畢業大學的要多八倍。再就這些大學畢業出來的男女中，繼續求學深造的佔全數三分之二，男子中有一大半得到碩士學位，女子中也有三分之一得到碩士學位。當這些男女由中學出來時，正值美國經濟不景氣，繼續求學是很困難的，但這班天才男女在學業方面竟有這種成就。

講到學校內的成績分數，天才男女也並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樣，對功課多半嫌厭無興趣。平均得到六十分或六十分以下的，少極少極，統計百分之一不到；平均九十分的，佔百分之十二；多數都是得到八十分左右。最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天才男女，他們比同班的那些普通的學生，平均年齡要小上一歲。

在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幾年中，有成千近萬的大學生都被迫輟學，但是那幾年中，這班天才男女多獲得獎學金，總數竟達三十五萬元美金之多。完全靠自己努力，付清學校費用的，男子中佔全數百分之七·五，女子中佔全數百分之二強。學校費用一大半靠自己努力償付的，男子中佔三分之一以上，女子中佔全數百分之十五以上。

這班天才男女雖然平均年齡比較小，同時還要自己設法負擔求學的費用，但他們在學校時，不僅注意功課，更廣泛的參加課外的活動，諸如運動，戲劇，學校的刊物，他們比普通一般學生參加的要多許多。

天才的男女離開學校後，男子中有百分之四十五以上，都從事比較高尙的職業，如醫生，律師，工程師，大學教授等。這比同年加州普通一般人從事這些職業的，平均要多出八倍以上。

失業對於天才男女的影響也不像對普通人那般嚴重。一九四〇年，加州年齡相若，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失業的佔全數百分之十一，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佔全數百分之二·一，但是在這班天才男子中，失業的不到全數百分之一。

講到收入方面，一九四五年，就這班天才男女中，隨意揀出四百四十五位男子，二百位女子，就他的收入加以統計，結果是：男子平均一年的收入約為五千美金，歲入

一萬美金或一萬美金以上的，佔百分之十三·五，歲入二萬五千美金的，佔百分之三·五，而歲入七千五百美金的，平均竟要比普通的人多出八倍之多。天才的女子，平均歲入是二千五百美金，雖比男子的少，但比起一般大學畢業的女生，和職業婦女的收入，卻要多許多了。

從前的人以為過份聰敏的人，家庭生活往往是不愉快的，但此說也未必盡然。一九四五年，德曼所選的一班天才男女，年齡由二十歲起至四十四歲，就這班人中，結婚的佔全數百分之八十四以上。男子結婚的，平均比普通的人多出百分之十五；女子結婚的平均比普通的人多出百分之七。可見天資高的男女，並不多是過孤獨生活的。

德曼作了一次有趣的研究，他試驗這班天才男女的配耦的智力高下，結果發現配耦的智力，平均較他們的智力要低好些，但比普通人的智力卻要高許多。

德曼要知道天才男女婚後生活情形，於是預備了許多精詳的問題，讓這些男女和他們的配耦逐一答覆。從這些答案的統計，發現懊悔不應當結婚的：天才的婦女以及嫁天才男子的妻子，僅佔全數百分之一·一，但普通婦女懊悔結婚的竟要多出三倍多。在天才的男子和娶天才婦女的男子中，說婚姻滿意的佔全數百分之六十三·三，說不滿意婚事的僅佔全數百分之二·六。但在普通一般人中，對婚姻滿意的僅佔百分之五十五·三，而常吵對婚姻不滿意的竟佔百分之三·四。在天才的婦女，以及嫁給天才男子

的婦女中，懊悔不應當配耦的，佔全數百分之二，而在普通的婦女中，吵不應當配耦的，竟要多出一倍來。

德曼的試題中，把婚後生活快樂的程度分作七等，由「特別快樂」，至「極度不快樂」。從答案看來，凡是天才的男女，婚後快樂的要比普通的人多得多。他們婚後不比自己比普通人的生活快樂，他們更能使智力較低的配耦的生活也美滿快樂。

有人以為天才男女的性生活很容易不正常，但德曼經過秘密探詢之後，和普通的人一比較，看出二者在這方面並沒有顯明的分別，天才男女在性生活方面雖也有不正常的，但並不比一般普通的人多，所以平均講起來，天才男女在性生活方面，是和普通的人一樣正常的。

德曼再看天才男女的離婚率：一九四〇年，已有一千另三名天才男女結婚，過了五年之後，女子離婚的，佔全數百分之十六·五四，男子離婚的，佔全數百分之十八·三〇。這數目看來很大，但比起美國普通一般男女的離婚率來，那要少多了。天才男女雖然離婚，但他們重行結婚的也普通一般人多。一九四五年，就上面所講一班離了婚的男女，內中男子重又結婚的佔百分之七十三，女子重又結婚的佔百分之六十四，但是統計美國普通一般人，離婚後重又結婚的，不過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三罷了。

這一九四五年，這班天才男女婚後，所生的子女一共祇一五五一名。雖然他們結婚平均比一般人較早，並且那

年他們平均已是三十五歲，但他們的生殖率比一般人低多了。不過，生殖率雖比較低，他們生的孩子卻比較聰敏，測驗了五百八十四個兒童，發現他們的智力商數平均是一二七·七，而白癡的兒童，更是少極少極。

一般人都以為天才高的人趣味也高，別的嗜好就少。但是在德曼的一班天才男女中，他們到了三十幾歲時，雖都從事職業，業餘都有一些其他的『好癖』，如運動，攝影，音樂，園藝，寫作等。三分之二的人都有二種或二種以上的業餘消遣，三分之一的人都有三種或三種以上的嗜好。他們對於看書也並不故意求高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看小說，男子中約有一半人都看『時代』，『生活』，『讀者文摘』。看哈伯雜誌的僅百分之八·三。女子中，看麥考爾和普通婦女雜誌的很多。看偏重文藝學術的小雜誌的，實際上為數很少。

天才男女對於政治的興趣活動，也和普通人一般正常，沒有甚麼偏激激烈的表現。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美國選舉總統時，認真投票的不過佔全部人口三分之二，而這班男女，他們遇到選舉時，平均十個中有九個都是躬盡他們的公民的責任的。

在一班天才男女中，看看他們後來事業上的成就，一班『普通』的並不比天才特高的差。德曼仔細研究後，才知道是因家庭背景不同的影響。大家智力高下相似，在小學內成績一樣，到了中學就顯出差別來，到了大學更是優

劣互異，二十年後重再測驗，見他們的智力仍不分高下，但他們在事業方面的成就，互相距離的程度卻遠了。環境不同，使得有些人在社會和情緒方面不能適當的去適應，因此影響到他們的學業事業，可見得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應當讓天才兒童和普通兒童一樣，按部就班去求學呢，還是應當隨他們自己能力許可，自由去躍等呢？教育家對於這一點，意見也不能一致。反對天才兒童躍等的，是怕求速的結果，對他們身心方面有不好的影響。但是德曼教授研究之後，證明天才兒童隨他們自己的能力去跳班，並沒有甚麼害處，他們可以比一般人早畢業，比一般人早就事，比一般人略早結婚，身體智力方面並不受到甚麼不良的影響。

德曼教授研究天才的男女，這偉大的程序現在尚不會完成一半，他將繼續研究這五百位天才男女的一生的活動。將來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否比普通一般人活得長，他們是因為甚麼緣故死去的。再假以歲月，更可以知道他們的子女和孫兒的一生的情形。但是迄今日止，德曼已研究了整整二十五年，憑他這二十五年中所得到的發現，已可以消除一般人以前對天才男女所懷抱的那些疑慮了。

所以，有天才兒童的人家不用擔心煩慮。做父母的應當感到欣慰，假使你們能給你們的天才子女良好的機會，讓他們自己的去發展他們的才能，待他們長大之後，他們一定比普通一般人好的。



★用刺戟素促進果實生產的研究，祇有八年的歷史。但是在這個短時期內已發現一百種以上的化學品，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刺戟植物的生長。

刺戟素促進果實生產

劉祖洞

Millard S. Purdy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號科學文摘

農民不折不撓地奮鬥着，想使產品量多而質佳，現在合成刺戟素的應用，已能使他們如願以償了。

化學品促進果實的生產，使蘋果，梨頭和鳳梨的種植者，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額外收入。精密高深的試驗，顯示在大規模的柑橘業上，不久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利益。在幾年以內，可能有一打以上的果品，投入正在開發的刺戟素領域內。

在農業實驗所和試驗場中，科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想找出各種化學品的新用途。他們認為刺戟素的研究只抓到皮毛，而尚未進入核心。這是一個幼稚的工業，開發僅只八年，不過就是在這短時期內，已發現一百種以上的不同的化學品，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刺戟植物的生長。

由本質上講，這些人造化學品不過是生長調節劑，有的使植物的生長格外迅速。其他的使植物的生長率降低。

有一類刺戟素可以抑制植物生長達數月之久，可是它們仍舊健康而有生機。刺戟素可用以使植物的結構健壯，而也可以致它們於死命。

名聞遐邇的刺戟素「二四地」(2,4-D)，是一種聳人聽聞的滅草劑。它的作用和促進生長的刺戟素相似，不過格外厲害而已。它激烈地刺激闊葉植物——自然多數雜草都包括在內——使它們所貯藏的食料消耗殆盡，卒致飢餓而死。

「二四地」的價值既已充分確立，研究者又集中精力，想利用刺戟素促進果品的生產，或減少它們的損失。

例如減低果實的損失後，已使蘋果的生產大大地增加。在蘋果和其他果樹上，有個衰弱的接合點，那就是果柄連接枝條的地方。當果實成熟的時候，它漸漸地重起來，連接的地方突然斷裂，果實就落到地上了。刺戟素散佈在果樹上，使枝條堅韌。這樣蘋果可以懸掛在樹上，以

待充分成熟。所以在果實的採摘和包裝以前，刺戟素可以防止果實的未熟早落。

在刺戟素的應用尚未發展以前，可以出賣的蘋果時常未熟早落，平均每年損失約達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英斗。應用刺戟素以後，估計去年的損失已減低到五百萬英斗。每英斗蘋果以二元二角八分計算，在去年年底種植者的損失，差不多挽回了二千萬美元之多。

刺戟素的價格和它們的利益比較起來，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少量刺戟素就可應用於廣大面積。刺戟素藥劑常和水相混和，以供噴射之用。其中刺戟素量是很少的。例如不到一噸的刺戟素和水混合起來，就足以散佈一英畝的鳳梨。

穀牌化學公司出品刺戟素溶劑——「愛達羅」(Eridrop)，一加侖半加上三加侖半的水，就可以噴射果園。這五加侖的混合液，用飛機散佈，足可應用於一英畝的果樹。「愛達羅」的價格每加侖四元四角，所以每英畝所需的藥劑費只要六元六角就夠了。

在美國尼布拉斯加州，五萬英畝的玉蜀黍田，用刺戟素混合液噴射，總共化費七萬五千美元，每英畝只化了一元五角。不過由這個處理後所增加的產量，估計約有五十萬英斗，每畝計增加十英斗。玉蜀黍每斗值二元五角，每畝計得毛利二十五元，或者除去噴射費用，可淨得利益三十三元五角。

刺戟素也同樣的應用在梨樹方面，正像用在蘋果方面一樣。今年每十棵白得利種梨樹(Bartlett pears)中，就有九棵用刺戟素製劑噴射過。

在鳳梨方面，所得的效果就格外顯著。這個風味優美的熱帶果樹，生長得格外肥大多汁，成熟的時節也可加以調節，使鳳梨可以源源不斷地，均勻地，由園地運到裝罐廠中。

夏威夷鳳梨種植者，供給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產量，他們首先應用刺戟素。鳳梨製罐者談到鳳梨發展的情形，說他們想把它發展成爲工業，而不單單是一個農業計劃。

夏威夷鳳梨公司是美國最大的鳳梨製造商，他們報告說，有一種刺戟素，叫做β-萘氧基乙酸(Beta naphthoxy acetic acid)，普通就用化學原名的第一字，叫做BNA用在鳳梨上，「每英畝可以增加產量數噸」。這是一種有阻滯作用的刺戟素，使製造商可以調節成熟的時期。

在成熟季節中，雨量不足，就常常用這種刺戟素。在自然情形下，不論雨量是否充足，鳳梨經過二年的生長後，成熟的過程延遲，使它們可以得到充足的水份，來增大它的果實。

利用各種分量的BNA和另一種刺戟素——ANA，可促進果實成熟——整批鳳梨的生長可以促進或延遲。這使

製罐商可以保持一個均勻的果實來源，以供裝罐之用。

在去年，夏威夷鳳梨業的勞工糾紛中，刺戟素也盡了一個小小的責任。在一九四七年的七月裏，正在最忙的季節，製罐工人和田間工作者宣告罷工，刺戟素就用來延遲果實的成熟。

夏威夷鳳梨公司的一負責人說：「刺戟素的一個驚人成就，就是抑制果實的發育，使鳳梨結實延遲數月之久。這個延遲的優點，可使鳳梨渡過不利的市場情況。事先應用刺戟素，抑制果實的發育，留待日後收穫，這樣可以使果實在田間腐爛。」

鳳梨研究所的生理學家諾爾甘博士 (Dr. Gordon T. Nighingale) 說：「希望鳳梨能夠立在工業的基礎上。」他解釋說：「我們要每片田的生長整齊劃一，這樣對一株植物的照顧，可以普及全體植物，而且收到同樣的效果。」

鳳梨，梨頭和蘋果的例子放在柑橘種植者的前面，他們自然不能無動於中，熱切地期待刺戟素專家的佳音。他們是否可以把化學品散佈在柑橘園中，現在還無法確定，或者還得化上一年的時光，不過已有的試驗，顯示出燦爛的前途。研究中心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加州大學柑橘試驗場。試驗中的刺戟素「二四地」，濃度比在滅草方面所用的要稀薄得多了。

由現有的試驗看起來，經過處理以後，不論范倫雪和

華盛頓蜜柑 (Valencia and Washington navel oranges) 葡萄以及檸檬，果實墮地差不多都減少了。結果自然視混和液而異。在最近一次試驗中，落果減少竟達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之多。

有一個試驗，應用八十棵華盛頓蜜柑樹，四十棵果樹不經過噴射，結果有五千一百二十一個未熟蜜柑落地，另外四十棵經過噴射，差不多只落下一百十五個。不過試驗者忠告柑橘種植者，這個成效還不能算數，至少要經過三年的試驗，在一九四九年才有一個確切的結論。

無子無花果的生長，可以不用重要的攜粉媒蜂，這可能是刺戟素研究的另一個商業上的成就。最近殼牌油公司的化學師和加州大學的園藝專家的一個試驗，結成了很多無花果，推翻了歷史上無花果的栽培原則。

他們在授粉季節裏，首先用刺戟素製劑 (Indolebutyric acid) 散佈在克利梅奈無花果樹 (Calimyrta fig trees) 上。然後他們排除媒蜂。這種媒蜂是一種特殊的昆蟲，由近東移入，用以傳播雄蕊的花粉。

應用刺戟素後，結成的果實，比用媒蜂的還要多上百分之三十九。這種無花果一切都正常，就是沒有種子。科學家們一直以爲種子賦與無花果以特殊香味，可是無子無花果的滋味和通常有種子的無花果沒有差異。這個方法現在已在作進一步的試驗。

有一種刺戟素的試驗仍在進行中，或者可以帶給美國

北部果樹種植者以很大的喜悅。它的目的就是要延遲果樹苞芽的萌發，以避免早春的霜害。在俄亥俄、印第安納、華盛頓州等地方，都進行着試驗，不過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麼廣泛應用的價值。』

只有少數商業上重要的植物，實驗上還沒有用刺戟素噴射或撒佈過。例如香蕉、黑莓和豆類等，經過刺戟後，獲得的結果雖然各有不同，可是極富希望。刺戟素使玉蜀黍產量提高，使米的產額增加。冬青切枝送到市上出賣的時候，葉子和枝條的連接也格外堅牢些。

番茄種植者發現，刺戟素可以促進生產。一般溫室經營者要比田園種植者用得更多。在溫室栽培方面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要使番茄幼果懸掛在蔓枝上，生長得強而有力。

在溫室中，沒有昆蟲和微風，種植者必須搖動各別花叢，使番茄的花朵授粉。不過就是他小心翼翼，時常有許多花朵不能結實。另外一個原因，各季的花粉缺乏夏季田園裏花粉的精力。

散佈刺戟素後，就無須用手協助傳粉。刺戟素激動果實，使生長良好，在蔓枝上懸掛得格外堅牢。處理過的果實沒有種子，不過和授粉後的果實一樣的大而有味。

樹木或其他植物的切枝移植後，可用刺戟素促進根系的發展，這是刺戟素的另一個成就。

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生長調節刺戟素初次應用在美國農業部的試驗上。一年以後擴展到市場上，主要用在蘋

果園裏。美國化學顏料公司和蕭·威公司 (Sherwin-Williams) 是早期的製造商。

在戰爭期中，生產和試驗遲遲未進，戰爭過去後就漸漸進展。自從那個時期以後，公家和私立農業實驗所對於刺戟素的試驗已不能等閒視之。現在每年為蘋果和梨頭種植者而製造的刺戟素已達一萬五千磅之多，而一九四〇年只有四千磅呢。

本社新書

西風信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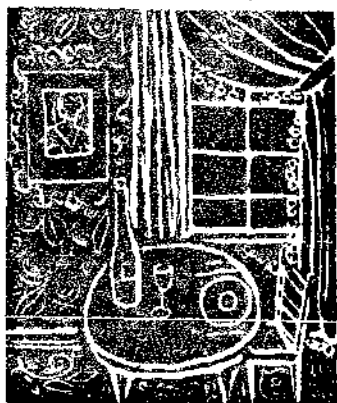
第七集 第八集

盾迷宮

黃嘉音主答

業已出版

每冊定價金圓八角



★現在你可以享受植物葉綠素的化學奇蹟——一個嶄新的發現，給醫學上一個新的工具，可與維生素等量齊觀。

葉 綠 素 丸 藥 劉水同

Matt Bartley Smith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號雜誌文摘

在芝加哥中心一所大廈中，有兄妹二人，都是科學家，他們正着手工作，想捕獲光能 (Sunshine)。他們經過六年的研究，已能把富有生機的物质製成丸藥了。

他們由青草或其他植物，抽取綠色的葉綠素 (Chlorophyll) 仍舊保持活性的自然狀態，而且非常純粹——科學家想獲得這種物質，差不多已花了一百三十年的時光了。(從前用於各種製劑中的綠色物質，雖然也叫做葉綠素，事實上不過是一種色素，並不是真正的葉綠素。)

那麼這個捕獲的光能，對你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你現在有了一種新的物質，像維生素和刺戟素一樣，可以增進你的健康。

第二，你身體的機能可以進行圓滑，因為在自然界中，葉綠素就是用來調節生活細胞的代謝作用的。

第三，有了這種方法，可以由綠葉中抽取純粹蛋白質，而成本很低，只要肉價的一小部份。

第四，維生素有了一個廉價的來源。

不過在這個消息中，最逗人興味的，就是葉綠素丸藥含有豐富的光能，使你可以延年益壽。

葉綠素是什麼呢？這是生命的奇蹟。在植物體中，它利用根部吸化的化合物，加上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製成了可吃的澱粉，糖類的蛋白質。葉綠素實際上是一所小型工廠，正像其他工廠一樣，工作的時候需要能量。在葉綠素工廠中，所要的能量就是陽光。

只有葉綠素可以從水，土和空氣中採取原料(無機化合物)，變為蛋白質、澱粉、糖類和其他有機化合物，這一點是值得一提的。葉綠素僅能在植物體中找到，它擔任合成原料的工作，對於這人類或動物是無能為力的。

過去要得到『綠葉工廠』的出品，人們得通過一條遙遠的路程。他使獸類或家禽吃草，然後利用牠們的牛乳、肉和蛋質。

人自己爲什麼不吃草呢？因爲葉綠素包在纖維素的外套中，正像食物小包外面包有玻璃紙一樣。因爲人類沒有消化這種保護外套的特殊消化液，所以纖維素分子經過消化系統仍可安然無恙，人類對之也無可奈何。

這種步驟或者由其他動物代行，如牛可以充分消化青草，牠得把自己的產物牛乳或肉品供給我們，否則得乾脆的利用人工化學方法。

芝加哥的一個發現，使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青草或其他植物，當作我們的食料。芝加哥的鮑氏兄妹發明了一種化學方法——鮑波利博士 (Dr. Boris Berkman) 是一個溫和可親的醫生，他還只有五十幾歲，戴了一付淡色有邊眼鏡，養着一鬚富有神氣的鬍鬚。他的妹妹鮑莎菲博士 (Sophia Berkman, Ph. D.) 也頗逗人喜悅，而研究又極認真。

鮑波利醫生在一九四一年和妹妹合作，研究葉綠素，二年以後，創立一個示範工廠，首次抽出純粹而未變性的葉綠素來。

他現在計劃在芝加哥成立一個半商業性的工廠，利用理化方法，每天大約可以製造一萬粒葉綠素丸藥。假使公家需要這種丸藥，那麼以後預備再建立一個較大的工廠，每人可出一百萬粒。

鮑氏兄妹一開始就發現，真正的葉綠素和現今當作葉綠素出售的綠色物質完全無關。商業上出售的葉綠素只是

一種綠色色素——而且這種色素的化學構造也發生了變化和青草中存在的色素已有差異。不僅此也，真正的葉綠素和商業性的不同，它含有各種維生素，包括維生素A（增進眼力），維生素E（有利於心臟病）和維生素K（改善肝的機能）。

這些維生素存於葉綠素中，保持一種特殊的活性狀態。它們似乎在協力工作，使身體機能圓滑地進行。

鮑博士不贊成分開各種維生素。葉綠素丸藥中含有的維生素，比例正和天然的完全一樣。

鮑氏法是一種嶄新的理化方法，可以獲得各種維生素，步驟新穎，所費又輕。例如現在計劃中的半商業性工廠，由七百磅青草和苜蓿中，可製成一萬顆葉綠素丸藥。這個半商業性工廠的建造，根據示範工廠的型式，那個示範工廠在芝加哥開工已有二年之久了。每顆丸藥包含五分之一公分生理性或真正葉綠素，並有多量維生素，不過說明上只寫着「含重豐富」。

雖然葉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產物，不過這個方法還可以產生幾種副產物，其中最值價的要算蛋白質了。

一噸青草只值二十美元，可是能够製成大量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食料或許是現今商業上可以得到的最純粹和最濃縮的了。

不久——只不過幾個月的事情——你可由雜貨店買得一罐純粹蛋白質，所化的錢只要肉價的一小部份，它的味

道怎樣呢？純粹的蛋白質加上了香料等，以後可能成爲美味的食品，不過鮑氏的助手，吃過了純粹蛋白質後，已告訴我們『滋味甚佳』。這當然是一種衛生的食料，易於消化，沒有一切病菌和夾雜物。

同時，由青草中分離葉綠素的方法，也可用於其他植物的各部份，製成它們的基本成分。例如鮑氏法也可用於另一重要自然物——胡蘿蔔素（Carotene）。胡蘿蔔素存在於胡蘿蔔的根中，它和葉綠素相似，既可充作食料，又可用於醫藥。它和葉綠素一樣，也保護在纖維素外套中，在自然狀態下——在胡蘿蔔中不論是生的，熟的或汁液——多數非身體的消化系統所能利用的。

當我們吃入胡蘿蔔的時候，實際上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胡蘿蔔素爲身體所吸收。利用鮑氏法以後，一磅胡蘿蔔差不多可以產生半公分純粹的胡蘿蔔素，含着豐富的維生素，可立供人們利用。

假使像有些科學家所設想的，一切疾病都源於營養不足，那麼在這些重要物質——葉綠素和胡蘿蔔素——的單獨或協力攻擊之下，很多頑固的老病不久當可漸歸肅清吧。

用了這個方法，最重要的利益，就是在葉綠素和胡蘿蔔素中，我們得到了一羣新的調節物質，和維生素與刺戟素相似。

鮑莎菲和鮑波利爾博士已經把純粹的葉綠素和胡蘿蔔

素在人類和動物身上試驗。動物試驗的結果，表示這些物質很安定，而且沒有毒性，就是大量攝入的時候，也沒有不利的影響。同時它們在生理上是活性的，可以立即療治維生素的不足。

在人類方面的試驗僅開其端，全部報告至少要待明年揭曉。不過就是在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在醫學治療上，葉綠素和胡蘿蔔素呈現出燦爛的前途。葉綠素富有維生素（即 Alpha-tocopherol）在治療心臟或循環系統的疾病方面，如高血壓等，特別有着很好的效果。

不僅在病患的治療方面，就是在疾病的預防方面，葉綠素和胡蘿蔔素也開闢了一塊新園地。現在我們有了基本物質，『自然』就用這些物質來調節和調和生活細胞的代謝作用。

鮑波利爾博士下一個很審慎的結論：『根據本人和其他醫生的臨床結果，知道生理性葉綠素在人體中當作一種觸媒（Catalyst），它能調節代謝作用。我們堅定的相信，生理性葉綠素是世界上最有力之觸媒……在人體的代謝過程中，它當作一種氧化觸媒。氧化觸媒是極重要的，尤其在人們年紀大起來的時候，因爲各種病理人的變化，如動脈硬化，糖尿病和肥胖病，都是由於細胞內氧化速率減低的緣故。』

換句話來說，葉綠素是一種化學上的媒介物，使身體可以增加氧氣的利用。它還可以促進身體的代謝過程和整個機能。正像鮑博士所說：『葉綠素是一種富有生機的物質，這也許就是對於祈求延年益壽的一個答案吧。』



★在我們頭頂上這塊小小的青天，我們都從埃德獲得
了我們對將來的信心，如果人們都能像埃德一樣的坦白
爽直，我們相信人們都變得和兄弟一般，而這個世界也
就不會再有猜忌、糾紛和戰爭了。

一個忘不了的人 范蘭克

Dorothy Walworth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號讀者文摘

當水手們喊着：「都上岸呀，要開船了！」的時候，
在跳板上，我們便看見了他。他是一位壯大，皮膚粉得像
胡椒殼一樣，身上穿着一件新呢大衣的老人。站在他旁邊
的，是他那瘦小如葡萄乾的妻子，在她的眼鏡上掛着一副
面紗，她那件紅玫瑰花的胸衣，在這冬天的寒氣中，却顯
得異常凋殘。

一些做朋友的人們冒着紐約的寒氣來為旅人們送行，
這一對夫妻也擁有一羣有談有笑，衣著襤褸紅面的男人，
和穿了舊衣的女人。這些送客說，他們確實希望能夠像埃
德和瑪耳琪夫妻一樣作一次到南美的海上旅行。

船上的汽笛叫了，埃德和瑪耳琪在船塢上的朋友們喊
着：「不要忘了替我們向你倆的孩子致意啊！」瑪耳琪開
始哭了起來，她的面紗和眼鏡都纏成了一團糟。「過來
吧，妻。」埃德興奮地說，「難道你還不覺得驕傲嗎？」她

說：「我希望他們能夠像我們一樣的幸福。」

我們乘的船並不是一隻巡洋艦。這隻船裝載了貨物，
與四十位北美和南美到巴拿馬、厄瓜多爾和秘魯去的乘
客。這些大多都是經商的乘客們，對於航海並不是一件新
奇的事。他們那一副疲憊和防備他人的樣子，都已表明了
他們是不會與船上的人周旋融洽在一起的。看樣子，埃德
和瑪耳琪也不會屬於這一羣。

餐後，我同丈夫環坐在甲板上很慎重的互相問安。每
當我們經過南美時，我們便說：「Buenas Noches」，並且
希望我們把它的重音讀得正確。然而埃德却不介意他的重
音，而自有信心地大聲把它讀成：「Borus Natches」，
所以很有趣的引起一些鄰人的笑話。

當我們第二天早晨走到甲板上時，天氣已經變得很溫
暖了，在柔和的天空下，海水平靜得只有寬闊的白色波

瀾，我們看見埃德在與一位拿着抹布和提桶的水手在聊天兒，當我們走近的當兒，他用那像松樹瘤一樣的拳頭打在我丈夫的背上。

「看，看那裏的太陽哪！」他指着東邊的一團紅焰說，「今天我起得格外的早，爲的就是要看到我在海上的第一次日出哩。非同我在以前是從未坐過船的，事實上，除了紐哲西州外，其餘任何地方都未去過呢。」

「你們看見在船塢上送我們的那些鄰居嗎？」他繼續着，「他們正和我們一樣，都是在南哲西有着小小農場的人，他們不畏結了冰的道路和一切，經過一百多哩路來爲我們送行呢。一個星期以前，妻同我才到紐約，住在華達福·阿斯多利亞旅館(Waldorf-Astoria Hotel)中。由於一路上的辛苦，妻實在已很疲倦了，但是她是不願錯過今天早晨的太陽的，好，讓我去叫她吧。Bonus Notches，朋友！」他這樣的向我們稱呼，但是他却不知道「Bonus Notches」乃是用於晚上的一種稱呼。

在這第一天晚上，於是每個人都叫他做「Bonus Notches」了。他喜歡逢人便講着他去見過世面的東西，譬如船上膳務員給他夫婦送早餐，他會說那是多麼的舒適！你瞧，還有白白的餐巾呢，床頭上小小的燈光，是多麼的順手，一扭就燃，一關就滅了呵！

我的丈夫同我即刻順服在他的興奮激昂下，但是他那缺乏文法的大聲講話，和那天真爛漫的臆斷，却很煩惱了

一些乘客。

「你們不知道嗎？」在餐廳與我們同桌的一位美國婦人悲傷地說，「我們會竭力地告訴南美人，我們美國並不是一個充滿了去見過世面的人的國家，然而這個不爭氣的傢伙，總是在船上跑來跑去，跟別人談說在華達福·阿斯多利亞旅館裏的一位隨從。他確實是一個鄉裏鄉氣有失我國國體的傢伙。幸好我還會說西班牙語，所以我還能對船上所有的拉丁美洲人說：「請你們不要以像他這樣的人來判斷我們的國家。」

「我倒樂意南美人以埃德來判斷我們的國家，」我的丈夫堅決地說，「感謝上帝，他是在整個美國都仍能找得到的典型人物。在新英格蘭的牧場，尼布拉斯加的麥田以及佛爾維斯特的樹林地中，你都可以看得到像他這樣一類的人。他具有我們過去美國人癖好坦白爽直的美德，而我們就會靠這種美德，才建立了我們的國家。」

第三天的早晨，我們都聚集在寬敞的甲板上，躺在靠椅內，大家都沉醉在寂靜的氣氛中。當膳務員送來我們十點鐘的牛肉湯的時候，埃德加入了我們中間。但是他一口也不喝，却張開兩腿地站着，手深深的插在口袋裏，望着我們好像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喂，朋友們，」他說，「現在我要想把梗在我心中的一點話告訴你們。我不希望在這裏你們這些好人，把我認爲是一個很特殊和未見過世面的人。說實話，妻同我本

不能供得起這次旅行的，就是一輩子也莫想。這乃是我們的孩子給予我們的。」

甲板上安靜了一會。埃德於是非常得意地繼續着：「妻同我有兩個孩子。我們會使大孩子湯姆進了大學，因為我是非常羨慕教育的。可惜小兒子沒有機會進去，他死在愛俄哲瑪。」

「當然，湯姆現在不是個孩子，而是個將近三十五歲的人了。他在那高高的安達斯山的一家煤油公司做事已有十年之久了。他現在得到相當好的待遇。在這十年中，我們就一直沒有見過他。」

「戰爭剛結束後，湯姆便寫信說，他正在計劃要以一種特別的事情使我們驚奇，首先我們知道的事情，便是收到他用航空寄來的船票，其次是為我們在華達福·阿斯多利亞旅館中定了房間的保留單，再就是做新衣服的錢，並且還有一封信說：『我因事務上的緣故，需要作一次騎騾，乘火車飛機的旅行，但是我一定到考老（Callas）碼頭上來接你們。』好哪，我想我是應該告訴你們這些的，免得你們再把妻同我當做鄉巴佬了。」

隨即，每個人都談論起來了，大家都認為埃德有值得快樂高興的理由。那些懂得英語的南美人，也都把他所說的，翻譯給他們的朋友們聽。我們都交換着一種了解的笑容，好像我們這兩洲十二個國家的人都是屬於一個國家，即是屬於一個父與母的國家。我們都抱有一個信心，即是

我們的孩子們。我們都共享有『愛』的天性，雖然在我們心的深處，並不十分確切，然而我却希望我們能够互相的相愛。

自從這事以後，便沒有一個人說埃德幼稚了。他所述說的當中，平凡的東西變爲了高貴，而其中每個人又都能從此快樂地活着。我們覺得在他裏面，我們看見了這個神奇故事所發出的希望的光芒。一個孩子爲了記念他的父母，而不惜一切的花費，從這個故事，我們嘗試了一種內心說不出的快樂。

我們不大看見瑪耳琪。埃德告訴我們在船艙內寫信，她有許多朋友要知道這海洋上的生活是個甚麼樣子。『我妻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說。

有一天下午，當茶車推來的時候，瑪耳琪終於和我們坐在一條臥榻上。

「吃着自己沒有烹調過的食物，好像特別有味呢，」她說，「現在我要盡情的享受它一下。埃德說他會把關於湯姆的事告訴了你們，我想他沒有告訴你們湯姆爲甚麼對他的父親那麼特別好吧。你們可知道，當湯姆準備進大學的時候，我們的農場就做得不很起勁，於是有些人說湯姆應該留在家裏幫他父親的忙，但是由於埃德時常幻想於教育，所以湯姆便進了耶魯大學，他在學校中雖然很勤儉，然而有時却仍需要一些零用錢，於是埃德便在晚上，到外面去做木匠雇工來賺得這點費用。」

「湯姆初到秘魯的時候，便說他將儘可能的很快地把我們像皇帝和皇后一樣的接待到他那兒去，我那時還以為我是會活到看見那一天的呢！這簡直是像一個夢。丈夫和我不會很老了嗎？所以我們想這次或許就是我們見湯姆的最後一次了。」

「決不會是最後的一次，」我說，「或許你們都是可以一起住在秘魯嘛。」

「湯姆正是這樣的告訴我們，不過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我們能夠為他放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可以讓他獨自生活了，所以我們只打算看看他兩個月，隨後便回到農場去。」

當我們抵達西印度羣島的時候，我們把我們所經過的島的名字說給埃德聽。當我們告訴他，聖薩爾瓦多島是哥倫布第一次登岸的島的時候，他真是快樂極了。「這個人確沒有負他所應得的無數榮譽！」他說。於是他便熱忱的對船上的每個西班牙人搖着手，並大聲叫着：「恭禧你們！朋友！」

早晨四點鐘，我們從格雷脫堡（Cristobal）起碇後，便看得見巴拿馬運河了。我的丈夫跑到甲板上，想把有關這個地方的事物告訴他。但是一刻鐘後他回來了。「這個人已經比我曉得的更多了，」他說，「他和船上那位大使，差不多整晚在頂層甲板上無所不談，方才他還告訴我鎖的原理呢！」

當我們慢慢地駛過巴拿馬的時候，埃德便整天地站在欄杆旁邊，爲了不要錯失一景一物，甚至連中飯都不吃。

「我的乖乖！要挖掘這條東西，而又要在挖的時候不爲水所淹，這真是不知需要好多的計劃呀！」他說，「我告訴你們聽，美國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時常都是如此想的，而現在我要比以前更加相信了。」

因爲埃德會因爲哥倫布而恭禧過西班牙人，所以他們現在也因爲巴拿馬來恭禧他。然而他却裝作一個像煞有介事的樣子，口裏說一聲「謝謝」接受了他們的恭禧。

抵達太平洋時，埃德用企望的眼光來觀看奇物，這樣一來，稀奇古怪的東西便到處都是了，假若有一點浪花濺得高高的，他說這是鯨魚在噴水了。他並且也還發現了有着一對對牙齒的章魚和鯊魚，就在那水面下游來游去。船上的一位有名的博學家，甚至也時常因埃德的大驚小怪而跑到欄杆那裏去看這些東西。

我們的船在有水蒸氣的厄瓜多爾的岸邊裝香蕉停了兩天。那大捆大捆的綠香蕉，由一些穿着紅花和畫有老虎的黃衣與戴有發亮的耳環的黑人搬到船上來。當我們都屏息在這炎熱的天氣下時，而埃德却下去看搬運香蕉。我們看見他站在一隻御船上吃着夾肉麵包。他上來時，同着十二個搬香蕉的人一道上來的，他說這些人都是善良的人。我們因爲他一點都不懂得他們的話，於是問他是怎樣能夠和他們講話的。

「爲甚麼要講話呢！你們瞧，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把他的耳環都給我了哩，」他說，「他連一枚辨士都不要！起初我就只在御船上消遣日子，我的意思是說：我很友好地對他微笑，而他也對我微笑，一會兒，他就把那耳環取下來了啦！我真想不出他爲甚麼那樣做。」

我們的船駛過了秘魯的北端後，我們都覺得有點惋惜，因爲這次旅行就要馬上結束了。因爲與埃德交往之故，所以我們便都變成了相親近的朋友了。就是在我們中間不憐得彼此的言語的人，也都用零零碎碎的西班牙語和英語歡和地相處得非常好的好了。我們發覺彼此都是善良的人，正如埃德發覺那些通香蕉的人都是善良的一樣。

我們知道，一旦我們上了岸，我們又都會變得互相防患和虛偽狡猾，然而在此時此境，我們却都相信，如果人類都不各持己見而又能互相融洽相處，那是一件至善至美的事情。在我們頭頂上這塊小小的青天下，我們都從埃德獲得了我們對將來的信心，如果人們都能像埃德一樣的坦白爽直，我們相信人們都會變得和兄弟一般，而這個世界也就不會再有猜忌、糾紛和戰爭了。

我們未抵考老的前一天，我們忽然都覺有一種無名的恐懼，我們怕這個美滿的神奇故事會和其實際事實相去很遠。我們想到，如果在最後的一刻，萬一這個兒子因故而會不到這隻船，那將是一個怎樣的情形呢？這個兒子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一位卓越的青年呢？這個故事是否有

其秘密迷惑之處呢？

天黑了很久，我們才到考老，船靜靜地向那朦朧燈光

的船塢駛去。我們都站在靠岸的一邊，緊緊地倚着欄杆。這時候埃德非常沉默，他的妻子的面紗也在她眼鏡上纏亂了。「我沒有看見湯姆，」她說。於是我們都異口同聲的安慰她說，像這樣黑的晚上，是很難得看清特湯姆的。

船上的跳板放下了，埃德身子靠着欄杆向外伸得很遠，用眼睛在黑暗中搜尋。他呆笨地把手臂舉起，只預備揮動。這時的我們，似乎沒有一個人人在呼吸，所有在船塢上的人的面孔，都像灰白的蛋形，朝我們望着。突然，在幽暗之中，一個聲音喊着：「爹爹！媽媽！」埃德於是即刻應着：「孩兒呀！」

我們瞧見了湯姆，他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好，長得又苗條，又挺直，又俊美。在這驚喜得欲哭欲笑的當兒，我們的喉嚨都發出了一個怪的響聲。湯姆大步地走上跳板後，便把他的父母抱在懷裏。一次又一次，他們互相喚着名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不需其他任何言詞的。

埃德並沒有忘記他的朋友們，他把我們每個人都介紹給湯姆。我不記得那時我們講了甚麼，僅僅知道我們答應了以後仍然保持接觸。隨後我們這來自兩個大洲上的十二個國家的乘客，便各奔自己的路途，消失在岸上的黑暗裏了。

★ ★ ★



★無聊，誰都會感到無聊，但對於無聊的本體及怎能排遣無聊，誰也莫名其妙。

閒 愁 最 苦 辰 菜

John E. Gibson 原著

譯自一九四七年二月號 *Your life*

據心理學者的估計：大部的人，他們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無聊中度過。但他們只知道：「閒愁最苦」，對無聊感到極大的痛苦，但對於無聊的本體，却都是茫無知識。既然「無聊」一件事，為大家所深惡痛絕，同時又是誰都不能避免，那麼我們對於下面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加以研究。就是：（一）為何無聊？（二）怎樣去排遣無聊？

最近應用心理學很進步，無聊這件事，也成為廣泛的研究主題。他們把它看作一種過激性病毒一樣，加以顯微鏡觀察，加以化學分析，加以生理解剖。

這些研究的結果，科學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無聊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會無聊？我們能怎樣排遣無聊？這些已發掘得的極有價值的事實，在本文中用淺顯的問答體，逐項加以說明如下：

★生活無聊是不是很危險的？

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正因為一般人總在想盡方法，把無聊生活變成有聊，因之發生種種不幸。據專家研究的結果，人們犯多少過失，破裂了許多家庭，及做許多危害公眾的罪行，其起因常常因為生活的無聊。

美國敏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懷特教授 (Werdal White) 經精細的研究，知道許多人的脫離家庭，豪飲狂賭，好爭鬥狠，放火，或做出其他醜行，其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生活無聊。畢尚博士 (Louis E. Birsch) 指出：離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生活無聊。因為生活無聊，就變成心氣粗暴，精神恍惚，沒精打采，怨天尤人，和冷語侵人的脾氣。結果遂造成離婚。

心理學權威畢屈立 (George Thomas "Ya rich") 及其他專家，甚至相信人們因為過分厭倦於每日現實生活的單調無聊，不知不覺間，歡迎戰爭來刺激一下，造成好戰的

心理。康德堡 (Canterburg) 大主教公開宣稱，人們罪行的主要原因，就是生活無聊。

★無聊是什麼？生活為何會發生無聊現象？

無聊是在我們生活中缺乏了適當的活力或適當的目的以後，會發生的一種精神上及情感上的緊張狀態。

舉例來說明：假如迫你在河床裏淘沙，然後把它篩過，這件單純而又無意義的工作，要一天做到晚，說不定不到幾分鐘，你就會感到萬分無聊。假如有人告訴你是做沙裏淘金的工作，這樣可以淘出黃金來，說不定你的無聊，立刻便會逃得無影無蹤呢！

內在意識的要求和希望，受了某種制限——物質的或其他方面的——不能滿足，也可以引起無聊。這種情形，往往會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只覺得百不如意，愁緒萬斛。生命似乎缺乏了些東西，但不曉得這是什麼。這種內在精神的抑鬱和混亂，其惟一出路，就是無聊。

精神上過度的放縱，同樣也可以形成無聊。白克大學的湯姆生教授 (Mehram K. Thompson) 指出，狂飲之夜，賓客盡散，酒酣燭殘，常會發生強烈的無聊的感覺。有些專家並且說，精神上的不安定和空虛，常會使人們感到無聊。

★『忙』是否可以解決無聊？

答案是不肯定的，因為儘多有精神上肉體上極忙的人，仍會同樣感到無聊。——假如他的生活不够刺激的話。

話。

★無聊的時候，時間是否過得特別快？

正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這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學裏做的試驗中說明單調的生活，在開始極短期間，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過一會，就會感到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了。

這試驗是這樣做的，使許多人做極無聊的工作，使他們感到極度的厭倦的時候，精密記錄各人對時間的印象，由此可以知道，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在最初八分鐘，會感到時間過得特別慢，八分鐘以後，他們的時間觀念會比實際的時間過得更快。這試驗的結論，就是說：無聊在最初幾分鐘是難熬過的，到後來便也無所謂了。

★無聊使人疲勞嗎？

答案是肯定的，半小時的無聊生活，會比一整天的工作，將消耗更多的精力。在疲勞的研究時，往往發見無聊是形成疲勞的主要原因。而實驗也告訴我們，經常度着無聊生活的人，也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睡眠。

★我們做那一種工作，最容易感到無聊？

娛樂我們有時會感到毫無可樂。心理學者也告訴我們，娛樂有時比工作更容易使我們感到無聊。因為做建設的工作，他的活力，是有一種刺激，有一種目的的，而娛樂則否。

★有人會永不感到無聊嗎？

答案是否定的，雖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人人都要感到無聊。據加州大學的統計，做同樣一件無聊的工作，有人做了三分鐘，就感到無聊，也有人幾乎做了四十五分鐘之久，才會感到無聊。

★為何一個人會對自己的職業感到無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够刺激，或毫無意義，就會感到無聊。舉例說明：根據工業方面實驗的結果，計件工常比計時工更不易感到無聊，雖然所得實際上是一樣的。這是因為他的工作，對他的利益，有更具體的關聯之故。

不寧唯是，假如你比你所担任的工作，有更高的能力，也會感到工作的無聊。往往能力愈強，其無聊愈甚。反之，如果你的智能商數（I.Q.）比你的工作為低，那麼你非得聚精會神去幹你的工作不可，同時，你將永不會感到無聊的痛苦。

上述的重要事實，各種工業方面的實驗，都足以證明之。英國工業方面的觀察報告，也曾附帶指出這一點：使人離開自己的工作，無聊實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越有本領的人，是否越容易感到無聊？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有本領的人，有更多的理想，對於一種單調的工作，有本領的人，比沒才智的人，更為敏感。這是在心理學上已加證明的。

★兒童是否比成人更容易感到無聊？

答案是肯定的，加州大學會就此舉行試驗，受試者分為二組，一組是三歲至五歲的兒童，一組是相當於大學三年級年齡的成人，要他們同樣繼續畫簡單的圓臉（一個圓圈中加三點），直等到他厭倦得不能支持，成人平均須二十七分鐘才到厭倦的頂點，而兒童只須九分鐘，便感到無聊了。

這試驗可得的結論是：（一）在無聊的情形下，兒童的反應，較屬敏感。（二）最大的原因，可說是兒童對於單調的生活更少適應。（三）無聊對於兒童及成人，其作用並無差別。

★無聊怎樣影響你的身體？

加州大學所做的試驗中指出，無聊得很厲害的時候，眼臉會變得重垂，臉部表情會變成呆若木鷄，身體會漸漸失去活動的能力，手的震動，也漸漸顯著。與這許多外表的徵兆同時而至的，還有精神的頹喪和思想的滯鈍。感覺無聊的速記員，更容易有筆誤；感覺無聊的駕駛員，更容易肇禍，其他可以類推。

★生活無聊能否使人發精神病？

無聊雖然痛苦，但在健全的人，只因生活無聊決不致於發精神病的。但是神經質的人，往往會因為過分單調無聊的生活，而神經發生錯亂，不過，更普通的，生活無

聊，常使人更沉默寡言，更變成內向而孤獨的性格，這現象久而久之，可以造成精神病的誘因。

★爲什麼生活無聊的人，常常會拒絕人家

種種有趣的提議呢？

是的，生活無聊的人，常會拒絕人家善意的使他生活變成有聊的提議。這是因爲這時他的精神狀態，處於極度混亂之中；對任何事都會感到舉棋不定，欲行又止。因爲無聊的生活，使他感情上，更屬拖泥帶水，心情更鑽到牛角尖裏去了。

★我們怎樣去排遣無聊？

第一，你當感到無聊的時候，千萬不可硬幹，因爲如此，只會增加神經的緊張，一點也沒有益處。無聊原是精神上的緊張狀態，其直接原因，往往是精神及情感上的混亂。所以應當努力鬆懈緊張的神經。神經鬆懈以後，無聊便會消失。

第二，假如你感到無聊的時候，你可以讓他無聊下去，不加主張，神經就會鬆下來。但你假如覺得這辦法還不夠的時候，你可以入浴片刻，在溫暖的浴盆裏，身本無垢洗更清，只須幾分鐘，往往會有奇效。或者玩些你會的小把戲，這對鬆懈神經的緊張，往往也是有效的。神經鬆懈了以後，你決不會感到無聊，因爲心理學上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第三，還有一個方法，現在已經證明，有旋律的動作最足以排遣無聊。所以跳舞是最好的排遣無聊的方法。

第四，驚恐也可以排遣無聊，因爲二種情感，不能同時佔據一個屋子。但是這個辦法是沒有治療上的利用價值的。除非人爲的驚駭，可以做到恰到好處。

第五，你應當努力找尋一個與自己能力相調和的工作。那麼就可以減少工作上所發生的無聊。

第六，最後一個，也是最好的一個，養成一種圓滿的哲學和堅強的信仰，使你精神上有了保障，「無聊」這個魔鬼，就無法侵入。最圓滿的人格，便可制服最惡性的厭倦和無聊，所以，當你感到生活無聊的時候，你就應當感到自己本身的「無聊」。

(接排第二一五面)

它是華僑在這兒新的中學最有成績者，成績之優良，尤其是英文程度，爲全馬來之冠。當去年星加坡的伍總領事出巡馬來亞華僑教育回去後，便發表談話說：「鍾靈中學是馬來亞華僑辦得最好的中學。」其他完全中學還有福建女中，只辦初中的有中華中學，修道院女校已開辦初級師範班。小學方面成績優良歷史悠久的有時中，麗澤，協和等不下幾十間。據去年的統計，單華校的學生就有兩萬餘人。華文報資格最老和銷路最廣的有國父手創的光華日報，胡文虎的星檳日報，以上兩家只出早版。只出晚版的有新生日報。小報有現代日報，出早晚版。



★假使你學習去做一個有用的，而且一直忙碌的人，那麼任何障礙都不能將你壓服了。

盲 婦 重 生 記 繼 音

Nelson Valjean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六年八月號皇冠雜誌

愛倫娜·查雷伊泰在慶祝她丈夫的生日時，從她所謂「簡單的點心欄」內，端出兩隻完整的火雞，一百五十隻美味的蛋麥糕，一百五十隻塗有蟹黃和蠔醬的餅，兩種不同的沙拉，七種煎餅和一隻有奶油面的壽字蛋糕。無論那一個女人，即使有巧手的幫忙，能預備這樣豐富的筵席，也都曾感到驕傲，但愛倫娜却是一手包辦的——而她是一個雙目失明的盲婦。

在舊金山她的寓所的一層樓裏，擠滿了七十二位客人，他們都齊聲稱贊這頓美餐是一個偉大的傑作——這一句對於這位棕色眼睛，舉止靈活的矮小的女人是一句極熟悉的話——她曾經在黑暗中為別人服務了七年之久。現在，她不但在鼓勵那與看見她活動的人，同時更特別推廣到那般失明和其他缺陷的人。

她說：「假如你有學習去做一個有用的，而且一目忙

碌的人，那麼任何障礙都不能將你壓服。」

每天的每一分鐘，查雷伊泰夫人都生活在這種簡單的哲學裏：演講、廣播、寫作、講技，以及為她十九歲正在海軍服務的兒子製做糖果。「够了！」她的兒子叫道，「祇要有這一半的迅速就够我吃了。」除了這些事情之外，為要防制疏懶，她又做了許多瑣碎的小事，如：烹調、洗澡、熨燙，和照顧她那年僅十一歲，她所從未看見過的男孩。

這種驚人的全才，在一九三四年時，似乎連幻想也認為是不可能的。那時，她和她的丈夫同在管理一家餐館。一天早晨，她擦光了面鏡子，而發見她的倒影並不能照得更清楚些，她暗中嘆了一聲。以後每天，她都回到鏡前重照，可是她鏡中的倒影已是一天比一天模糊了。當查雷伊泰先生看見她撞到桌子時，便問她是什麼緣故。

『我想是因為我的眼睛。』她說。

一位眼科專家將實情告訴了她，他柔聲地說：『親愛的太太，我巴不得不將這不幸的事告訴你，但是，你已無可避免的要變成瞎子了，你將在黑暗中度過你殘生。』

這個打擊是太重了，在那頃刻間，愛倫娜目中一切影像，就像一道將滅的光一般的突然消失。一小時之前，她還能認清到醫生診所的路途，而現在她却在完全黑暗中離去。

愛倫娜說：『起初，我是無法忍受這種痛苦，一天一天的，我總是呆坐在一把椅子上，從不移動，盡力使自己不去多想，對每件事物都感覺到失望。』

失明後的三個月，她的第二個男孩降生了，愛倫娜撫摩着他的小手和腳，餵他奶，接着又撫育他。

她的丈夫僱了女僕去幫助她，但她們證實是無價值的。有一天，她摸索着走進廚房，發覺小畢利正坐在地板上，好像在吃什麼東西，她嘗了一嘗，原來是洗滌鹼。

那天晚上，她對她丈夫說：『我已辭歇了我的助手，從今起，我要自己來照理家務了。』

查雷伊泰先生抗議說：『你已經失明了，現在你甚至於要失去你的神志嗎？』

『不！不！讓我試試看去做我想做的事。』愛倫娜哀求說，『在墨西哥，女子是有服侍男人的義務的，這或許能拯救我。』

一個盲者剩餘的器官，並不令自動的變得靈敏，愛倫娜深為這種理論所說服。所以他就審慎地將其他器官磨利，尤其是關於用手的方面。她練習去做最簡單的工作，一遍又一遍的，像是在幼稚園，直到純熟為止。短時期內，她已能給小孩洗浴和餵食了。

她說：『我在餵小孩時，是將一隻手指攔在他的領上，後然，我把羹匙送進他的口內，沒有什麼困難。』烹飪時，她發見她能將蛋黃和蛋白分開，她先將手掌捲成杯形，再把蛋殼打在上面，那麼蛋白就會從指縫間流下，餘下蛋黃。她用牙簽把大蒜的鬚頭挑開，又好置在鉢內，待需要時可以任意取出，很是方便。

她燃點汽爐是先去摸着熱量節制器捏手的突起部分。她不知道有自鳴鐘，也不知道可以用手摸出鐘面上的時刻來。於是，她用了另外一種方法，去決定烹調的時間。假如一隻蛋糕需烘培半小時，那麼兩次十五分鐘的無線電節目，就可以知道做好了。

在愛倫娜決定親理家務後的六個月，她舉行了一次大掃除，燒了午餐，又做一隻精美的蛋糕。當他的丈夫克制了他的驚奇後，他說：『親愛的，你可以成爲終身的僱員了。』

『我當時像一個女學生一樣的臉紅起來了。』她含笑地回憶着。

後來，她的兩個男孩都進了學校，她的丈夫又要出去

工作，愛倫娜贊同去另試一個助手，一次，是一隻狗。這個解決法倒很不錯。李麗泰這隻能引路的狗，很樂意的被任用了。牠替代了她幼子的工作。當愛倫娜要往高中和大學的集會裏，去講解她的哲學時，李麗泰為之引路。當她要作一連串的感情演說時，李麗泰就站在麥克風旁，她的活動愈是增多，她這個忠心的新伴侶也就跟她愈親近。甚至於當她向一千位好奇的聽眾傳授的烹調法時，李麗泰也隨立身邊。

與這麼許多人來往後，愛倫娜完全回復了昔日的自信心和優雅、均衡的儀態。對朋友的鑑賞力較前更大，因為現在她不是以外表去判別他們了，而是以他們的聲音，手的接觸和他們人格來做標準了。

「講起來很可笑，但我確相信我已學會了用我的心或我的靈魂（或隨你願意如何稱呼它）去觀察每一件事物了。」

利用工作的餘暇，愛倫娜寫了一本關於烹飪的書，此書現已銷去一萬四千餘冊，這證實它是相當的成功。她和李麗泰自願在舊金山某集團裏，為盲人服務。從那時起，每隔一星期，愛倫娜在集團的廚房裏，講授她的食譜和烹調法。在她的指導之下，有不少崇拜她的學生，都學會了製辦精美的佳肴。

「烹調是件我最感興趣的事，」愛倫娜這樣的告訴一位青年，他是在當商船的水手時不慎失明的。「畢竟，我

們所做的並不是什麼苦役，假使我們能做些有益於人的事，那就是天賜之福。為別人服務的愈多，我們的生命也就愈有價值。」

那青年淡然地聽着，似乎絲毫無動於中，然後突然的說：「要不是因為你是一個女人，我就要請你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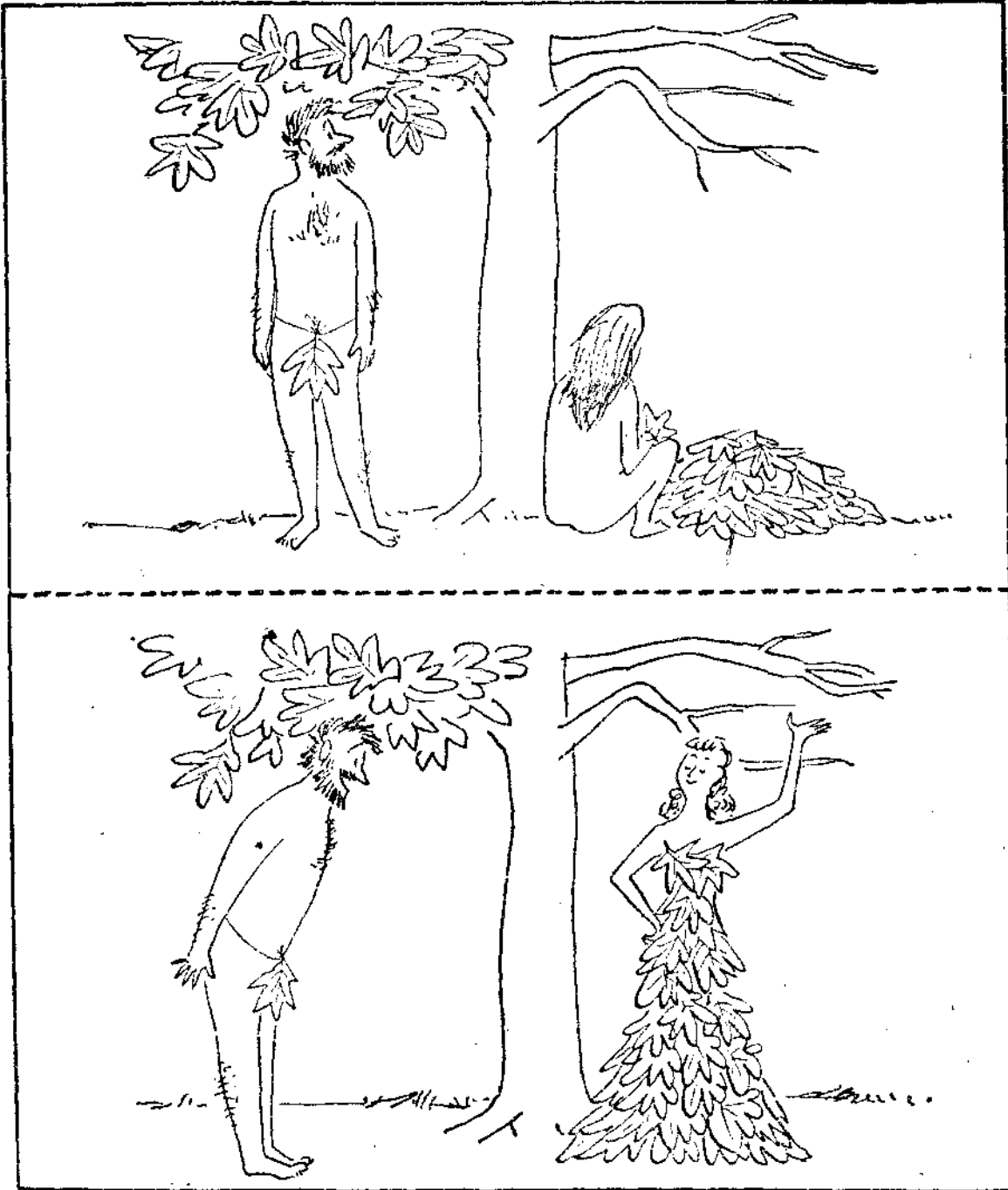
此時，愛倫娜才發覺他還未準備到這樣多觀的階段。於是她輕輕地拍拍他的肩膀，溫柔地說：「請你原諒，現在你還是跟我來，我們一同煮些咖啡來喝吧！」

經過多次的來往，她已完全說服了他。如今，那青年已有一個極好的職業，和一個活潑、愉快的外表。每逢提起她時，他總說：「她救了我的一生。」

以上的例子，可以代表愛倫娜感化別人的力量。這位由自習而得的小小的墨西哥哲學家，她是用自己的心去觀察別人。因為她已經將她的心，幾乎完全供獻給別人了。

長命牌
剛金
刷牙壞不
比兼用耐 使整毛刷
出品廠刷毛製華
地址 上海 江西路 八六一號
電話 二八八八

聰明的女性 轉載自星期六晚郵





★他是一個橫行無忌的傢伙，用一支左輪槍搶劫一家銀行和三家商店。——他年紀才八歲。

惡少年改邪歸正記

鄒榮杭

Fulton Oursler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七年二月號讀者文摘

有一個冬天晚上，世界聞名的『少年村』（位於美國尼布拉斯加州）接到一個長途電話。

『佛納根神父嗎？我是沙琴尼亞州的那長何賽。你那裏可以再收容一個孩子嗎？即刻就辦到嗎？』

『孩子現在在那裏？』

『在監牢裏。他是個橫行無忌的傢伙——用一支左輪槍搶劫一家銀行和三家商店。』

『他幾歲了？』

『八歲半。』

這位瘦弱的，戴眼睛的神父拿着電話筒，不禁爲之一怔。

『他幾歲啊？』

『你不要被他年齡所迷惑了。他就是我所說的這樣一個人，而且有比這更厲害的。我們可以把他轉送給你收留嗎？』

幾年以來，佛神父繼續不斷地收留那些爲社會所不容的孩子，其中有各種不同年齡，種族與宗教的少年。

『假使我在這時候沒法管教一個八歲的孩子，那麼我就應該丟掉不幹，』佛神父答道，『好吧！你把他帶來。』

三天以後，何賽那長同他的太太就把這個罪犯領到佛神父的辦公室來——一個面色蒼白得很不自然的孩子，腋下夾着一捲東西。他的身體還不及桌子高；滿頭骯髒的棕髮，披覆在臉部；在他又長又黑的眉毛下面，一雙兇惡的眼睛半開半閉地睜着。他的嘴角斜含着一支香烟。『不要管他吸煙，』那長替自己這樣辯明說，『我們還得用香烟來討好他呢！』

那長太太把一個長信封放在辦公桌上。

『這裏是一篇詳細報告，』她怒氣沖沖地說，『不過這還講不到事實的一半呢，這個一無所長的罪犯，不值得我們救助他。在我個人看來，他簡直失了人性。再會吧，』

祝你好運氣——你現在是很需要它了。」

這時佛神父的心中，燃燒着一種對上帝與人類的愛，尤其是對於幼小者的愛憐。他看着這個如同幽靈的孩子，想着自己倒從未見過這種悲喜劇人物的混合體。

佛神父招手請這位新客坐在一旁，就開始讀那篇報告。人們已經把這孩子的姓氏遺忘了，祇知道他的名字是艾迪。他出生於碼頭邊貧民區的陋巷裏，在他未滿四歲時，父母即相繼因流行性感官而棄世。此後他即在水面上的一間平屋裏居住，時時受到他人的奚落。他像一隻絕望的畜牲一樣地生活着。

這種艱困的生活，加強了他狡猾與倔強的個性。在八歲時，他就成爲一羣野孩子的首領，其中有些孩子還比他大一倍年紀。他由於鄰近一些老流氓的教唆，時常威逼這些野孩子作奸犯科，事先都由他詳細計劃好的。

在他被捕六個月以前，有個新加入的野孩子對於他的命令不肯服從，而且向他挑戰起來。

「你自己從來沒有表現出一些本領來。你不配做頭兒。」

「我會表現給你們看的，」艾迪答道，「我要做一些你們所不敢做的事情。我打算去搶劫一家銀行。」

這家銀行位於一座舊式房子內。當多數職員在用午餐時，艾迪偷偷地溜了進去，跑到一個出納員的座位那裏。他因爲身材太小，把腳跟挺了起來，然後伸進一隻手，抓

了一捲鈔票放在外衣袋裏。於是他出來所偷的二百元鈔票分給伙伴們。不過他這一次傑作並沒有引起大眾注意。因爲銀行把這次偷竊案秘而不宣，報紙上也沒有登載。

「你不過吹吹牛而已，」伙伴們譏笑他說，「這些錢你從別處找來的。」

艾迪怎樣應付這種譏笑呢？此後幾天，他就不知去向了。有人賣給他一支方輪槍，他帶着跑到鄉下田間去練習射擊了。

這時當地報紙的首頁上就常常出現他的消息。有一次，他在一個靜寂時分衝進一家飯店，用槍對準那個嚇得發抖的掌櫃，威逼他把當天的全部收入都交給他；有一次，他又恐嚇一個成衣匠，從他衣袋裏搶了一捲鈔票。第三次，他衝到一個開糖菓店的老婦人那裏。

「把槍放下來！」這個老祖母大聲喊着，「否則你自己會吃虧的。」

她一掌把槍從艾迪手中打落，而且抓住他的頭髮。艾迪拚命地掙扎。如果不是老婦人尖聲叫喊使得警察聞聲趕到，艾迪或許會將她結果了的。現在艾迪被打送到少年村來了。

佛神父看完了，把報告放在一邊，仔細打量這個壞傢伙。在微暗的燈光下，艾迪坐在那裏一點不動，頭部下垂，因此看不清這副兇惡臉孔。當佛神父看他時，艾迪拿出一張烟紙與一袋烟艸。像一個牧牛郎的派頭，他用一只

手從從容容地捲好一支烟點了起來。向辦公桌這邊噴了一口烟。

他的長眉毛抬了一下，看看佛神父究竟注視些什麼。

「艾迪，」佛神父開始說道：「我們歡迎你來。這裏全部是由孩子們自己管理的。有少年村長，少年議會，少年警察局長。」

「監牢在那裏？」艾迪咕噥着說。

「我們這裏沒有監牢。你現在可以洗一個澡，再用晚餐。明天開始讀書。你我兩人以後可以成爲真心朋友——這完全要靠你自己。我希望不久會衷心喜愛你。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

艾迪和有箇簡單單地回答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字。

翌晨大約十時，佛神父辦公室門被打開了。這位新學生大搖大擺地踱了進來。他已經剃過頭，頭髮梳得很整齊，全身也很清潔。他以完全漠不在乎的神氣，把一張條子丟在桌上。這是一位教員寫的：「佛神父：我們把你講過幾百遍了，說和問並無不可教的孩子。現在請你告訴我，這種究竟叫什麼孩子？」

佛神父回到新室一看，發覺那裏的空氣非常緊張。教師敘述艾迪如何在座椅上靜靜地坐上一個鐘頭，忽然起身在走廊上踱來踱去，同碼頭工人一樣地罵人，同時隨手抓起東西扔在地上。最後他把一只墨水瓶丟了起來，剛剛打中一座西西羅石像胸像上面。

佛神父聽了就坐在艾迪原來的座椅上，向教師道歉道：「這是我的錯誤。我從沒有告訴他不應該打墨水瓶。根據少年村的規律，他當然應該處分，正像處分村裏其他的人一樣。不過他先要學會懂得這些規矩。我們應該永遠勿忘艾迪是個好孩子。」

「我是一個鬼！」

艾迪尖聲叫道。艾迪和教員與同學們都交不上朋友。

對於佛神父，他也一向保留着極端侮辱的態度，罵他是一個祇曉得禱告的鬼教徒。在空暇的時候！他總是偷偷摸摸地徘徊着，想找一個機會逃走。他對於體育館，和根球場，總是退避三舍。「孩子們的玩意兒，」他自言自語地說。歌詠隊和音樂隊也引不起他的興趣；農場也使他覺得厭煩。在開始這整整六個月中間，他沒有一絲歡笑，也沒有一絲悲哀。現在的問題是，佛神父是否終究碰到一個棘手的難題了呢？

「這小傢伙有學到什麼沒有？」佛神父問一些修道女說。

「他多少學會一些ABC，」她們報告說，「其實他可以進步很快，不過就是懷恨太深了。」

這回並不是佛神父第一次碰到的難題。以前有一個少年槍殺他的父親，子彈洞穿胸部。他的父親是常常毆打他母親的人。這個少年是個殺人犯——不過他因他得愛母親而出此舉。以後牧師們明瞭此中的癥結，就慢慢使他改過

爲善。艾迪也一定有種種緣故，我們如果發現了，也可以解決他的困難。

「我必須丟掉一切規律，」佛神父喃喃自語道，「我要用別的方法來感化他——用愛的力量。」

少年村的教員與孩子們注意着這新策略的發展，彷彿看球類比賽一樣。而這比賽的領隊就是佛神父。他就過去幾個月實行這有計劃的治療回憶起來，不禁爲之一驚。他們曾經共坐着看過許多部第二流的電影。又想到艾迪細小的身體吃了多多少少的糖菓，冰淇淋，飲料，與麵包之類。

但是艾迪却從沒有一些這種種事物是好玩的表示。在夏日黎明原野間佈滿松子與金花草香時，他常時會呆呆地踱到湖邊去。但是即使他捕獲一條鱒魚，他也不會有一些興奮的表情。他對於什麼都是無動於中。他現在比以前更沉默了。

佛神父與這孩子，祇有在這個不愉快的試驗的末期才相互有過一次比較密切的感應。在一個十字路口，艾迪正在游目他視時，一部卡車迎面急駛而來。佛神父急忙把他拉開，繞俸脫了險。在短短一刻，艾迪受驚的棕眼睛內閃着一線感恩的光芒，不過他的黑眉毛立刻又罩上了，一句話也沒有說。

現在即使像佛神父那樣篤信宗教的人，也開始懷疑艾迪似乎帶有遺傳性的罪惡，非他的能力所能改變的了。他

的希望已經降到可能的最低點。忽然有一個溫和的春天早晨，艾迪跑到辦公室內，幽奔地說要同佛神父出去一番。這一回他的棕色眼睛裏充滿了憤怒的神氣。

「你想用種種方法籠絡我，」艾迪開始說，「但是我現在都明白了。假使你說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就是個傻瓜了。我差一點墮入你的術中，但是昨晚我仔細想了一想，發現其中有個大笑話——」

這時艾迪似乎有一些很誠懇地堅決的表示了。這不是傲慢，而是失望的表現。佛神父發現一線希望，他初次見到艾迪的歪嘴唇在抖動着。

「佛神父，你是個騙子。」

「艾迪，你說話可要負責——不然就住嘴！」

「好的！我剛才踢了一下修道女的腳踝。你說我怎麼樣呢？」

「我還是說你是個好孩子。」

「我剛才告訴你什麼？你老是說謊話，而且你明知這是謊話。這不會是真的。這還不够證明你是個騙子嗎？」

佛神父清了清喉嚨說道：「艾迪，你倒很聰敏，知道一件事情要有真憑實據。什麼是好孩子呢？好孩子就是聽話的孩子，對嗎？」

「對！」

「他總是聽教師的吩咐去做，對嗎？」

「對。」

「那麼，艾迪，這就是你過去所做的種種。你唯一的
不幸就是你的教師不當——總是些碼頭流氓與牆角地痞之
流。但是你却真的聽他們的話。他們教你做的壞事，你一
一都做到了。假如你能够一樣地聽從這裏好教師的話，那
麼你就好了。」

這幾句簡單的毫無異議的真話，正像一道符咒，把房
間裏的魔鬼驅了出去，空氣爲之一清。最初這個幼小的人
類之謎，聽了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接着在他的棕眼
中，閃耀出一種完全得救的表示。他傍着陽光照耀的桌角
慢慢移走着。這時佛神父的心靈中也同樣感覺到一種解救
的喜悅。也伸出雙臂，這孩子即刻投入他的懷抱之中，兩
頰流着眼淚，他緊緊依附着神父的胸懷。

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艾迪在少年村居留了十年。
以後他的成績幾乎居全班之首。最後他離村去參加美國海
軍陸戰隊。他在血跡淋漓的海灘上作戰，連續獲得三次昇
遷。

「他的胸部，」佛神父驕傲地說，「掛滿了勳章。這
並不稀奇，因爲他原富有勇氣。他在部隊裏也非常受人敬
愛——他是全部隊的好兄弟。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基督教
人物，但是也還是我所知道的最倔強的孩子。」

茲徵求西風七十二，七十三期各一冊，讀者中有願意出
售者，請逕函上海中正路四二四弄六一號或電話三四七〇
一、三四四六一號與陸恆忻君接洽。

立創年三國民

行銀信託華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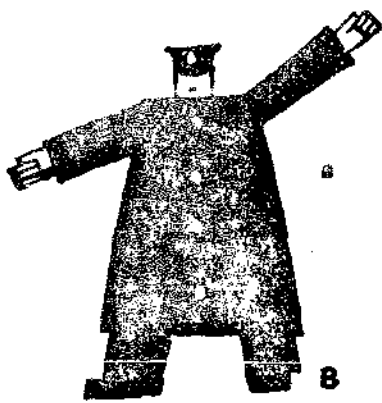
務業行銀切一營經

行總

(口路江九)號五五二路西江

話電

部各接轉三六八二一



★警官們時常揮拳或用武器打人，有的是由於對於他們的勢力的濫用，有的是由於誤解了公眾所認可的「良好的警務」。

美國警察的暴行 翼如

節譯自雜誌文摘一九四八年八月號

美國是不是含有真正變成「警察管理的國家」的危險？從美國好幾處地方所得到的警官暴行事件的報告很多，以致漸有不可遏止之勢。

受傷害的人之中，無辜的老百姓和犯法的人都有——但是甚至在犯法的人們中間，也沒有一件案子應依法處以打破頭顱，擊斷肋骨或敲碎牙齒的懲罰的。

在紐約，一個糖果店的老闆西蒙內特（Samuel T. Symonette），最近為了同時在調查中的第五件案子，他控訴有三個便衣人員用火酒盞，手槍托和啤酒瓶打他，而且當他躺在地上時還用腳踢他。在警官們在他的屋子裏搜查抽獎彩票以前，他問他們要搜捕證，隨即他就被挨打了。

給西蒙內特檢驗的醫生說，他面部受了很多割傷，有心臟病的時候，而且兩腿受到擦傷。當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向高級警官們問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的回答是：「那

些肇事的弟兄們也許只是在實行警務監督瓦蘭得的指示：『對善良的人民和藹，對無賴漢和罪犯兇暴。』

一如市參議員小台維斯（Benjamin Davis Jr.）為西蒙內特特辦這件案子的時候所說的，對於這樣一種指示的唯一的困難，就是它使一個警察有權決定誰是一個「善良的人」，誰是一個「無賴漢和罪犯」，而且讓他成為審判官，陪審員和行刑者——它剝奪了一個假定是無辜的人的權利，除非等到他被證明了是無辜的。

而且一個犯人的罪行也很少得預先處以體罰——再加上後來法庭裏所判定的處分。例如，甚至在納粹德國，佛爾克（Clark Volker）也許不會處死刑的。

佛爾克是聖路易城的一個工人，因酗酒被拘捕。在他因頭骨挫傷而死在醫院裏以前，他告訴親戚們他的頭部曾被一個警察的木棒毆擊。據聖路易城報的記載，另外兩

個目擊其事的人證明佛爾克會哭訴警察的殘暴。

在華盛頓，有一次官方的調查證明了警察曾經虐待一個酒醉犯，六十四歲的老木匠彭亦，在兩小時以後，他們把他從他的小屋裏送到醫院去的時候，他已開始地癱瘓了。第二天彭亦便死在醫院裏。

警察的殘暴行爲的一個最不幸的地方，就是它引地不良的循環論法。雖然所牽涉到的任何城市的警察隊不過是一小部份，但是行爲正當的警官們，也受到激起的輿論的指責，市長或警察監督，不顧他個人的情感如何，爲了士氣的關係，必須發表聲明支持警察。

在某一個城市中，有三個警察因爲在「密室」裏打一個犯人而被開除了，各區監警員，城中的十幾個高級警官之一，也必須受停職處分，因爲他沒有將這件事報告委員會，他宣稱他願意辭職，如果他和他的警官們「因處置一個犯法的人而竟至於受處分」。

警官們的常揮拳或用武器打人，有的是由於對於他們自己權力的濫用，有的是由於誤解了公衆所認可的「良好的警務」，他們從來不知道，知道時也已太遲了。例如紐約的一個交通警察在爭論一件很小的違犯交通的事件的時候，打了培克（Murray Becker）一頓，可是培克是美聯社的一個攝影記者，於是這警察受到大陪審官的審問。諸如此類的事件引到一個結論，就是許多警察暴行事件，並沒有給大家發現。在一個城市中，有兩個被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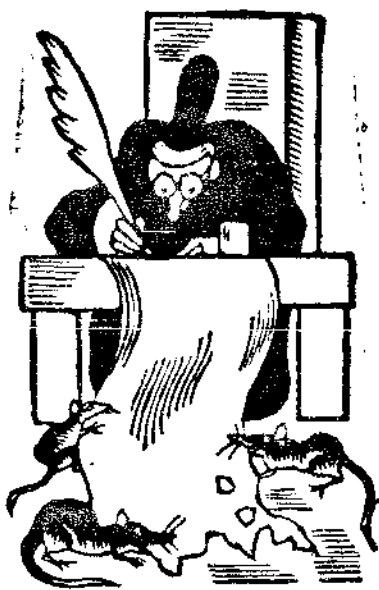
人受到毆打，腳踢而且被打得失去知覺——但是這些事情被發覺，有一次只因爲有一大羣大學生偶然從一個警察局的窗子裏看到，而另一次是一個偵探報告市長的。

兩個被毆打的人說明他們沒有控訴他們被虐待，只是因爲他們以爲「控訴也沒有用處」。

有時候領導暴行，不只是原有暴行，也是相當普遍的。午報的一件新聞是一個適當的例子。它說到堪薩斯州堪薩斯城一所肉食包裝行的罷工事件，當時「奉令」彈壓的一整隊七十名警察，突擊工會會場，在十分鐘的警棒狂揮之下，驅散了五百名包裝行的罷工工人。受傷者一百人以上，其中十人，有兩名是女人，傷勢非常嚴重。

發動突擊的警方策略據說是這樣的：「偵探長達林在黎明時分動員了司令部全體人員而且發表了談話：「我們對這種事情幹得太久了。從現在起警察們要盡力去辦。假如他們自討沒趣的話，你們便去敲碎他們的頭顱，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就是說罷工的爲首的人和所有的人。」」但是有些事甚至不能藉口是「執行任務」。這可以布洛克林（Brooklyn）一所公寓裏的事件作例證。住在公寓裏的三個青年黑人在一個街角上等朋友，當時有一個女人走過，厭惡地瞧着他們，走進附近一所屋子裏去了。一會兒她的丈夫，一個強壯的警察，穿着便衣走出來，把一個黑人擊倒，踢他，又把他和另外兩個人拘捕起來。他們在附近的警察局又挨了一頓打。

（接排第二二四面）



文 匠

張丙昆

——我的副業

「你或許壓根沒注意過報紙——尤其是晚報的副刊；也

許你偶爾也翻一翻它，比看新聞標題還馬虎；也許你相反的是一個對這很感興趣的人，每天總要花上一些時間來看它。無論怎樣，你決不會去重視它，看過也就完事。因為那大半是偏重於趣味性的，笑一笑，幫助你恢復疲勞或是消磨閑暇，不過如此而已。自然，你偶爾也想到過寫這些文章的人，他們也許並不如文章那樣有趣，他們正是所謂的「文匠」，靠幾個少得可憐的稿費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自然，別人偶爾也會弄弄這勞什子，總之，那只是偶爾罷了，誰還願意為這低賤的代價而絞腦汁呢？

可是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傻子，功課忙，習題多，寧願擱下，三百字也行，五百字也行，寫完了，寄出去，心頭自然輕鬆許多。稿費出來了，它總會令你哭笑不得，好在我並非靠這吃飯，想「一吐為快」的事就如願以償，也

就心滿意足了。

假如你是稍對副刊注意過的，你一定會奇怪何以這些不見經傳的作者會寫出這許多有趣的東西來。其實這也不足為奇，你要是翻出重慶新民晚報四方夜譚裏的一篇文章，叫做「副刊稿件製造論」的，你就能恍然大悟。但，別笑；老實說，這些東西，實在是出於創作的少而出於製造的多。

那麼，怎樣製造呢？

在這裏，我願向你報告我的經驗與經歷。

我怎麼也做起「文匠」來的呢？是這樣的：兩年前吧，偶然在新民報的副刊「呼吸」上看到一篇詆毀平劇的文字，當時頗不以為然，也就信手寫了一點，往哪兒投呢？手頭有地址的只有一家國民晚報，就投到那兒試試吧。之後，就天天買報來看，總不見登出來，心自然也就

冷下去半截，也不再買報看了。就在這時，一位同學指給我看新報上駁我的文章的文章，這才知道信手胡謔的東西居然給登出來了，大喜之下，又寫了一篇寄去，然而這筆戰終未展開。月底得到稿費單，還附有親者的信和一紙剪報，於是我想該多寫些了。以後又陸續寫了一些，都登出來了，三個月內也竟有兩三萬的稿費，最值得的還是和那位編輯做了文字之交的朋友。

不久，國民晚報停刊了，我於是轉移陣地開始向幾個水準較高的報紙如大公晚報新報投稿，算起來，到現在已是兩年多了，雖然每次都是得不償失，稿紙信封郵費天天漲，但我却越寫越有勁。在我，也不失為一種消遣。最初，要寫點什麼，確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寫出來太不像樣，令人發噁就是了。現在呢，寫得也過得去些了，也不必再像以前那樣「傷腦筋」，一件小事，一條新聞，一部電影，一齣好戲……我都可以不費事的發些感慨與議論。一紙在前，一筆在手，自自然然的就寫得出稿費的東西來。

我還有許多公式與習語。

比方說，要寫劇評或影評吧，「主題」，「演技」，「手法」，「處理」，「懸崖」……這些字眼是不能不運用的，換句話說，沒有這些字眼，也就顯得太「外行」，不成其為影評或劇評了。同時，還有一個秘訣，就是要會旁敲側擊，尖酸刻薄，顛倒語句，不是這樣，就不是好文

章，難免要給扔進字紙簍的。

你得知道，作為一個文匠——或是像我這樣以文匠自居的，是沒有什麼「寫作公約」或「著作權」可守的，一稿兩投是司空見慣，東抄西湊更是不可勝數。以我來說，就有這樣的本事：同樣一篇文章，可以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寫出來，投寄幾種副刊。

再容我向你報告一下我底成績。

兩年來，劇評影評寫的最少，最多的是根據花邊新聞寫成的「婦女問題」的文字，多半發表在「大公報」的「婦女界」週刊上。其次就是把自己認為頗值一笑的東西抄下來，枝枝節節的湊攏來，給予一個堂皇的名字：「南國雜抄」。可是像拿別人的東西，改頭換面算作自己的那種事，我還不會為過，也有些不屑於為。

看到這裏，你一定會忍俊不止，所謂的副刊文字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原沒有什麼大不了，彼此心照不宣，管他是抄誰的抑或是如何製造，反正你得記住，真正用心做出來的創作，別說副刊編輯不肯用，副刊的讀者更是不歡迎的。

拉雜寫了許多，你若對我這「進文匠」還有點興趣，不妨寫封信來，我亟願和你交往。附帶告訴你，我今年暑假才能畢業初三。

六，廿三，晨·重慶沙坪壩

★ ★ ★

故意無風作浪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最不幸最可憐的女人，但無人能知我的苦衷，能明白我的苦楚，現在我最後的一絲希望，唯有望先生指示未來前途，要應該如何處置我的將來，事實如下：

西風信箱

我是一個剛三十歲的女人，自小生長

在都市，亦受過中等教育，所以我的思想與我的個性完全應時代潮流。但是我的母親是一個十足封建頭腦的婦人，在我十一

歲的時候，已把我和一個鄉鄰姓吳的訂婚了。對方是比我多一歲。那時我倆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對於婚事究竟為何物，全然不知。訂婚後，我仍在都市念書，對方

即往南洋求學。他也受過中等教育，但是他所讀的是英文，而我所讀的是漢文。在我十八歲的時候，初中畢業，他的父親就

來要求預備結婚，原因是他的兒子在南洋已結交一位非善類的交際花，所以他的父

親要他從速結婚，以免發生意外。我自知這消息之後，非常悔

恨，但又無力反對，生在這封建制度的鐵蹄下，只有忍氣吞聲，

背人流淚而已。到十九歲的時候，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時節，我

的母親就不使我再升學，馬上糊裏糊塗的把我和他結婚了。起初

我倆夫婦感情，也算不壞。但不幸戰事爆發，我倆一齊逃來非

島。一到南洋之後，他又時常和他以前的情人見面，而對我的態

度越來越兇，一言不合，隨即起足動手，有時也故意無風作浪。

我倆結婚雖已十二年，兒女亦已五個了，總是沒有一星期可安靜

無事。自結婚以來，每受他的侮辱，打罵，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完全無理無由的起足動手。又每以男人可娶三妻五妾，而女人不

可一女兩夫的話，來壓制我。在我有病的時候，他更當作路邊

人，不聞不問，全無一點家室之念。每見人家夫婦相親相愛，互

相諒解，更增我內心的痛苦。假使叫我與他離婚，我又捨不得兒

女；不離婚又受不住他的侮辱，希望先生能替我想一個將來的出

路，應該如何是好？望先生快些回答我為盼。此請

撰安

李芳女士：

照你現在的情形，既不願離婚，又受不住丈夫的侮辱，你自

己找不出一條出路，我們是更無法替你創造一條路了的。

如果辦得到的話，也許暫時與丈夫分居是一個好辦法。但是

這真是一個好辦法嗎？這能算是一條好出路嗎？這也難說。

在現狀下，我們祇能提供給您兩個勸告，這是我們的建議，

不知你的意見如何？是否可行，這就得由您自己去決定了。

第一、我們勸您盡力做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如果您過去已

經是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了，那麼，我們勸您做一個更好的母親

和更好的妻子。這樣您是在盡您的責任，而往往也可能挽回丈夫

在外面遊蕩的心。

第二、我們勸您儘量避免與丈夫再發生任何的衝突，如果可

能的話，使家庭的空氣融和快樂一點，這可以使丈夫比較願意多

留在家裏。您也可以想法子把自己打扮得更整潔更有吸引力。在

丈夫故意無風作浪的時候，您可以避免與他發生正面的衝突，在

事後再研究他所以與風作淚的原因，也許是他在外面受到了甚麼刺戟了，回家來發洩。如果是這樣的話，您應該設法諒解他，幫助他去恢復情緒的平衡。

當然，我們並不勸您永遠忍受他無理的侮辱，我們也不勸您一直姑息他的鬧脾氣。在適當的時候，您是可以，也應該給他一些理直氣壯的答辯和教訓的。（至於甚麼是『適當的時候』，這得請您自己去決定。）您要做一个馴良的妻子，但是也要做一个有骨氣的妻子。這樣的妻子，更容易得到丈夫的敬佩和情愛。

至於那位交際花，那個您丈夫的情人，跟您的丈夫關係如何，您應該設法弄清楚。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勸您設法去認識她，甚至跟她做朋友。交際花不見得就願意破壞人家的家庭幸福的，交際花不見得就終身不嫁的。在她自己也結婚了組織家庭的時候，她對您丈夫的看法也許就跟現在不同了，而您的丈夫也許會在那個時候回頭了。您得為那個時候而準備着。

萬一不幸您的丈夫的跟您不和睦，根本上的原因並不是爲了那位交際花，那您就更得特別慎重和小心，設法把自己的缺點（如果有的話）矯正過來。

當然，您的丈夫的侮辱您，可能大部份是由於他的性格上的缺點和思想上的歪曲，如果這樣的話，那您的工作就艱難了，因爲您得改造一個人，才能使你的伉儷生活幸福啊！

西風信箱編輯部

怨恨自己夫星不透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差不多已在棄婦地位的可憐人，今年二十六歲，丈夫比我小一歲。這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的舊式婚姻。不過訂婚時年紀也不小了。那時丈夫已有十九歲了，他尙在大學校中念書，今年暑假畢業。他是個風流倜儻志高氣傲的人，而我是一個智識低淺的小學程度的人，生來愚笨，不善交際，且居鄉間，難免鄉下人氣味，所以與丈夫的個性不同。結婚以來四年餘，感情尚不融洽，因爲他一個人居住在上海所租的一間屋子內，費用由家中母親給與，以每月所收到的房租作開支。他在去年春天，結識了一個舞女，同居以來，在今年春天產一男孩，十分歡喜。這對於我更不利，因爲我曾生過一個女孩，不幸病夭了，至今未再生產，所以處處更感到痛苦及絕望。不過我抱定從一而終，不願有所舉動。但因爲目前的環境，覺得太不安定，十分困苦，所能居處的地方有四處，而這四處，處處感到痛苦，但又不能離此而作流浪者，前途茫茫，所以以極懇切可憐的淚眼，懇請先生指一條路。那一處住之較爲適宜，並如何可獲取丈夫的和好？

第一個地方，就是鄉間家中（浦東）。這個地方，有婆婆和婆婆的母親，及婆婆的女兒，三代同居。因爲有些地方合不來，所以常居娘家。婆婆是個隨兒子轉的，好的時候，比自己的親娘還要好，可是當她跟你滿意時，事事不好，指雞罵狗，往往罵得無一分餘地。兒子回家時，還要加油加醬的說我不是。但這說不是又不當面說，暗暗的說了，這更使我倆不和。現在兒子娶妾，做母親的總不怪自己兒子的不是，反而稱心稱意，因此對於我更感不滿。兒子回家了，總是與母親談天。而回家次數又少，居家天數亦少，所以我們之間更是隔膜。我住在家中難免寂寞而

又感精神上的苦痛，不時下淚自慰，而婆媽則要罵『給你哭窮了』『敗命』等話。所以有時不敢哭，有時偷哭，有時索性大哭！

第二個地方是上海大伯家中。此處本係公公在世時所居，沒有規定是誰的。房子倘大，我佔了一間小房間。這地方住的人很多，我的大伯，嫂嫂，姪男女，及朋友等十餘人吃食一起，每月公分伙食費。我的伙食費是由丈夫付的。丈夫住處距此離開一條弄堂，每天日間來一次。我住在這個地方，感嘆自己是個孤身，沒有一個可親近的人。而週圍的人，我疑心似乎都在討厭我，看不起我。而加以我這次來申，所住的小房間本是朋友之妻所居，因為我要住，所以丈夫請他們搬了出來，所以我更感不安。而又見到兄嫂和好，朋友夫妻親愛，更增加自身感到的痛苦。

第三個地方是丈夫和那個小老婆住的地方。這地方只有一間屋子，吃睡都在一室。丈夫叫我去和他們同居，我不願意。因為丈夫和我不要好，更且談不來。眼見他們的要好，有說有笑，同出同進，這不更增我的悲苦嗎！而且必須幫助做事，做得不好，丈夫又要罵，又遭那個女人的挑唆，這種日子使我更過不下去。娘姨式的操作處處要做的，不過比在第二處自由些就是了。

第四個地方是娘家。我娘家不是一個有錢的人家，六七個人的吃飯，都賴我年老父親掙得的心血錢。有時父親給我一些另用錢，心中更感不過意，慚愧地接受了。爲了要使兩老安心，所以有痛苦的言語，都不敢說，而且要裝出一種很快樂的樣子。有時受到了些刺激，又要感到痛苦。爲什麼已出嫁了的女兒，常住在娘家？況且以後討了阿嫂弟媳，還能居住下去嗎？

先生，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丈夫又談不來。我這種日子過得真太痛苦了，精神物質均談不到享受。這是我的命運不好了，

我都不怨恨，怨恨自己這樣的夫星不透，不知還有好的日子來嗎？懇望 先生費心很快的賜給我一個解答，實在感謝萬分！
敬祝
撰安

美菲女士：
讀者翁美菲（上海）

婚姻本來就是有點碰運氣性質的。運氣好的，得到了好的丈夫或妻子，運氣壞的，也就一生一世一直受委屈下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如果父母處理得不好，尤其像賭博性質，當事人對於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幾乎完全沒有把握的餘地。

也許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有些男人就此怨恨父母的錯誤，不肯負起做丈夫的道德責任，於是自以爲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尋花問柳。爲了社會放縱男子管束女人的傳統和習慣，結果女人祇好自怨命苦了。

您怨恨自己『夫星不透』，這未免太消極了。這是無補於事實的。我們希望您會走一條比較積極的路。

您堅持要『從一而終』，不幸這個『一』已不成其爲『一』事實上甚至已不屬於您，您要『從』也無從『從』起了。關於您住的地方，我們很難替您決定。而且我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固定住在一個地方。您既然希望能與丈夫重歸於好，那當然應該選比較能與丈夫接近的地方去住，就是丈夫和小老婆住的地方，也該『忍痛』去住，這樣至少保持您『太太』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讓丈夫有所比較，看是那一位太太好。

如果您希望奪回丈夫的心的話，那麼祇要您認爲是自己的缺點的，你就應該設法去改良。譬如您認爲自己的學歷和智識程度不夠，那麼您可以乘這個還沒有小孩的時候，設法自修或補習。

您不善交際，可以下一番學習交際的工夫。您有鄉下人氣味，那麼設法從服裝，言語，行動上一步步地解除鄉氣，也不是困難的事。

最重要的，您應該設法發掘您自己的價值。把您的價值表現給您週遭的人（連丈夫在內）看，是最好的辦法。

您在父母的面前強顏歡笑，來遮掩內心的痛苦，使父母誤認爲您很快樂，我們認爲這是一種不聰明的舉動。您應該把事實真相告訴您的父母，並且請教他們該怎麼辦，也許他們能有比較好的建議的。

在另外一方面，您在婆婆的家裏下淚，却不是一個聰明的舉動，在婆婆（別人）的家裏，您才應該若無其事地強顏歡笑，儘量使家庭的空氣和樂，才不會給您『哭窮』呢！

對於丈夫，我們認爲您是不必太卑躬屈節的。因爲丈夫已犯了『通姦』的罪，他對您應該是有相當的顧忌的，因爲您可以置之於法的。在適當的時候，不妨用幾句比較厲害的話教訓他一下，促他反省。『欲燃故縱』，有的時候也是很好的戰略呢！

西風信箱編輯部

頭上倒下一盆冷水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常常讀了貴刊信箱的答覆言論，不由我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未能早聆教誨，甚感遺憾！我現在有一件事情，懇求你會很快的賜給我一個善策的答覆和指導，因爲這事是我認爲非常重要而急於需要解決的，並且與我的前途名譽都很有關係的。

我的家庭正是過渡時期的家庭，有父母親弟弟和我共四人。

父親是一個小商人，而我和弟弟正在求學（現在高中和初中），母親是一個身體十分衰弱的主婦，就是因爲母親身體衰弱的這個緣故，便造成是我近來最感覺苦悶而且像有帶點『不幸將來臨』似的原因。

在我十四歲（實足年齡）的那一年，是我高小剛畢業的時候，母親因爲感到身體的衰弱，不能勝任家務，便隱瞞着我而代我納一童養媳。此時因母親的藉言是買她來幫忙家務的，並且是做我的妹妹。那裏能意料到這是另外一回事呢！到我就學初中的第二年，就因朋友的告訴，頓使我由懷疑而至於真相明白了，明白現在的所謂『妹妹』，就是我將來的『妻子』了！這時候的我真是啼笑皆非，焦急萬分，想馬上向母親提出詰問及反對，但又覺得沒有充分顯明的證據，而不敢這樣的冒然去做。所以便把疑詰問的事作罷，並且假裝不知道有『童養媳』這一回事。

可是，先生！我那裏會意料到在三年前（十八歲）的某一個晚上，我因爲性慾衝動的錯誤，竟然和她（童養媳）發生了曖昧的肉體關係了！事後我雖是自己的深深痛悔着，痛悔雖是痛悔，我感覺這是無濟於事的。這種性慾衝動的錯誤的利害關係，我是知道的而且自己明白，因爲它可能造成我解除這婚約上最難解決的原因。

記得去年有親戚來我家探訪，並問母親關於我和她（童養媳）的婚事問題。我的母親這樣的回答他們說：『婚姻的結合，應由男女兩方本人願意才好，否則恐怕會造成一生中的家庭不幸和痛苦。所以我想還是依他們自己的意思爲意思。』我的母親雖是不免有封建思想的餘毒存在，但根據她上面的這幾句話，也可證明她並不是一個過於專制頑固的母親。先生，像這樣，對於我

所想反對的婚約，大概能夠不成大問題而容易解除的吧！可是，那性慾衝動的錯誤的事，將怎樣處置呢？真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前幾天我剛由學校裏歸家，在我的書房中正在用功時，我的母親便到我這裏來告訴我：『在我們家裏的她（指董義媳）就是你的未婚妻，現在我和你的父親已爲你們定了本年十月爲結婚之喜期，以了却我們兩個老人家的意願。』我聽到母親這驟然的意外消息，好像有一盆冷水忽然由我頭上倒下來一樣的一陣顛抖着，內心不由自主的頓時發生了極度的劇痛，只好硬着頭皮而假裝莫明其妙的向母親說：『我們家裏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這事是從何說起？我怎樣會完全不知道呢？而且你老人家要知道現在的婚姻是絕對要經本人同意的，並不是做兒子的不遵從你們的命令，實在因爲這事有關於我終身的幸福的。』先生，我這時像是已忘掉了和她發生過肉體關係似的了。這樣的經我堅毅的反對，猶屬無效，因爲母親的唯一理由是：『像這樣的女子是難得找到的，性情溫和，且善於料理家務。』最後我只得用緩延之計，向母親說：『太早了，而且在求學時期如何可以呢？』暫且把這件關於終身幸福的大事擱置下來。

先生，我的所以不滿意這件婚事，而擬欲解除婚約的理由，有下面數條，願你明察批評之：（一）她雖是有如母親所說的那樣性情溫和，善理家務之事實，但她只有小學程度的智識而已，且毫無愛情可言，這將是結合後的一種痛苦。（二）我因常見舊式婚姻下所受的痛苦，所以我心中就很不願意和她結合。（三）在我很多常接近而要好的同學朋友們，他們只知道她是我妹妹，並不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假使一旦結婚，豈不被他們驚異萬分

而笑破肚皮嗎？你想我在那時候的難爲情將怎樣避免呢？（四）好妒心重，且志趣各異。又這件婚事未經本人同意，使我非常氣憤。先生，像這樣的理由你認爲是不是理由？順此我並將懇求你答覆的問題寫在這裏：（一）未成年的婚約是可以解除的，但已曾和她發生過關係，有什麼補救的法子可以解決而如願的達到把婚約解除？（二）假如母親不肯把這婚約解除，我應用什麼方法對付或避之，像脫離家庭流浪去，或向她施行『疏遠厭棄』之策，你以爲怎樣？（三）如果母親願意解除，而她的家庭方面不答應，這事將用什麼良策解決呢？（四）倘若母親把她收爲女兒而轉嫁他人，這樣的作法可以嗎？（五）或者我因這婚約不得解除而流浪他方，家庭和她會不會因此變卦或另找辦法？先生如果能在這五點之外，有更好的善策，也望指教。

以上的問題究應如何辦理，希望先生能夠以嚴正的態度加以批評和指導，代爲一決。此祝

健安

讀者黃寒秋上

寒秋先生：

關於您所提出的不滿意這件婚事的原因，我們的批評是：

（一）教育程度相差太遠是不好的，但是小學程度與中學程度可說相差並不多，而且是可以設法補習和自修的。愛情也可以在婚姻生活中培養。所以此點理由不一定充分。

（二）舊式的婚姻固不合理，也有很多是不幸福的。但是不要因爲『舊式』就反對，該看雙方是否能相配合，是否可以幸福，這比新式舊式重要得多了。

（三）怕同學『笑破肚皮』而不願與對方結婚，也不是正確的理由。人生如果事事怕人笑，則有許多事情將做不成了。我們

的意思是勸您多注意對方的人品而少注意別人的笑罵。

(四)『嫉妒心重』和『志趣各異』可說是兩個比較站得住的理由。婚事未經您的同意，手續上固有未合。但是您如果以前未經同意一點而提出反對，恐怕反而將引起您的父母的反感，他們可能因惱羞成怒反而堅持他們的意見。所以這點最好不要提出，而把您反對的理由集中在未來的家庭（包括您的父母以及全家人）上。

根據事實講來，您提出解除婚約原是可以達到目的的。事情就壞在與對方發生肉體關係這一點上。

本來在解除婚約這件事上，您所必須克服的是父母的意思。現在您必須改變父母和對方的意見，認為肉體關係是無所謂的，才能達到目的了。這比較上是很困難的。

為今之計，您既然認為這個婚姻無幸福之可言，那麼，不妨試向父母提出解除婚約。如果對方不暴露發生肉體關係這個事實，也許事情就好辦一點了。即使對方講了出來，您的父母爲了『家醜不可外揚』計，大概也不至於聲張出去。這時候您不妨表示過去的事是一時的錯誤，已經無法挽回了。而這件事無法挽回的事也是無補於未來婚姻的幸福的，所以您仍可堅持反對結婚。如果您的父母是比較明理的人的話，他們應該會原諒您的過失而爲您解除婚約的。

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的發展，您的父母仍舊堅持您要跟對方結婚的話，那您可以根據『婚約不得強制履行一點』，拒絕結婚。在不得已的時候，您不妨設法自己謀生，來避免將來婚姻生活的痛苦。

關於您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 堅持不願結婚是最好的辦法。
(二) 這要見機行事，隨機應變，不能定下一種固定的方式。

(三) 仍以不願結婚對付。

(四) 祇要父母，對方的家長和對方同意，是可以的。

(五) 這我們不知道。

至於您與她發生肉體的關係一點，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可能貽害您們兩人的終身，甚至敗壞您們的名譽。因爲這種行爲是今日我們這個社會的習慣上所不容許的。希望青年們特別審慎和注意。

西風信箱編輯部

莫明其妙的淘氣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現在正被一種甜蜜和煩惱的情緒困擾着。不揣冒昧，敬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請求你給我以指示和解答。

我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有着健康的軀體和不難看的面龐，具有剛強果斷的個性，兼有樂觀和消沉的矛盾心理。像其他和我一樣的青年們一樣，我被許多女孩子崇拜着，追求着。在這種情形下，我相信誰都會和我一般地做的。我在追求我的異性中，以嚴格的眼光，苛刻的條件，選了我最合理想的一位。我得告訴你，她具備了一個女性所應有的優點，她的個子適中，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秀麗的面孔上有迷人的大眼睛和充滿了熱情的圓形小嘴巴。體格相當地健美，是一個活潑而天真的大姑娘。她有着充沛的音樂天才，伶俐的口才，顯得她很會說話，非常的惹人歡喜。而且她不是愛慕虛榮的都市小姐。她有着出你意外的美

德。在我和她的戀愛期間，我比許多的男子幸運，並沒有花掉多少無意義的金錢。相反的，她反對我因她而浪費光陰和金錢。同時她督促我節儉和用功學習，她對我放著很遠的眼光。

我們進行得比物價更快，我們都互相滿意著對方，可能結果是美滿的。三個月前我離開了她而到另一個城市，我們以通訊的方式來聯絡原有的感情。可是不幸就在這裏發生了，她因為由於不習慣於朋友間的書信往來（這一點，在她第一次給我的信中早已提起過了，然而當然我並不當作一回事），信上的字句中時常夾雜著些不快樂的語氣。一忽兒生氣，一忽兒道歉，像波浪式的一高一低地作弄（？）我。有時我感到一些兒的惱恨，但為理智所克服而抑制下了。最近我回去看了她一次，她對我的情感比以前更好，我又安心地回到了這裏。我們的信來往得仍很勤。我在默然中原諒她一次又一次的不留意的錯誤。然而，現在她却不得不使我由不快樂而至失望了。她的信中滿是意氣之爭的只有絕交時才有的字句，莫明其妙的洶氣，使我感到難以對付。我雖然明知我能從別的女孩子身上獲得更多的愉快的愛，但我不願失去她。我要她真心地投向我懷抱。爲了這，我特地勞你的精神向你討教，企望你能指示我應當怎樣挽回我們的感情。我是不會和一個陌生人客套的，請原諒我，專祝

撰安

讀者煩悶上（南京）

煩悶先生：

首先您得確定，她這種『莫明其妙的洶氣』是不是完全因爲『不習慣於朋友間的書信往來』而來的。如果是的話，那麼，您對於她的『意氣之爭』，也就可以不必當一會事，更不必想要怎樣去對付了。如果她的『洶氣』是另有原因甚或是另有目的的，

那麼您就得好好地研究它的原因。研究這是不是由於你們兩人的性格上的不和諧，研究這原因的嚴重性。在明白原因之後，再設法來補救或改正。

友誼和愛情都是不能勉強的。如果你們的『意氣之爭』是由於兩人的性格上的不和諧的話，那您該慶幸這件事的發覺得早，因爲這與您們未來（如果結婚的話）的終身生活和幸福是大有關係的。您大可不必硬『要她真心地投向您的懷抱』，因爲這要她自己情願，也不是第三者所能爲力的。我們主張您用不亢不卑的態度和她繼續交往，如果發覺兩人的性格實在不能和諧的話，那麼不如維持普通友誼的關係，不要作再進一步之想。好在您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強，也不必亟亟於舉躬屈節去苦苦哀求她『投向您的懷抱』了。世界上的好女子正多着呢！

西風信箱編輯部

長女夭亡受刺激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讀貴刊一〇七期丁費先生特稿『焦慮』一文，分析心理疾病，極爲詳盡。內子去年因長女夭亡，刺激驚恐過度，以致時常感覺激烈的心跳，坐臥不寧，身體日漸瘦弱，在最近竟寸步難出門，因行動過久，身體就似浮起，頭腦昏亂。適與丁先生所述現象，多相符合。故特請轉勞丁先生，請賜復下列三點問題，實深感激。

（一）內人所患心理恐怖病，自去年來台灣以後，心神比較安定，但心跳尙未有減輕徵象，未審是什麼原因。要什麼醫藥療治？

（二）內人上月因一時勞動過度，近胃口銳減，不思飲食，

應經入醫院療治，並未痊癒。早晨時患反胃，抽縮極感辛苦，未審有何醫藥治理？

(三) 心理病態恐怖病，除心理治療外，未審有何特效藥？若有，請介紹一二，因台灣除了日本藥，外藥極缺乏，又可否代購，請將價格手續註明。尚此順請

撰安

讀者黎則謹啓(台灣)

黎則先生：

丁讚先生現在倫敦參加國際心理衛生會議，暫時無法請他答覆。關於您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 尊夫人患的是一種心理的病症，除了您們長女的天亡以外，可能還有更深遠的原因，應該請精神病專家治療。

(二) 胃口不好應該對症下藥，不能隨便猜測，應該看醫生。此症似應看精神病專家。

(三) 恐怖症是心理上的病，應作心理治療。沒有普通的所謂「特效藥」。該去找精神病專家。

西風信箱編輯部

結婚與獨身的歧途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位二十七歲而有職業的女子，性格又很堅強，我覺得獨身主義的生活似乎是很自由，因沒有家務之累，兒女之累，沒有別的牽制，當然是快活的。不過我細心的想了想，獨身的人，是否是真的快活，真的幸福呢？譬如：生理上和感情上的調和，疾病患難的扶持，都非有終身伙伴不可。不過我想到結婚時，就感覺到我的兄弟姊妹及親戚朋友中，婚後能有愉快生活的，不過百分之一二，大多數是這樣的，妻子懷孕了，不獨得不到「坐臥

怎樣舒服」的照顧，避免笨重的操勞，反而加重了體力和精神的辛苦與煩惱。丈夫既不能和她分勞理家務，又不能幫助她照顧一下孩子，反而擺起丈夫的架子，要這樣，要那樣，有時還斥罵孩子們吵鬧，說床上有屎有尿而大發雷霆，更有的因此而外出，找尋新鮮的刺激。譬如，去尋花問柳，另結新歡，或大鳴大賭。像這種情形，我是不能忍受的。

五六年來，因我性好活動，所以對外界的接觸機會很多，因而男性的朋友也不少，感情深的也有三四個。不過，我有一個成見，就是男友向我提出婚姻問題時，我的腦海中就有許多夫妻生活悲痛的險影，好像電影般一幕幕的活躍在眼前，於是我要結婚的念頭又喪失了。

編輯先生，我站在要結婚和不結婚的歧途上。不結婚是沒有幸福，結婚後又沒有理想的生活可以得到，這是人生的大難題，應該怎樣解決呢？

編輯先生，請你給我一個妥善的答覆吧？專此順頌

大安

讀者丁英拜上(柳州)

丁英女士：

關於獨身與結婚的比較，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理論：這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是以下幾點原則可說是不變的真理：

(一) 獨身的人有獨身的「自由」，沒有不幸的婚姻的痛苦和煩惱，但是也享受不到幸福婚姻的快樂。

(二) 獨身是違反人類天性的。

(三) 獨身可能比痛苦的婚姻好點，但是獨身的生活決沒有幸福的婚姻那樣有樂趣。

結婚總是有相當的冒險性的，這種冒險性的大小，要看雙方的眼光而決定。這種冒險上下古今幾萬萬年都有人在嘗試，為甚麼您就那樣膽小不敢一試呢？我們並不勸您很快就隨便去結婚。我們勸您在找到相當有共度幸福生活的把握的對象時，就不要再遲疑了！

西風信箱編輯部

讀者來函

這樣大的誤會

嘉音先生：

在「觀察」四卷二十期和「四風」八月號上連續讀到先生的信和文章，承對拙著「戀愛、婚姻、家庭」一文提出討論，這篇文章竟引起先生這樣大的誤會，使我覺得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我覺得我和先生對於婚姻大事的希望並沒有兩樣，這就是走上健康與幸福之路，問題是在達成希望的手段上。我是主張夫婦關係不要拉得太緊，或者說是不容許着佔有對方的心理。人不是貨物，事實上不能夠佔有的。這不佔有並不是不忠於對方，或者請大家來的意思，而是一種心理上的鬆弛。要有含蓄，醋心不要太重，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佔有慾」引起的疑心常可以使情人或者夫婦雙方吵架甚至反目，這是大家都可以體驗到的事。如果雙方本來相愛，這不佔有只有使感情更爲增加。如果雙方本來不愛，或者感情上已經發生了問題，則不佔有也不至硬拉住對

方，維持一段不快樂的婚姻。若使因爲不佔有而致本來相愛的雙方離心，我想這是不會的，發生婚變並不是基於外力的引誘，主要還是內在的原因。引誘的勢力到處都有，爲什麼張三不受引誘，而李四要被引誘呢？

我說戀愛與婚姻是兩回事，這是兩個概念，戀愛是生物的事實，婚姻是社會的事實，性質上自然不同。這樣的分辨並不是反對從戀愛演變到結婚，婚姻應當建築在戀愛的基礎上。不過感情的基礎是並不能夠穩定的，因此還要有經濟、種族綿續等一類職能來補救。我說戀愛與婚姻不看作有必然的相關，原意是勸一般青年朋友。青年朋友在戀愛的階段，往往把愛情看得太嚴重，好像非佔有對方不可，事實上這往往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並沒有經過太多的理智思致，因此做出許多盲動甚至自殺的事來，或者想盡手段去勾引對方，鑄成千百年的大錯。要挽救這種錯誤，我主張青年朋友在戀愛的階段應當多交朋友，多有幾個選擇的機會，真正認定了自己的意中人，這樣的婚姻我想是比較幸福的。好比甲女有四個男朋友，她選擇了其中的一位做終身伴侶，其他三位和甲女的關

係只發展到戀愛（可能是單方面）而沒有結婚，只要甲女沒有主動地做了許多荒唐的行爲，我們是不應當用「風騷」等一類刻毒字眼來形容甲女的。然而今天大多數青年男女並沒有這種認識，於是爭風吃醋，攻擊情敵，甚至夾鬥一類的事都可能發生，這是不對的。

從這裏就引到「一對情人或夫婦容許對方有異性朋友」了，情人方面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夫婦方面先生就以爲我是在提倡「婚外戀愛」了。其實在我的原文裏非但沒有這一類字眼，而且根本就沒有這種意思，我所謂異性朋友還不是先生所謂普通朋友的意思。可是在這個社會裏還有多少人昧於普通朋友的大義，根本不容許對方有朋友的。我和先生的不同是在異性朋友的界說上。根據性心理學家的分析，異性之間的接觸總難免有性的成份，一張口、一談笑，發洩性感是連皮膚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有它的功用的。弗洛伊特(Freud)那一派的泛性論(Libido)把性行爲的解釋包括得更廣。所謂異性的普通朋友，它的性質並不類乎同性朋友的。一個配偶不容許對方在另一個異性上有意無意之間寄託一點感情，我想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

因此我認爲社交公開是感情的，而不是形式的。自然這種公開應當有一個限度，這限度便是我曾提出的『發乎情，止乎禮！』關於情和禮這一點，先生曾提出來駁我。情用不着說了，關於禮這一點，我想應當從比較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它是可以有伸縮的。好比在中國傳統社會裏面，異性之間的接吻與擁抱，除了夫婦雙方外是被懸爲厲禁的。張三和甲太太做朋友，我想除開他和甲太太有曖昧關係，或者瓜儂李代，他總不至於荒唐到要去 *Miss* 甲太太。可是在西洋，配偶與其他的異性，儀式化的接吻擁抱在公開場合下是被公開允許的，這是他們的禮。在中國的邊疆民族裏面，好比我在原文裏會提到的苗民，婚前性自由也是他們的禮。辜鴻銘先生譯禮爲藝術 (Art)，這是很恰當的。苗人的這種性自由，拿我們的道德標準是無法衡量的。道德是人類行爲的價值體系，善惡好壞都是價值的字眼，各民族的價值標準是不同的。從前的西洋傳教師跑到苗區去傳教，從宗教的觀點反對苗人的性自由，寫成的報告却略過宗教的理由不提，到今天就成爲笑話。好比克拉克 (S.R. Clarke) 的那本在中國西南部落中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就批評了黑苗的性自由是不道德的，實際上還是他自己戴上了有色眼鏡。我是一個社會人類學的人，寫這篇文章是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的，這便是我所謂『新論理觀』一名的由來。

最後我還想提到『戀愛可以不必從婚姻裏面去完成』那句話，我並不是要提倡這種戀愛，而是因爲這是一件事實。一個沒有婚姻經驗或者根本不願意結婚的人，儘管在心理學上講起來他是不正常，社會並無理由禁止他或她對於一個異性發生一點感情，問題是在不要妨礙別人的婚姻關係。在我們的社會裏，擺在眼前正有着這一類的例子，如果連這一點也要禁止，我想只有回到『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根本封鎖了男女的往來。

即使在五十年以前傳統社會完全封鎖的時代，『小姐窺簾』『吉士誘之』這一類的事情總是要發生的。男女的關係防制愈嚴，也許愈要出亂子，因爲人性是不能過分壓抑的，這是每個人親身的經驗。現在的男女同學比男女分校進步，實際上是建築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面。

我承認在我那篇拙文裏有許多地方欠

發揮，或者由於所用的詞彙不同，難免引起讀者的誤會，我想先生一定很能體會到文字並不易完全表達作者的意見。我寫那篇文章的動機主要在分析當前的事實，提出了一個不盡與人相同的觀點，並沒有要『教育青年』的意思。若使加上了『毒害青年思想』『意識歪曲』的罪名，甚至責備到『觀察』的編者，我是不能同意的。這封信我希望能夠發表在『西風』上，藉作爲對於可能誤會的讀者的公開答覆。如果貴刊不願或不及登載，我希望先生把它轉寄與『觀察』儲安平先生一閱，或者退回來。 胡慶鈞 八月二十三日

答慶鈞先生

慶鈞先生：

謝謝您的來信說明。

報載蕭伯納最近曾寫一封信給倫敦泰晤士報，把今日世局的混亂歸咎於『語言的不同』。他認爲如果大家同一句話語的解釋能相同的話，那麼許多紛擾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所討論的關於『戀愛、婚姻、家庭』的問題的意見和『誤會』，多少似乎也是由於界說的不同而起的，然而其中不免也有一部份看法和見解的不同。

我承認我們兩人『對於婚姻大事的希望並沒有兩樣』，但是我們暫且撇開大家同意的話不講，讓我們來看看彼此意見不同的地方在那裏。

我們最大不同的見解是：您認為『把戀愛和婚姻一定聯繫起來，是一件可悲的事』；而我認為『不把戀愛和婚姻聯繫起來，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所以我採取這種與您相反的觀點，是因為我認為有愛情的婚姻才是健康而合乎理想的婚姻。我認為能把愛情與婚姻聯繫起來，是一件可喜的值得慶賀的事。我認為理想的戀愛與婚姻是一件事情的兩個互相聯連的階段。戀愛發展到婚姻的階段以後，夫婦雙方是達到了更進一步的戀愛方式了。結婚以後，戀愛不但沒有立即終止，而且繼續到一生。

您在提出『戀愛與結婚完全是兩回事，戀愛是可以不必從婚姻裏面去完成』這種我完全不同意的見解以後，緊接下去就『引伸』：『社會輿論對於這件事並沒有比較健全的看法，在報紙上關於情殺案的記載裏，標題和描寫都不自覺的把戀愛與婚姻看作一回事，認為已有婚姻關係的人不應當再與別人發生感情，很有點世道人

心不古的樣子。』如果您認為『戀愛是可以不必從婚姻裏面去完成的』，而同時認為『已有婚姻關係的人』可以『再與別人發生感情』，那麼這裏的所謂『感情』，

當然是指不能在婚姻裏面完成，而到婚姻以外來完成的『戀愛』了。因此我認為您是在『提倡這種戀愛』。現在經您一說，才知道有點誤會。雖然您『並不提倡這種戀愛，而是因為這是一件事實』，但是您文中的『可悲的事』和『弊病』這一類的字眼，却使讀者認為您是在贊成一種戀愛與婚姻的方式，同時也在反對另一種戀愛與婚姻的方式，這應該是無可否認的吧。

所謂『夫婦關係拉得太緊』，『不要抱着佔有對方的心理』，這都是相當含糊的說法，如果沒有較為明確的界說，是更容易引起誤會的。所謂『關係太緊』的『緊』字，就可以有很大的程度上的不同，而『緊』字本身的意義也太不明確了。『佔有』這兩個字也和『心理上的鬆弛』有同樣的毛病。所以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太科學化』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認為夫婦間相當限度的『佔有心理』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而且是健康的。祇是如果佔有到把對方當做貨物或囚犯，

那就容易破壞夫妻間的感情了。我覺得，『夫婦雙方都應該絕對尊重對方獨立的人格』，能有這種認識與態度的夫婦，是有福的。

我認為單單『不佔有』（這種講法實在太模糊太不明確了）本身是不能使夫婦的感情更增加的，要使夫婦的感情增加，必須有其他一些較積極的因素。祇是『過分的佔有』像『醋心太重』，重得不近人情是可能破壞夫妻間的感情，這却是實在的。

至於婚變的發生，您以為『並不基於外力的引誘，主要還是內在的原因』，我的意見却略有不同。我認為婚變的發生大多是內在的原因與環境的配合。好像一個人的生病，往往是由於身體衰弱（內在的原因）與病菌進攻（環境與外力的引誘）的配合一樣。當然，各種情形都可能會有的，不是也有身體健康正常的人傳染病菌急病而死的嗎？

我知道您『不反對從戀愛演變到結婚』，您認為『婚姻應當建築在戀愛的基礎上』，這使我很感愉快。您說，『戀愛與婚姻不看作有必然的相連，原意是勸一般青年朋友的』，以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

在一本銷路廣大的通俗雜誌上「勸一勸青年朋友」，這與「教育青年」有多少距離呢？也許您的原因並不像您原文中所說的，但是您文中的說法是太容易引起誤解了。的確，青年的感情是容易衝動的，由此可見感情不可見戲。但是您却有意無意之間勸已婚和未婚的青年男女在感情上「換換口味」。這裏的所謂「感情」，如果是指的戀愛，那我認為是大錯特錯，是「意識歪曲」，是毒害「青年思想」的。如果指的是交有普通感情的異性朋友，那就不該說是「換換口味」了。因為多交普通的異性朋友，與把本來感情的寄託換掉，是大有出入的。這更與「老婆是別人的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的心理狀態有很大的距離。從心理衛生的觀點上分析起來，我覺得「老婆是別人的好」和「妻不如妾」論者，表現他的思想淺薄，他的情緒未成熟，他的觀點歪曲，他在戀愛和婚姻上不得意，而且永遠無法得意，因為他在人格上是有病態的。（請參閱「四風」第一一〇期「談病態人格」一文）。

在這裏，我覺得您對於「戀愛」這兩個字的看法和定義實在是太廣泛了，廣泛到使一般青年無法不發生誤會。我認為在談戀愛和婚姻問題的時候，有一件很重要的先決問題，就是得先把「交友」和「戀愛」，「友誼」和「愛情」分清楚。不但是在談問題的時候要分清楚，就是在青年們交異性朋友，擇偶和戀愛期間，更應該把這些分清楚，弄明白。我承認「交異性朋友」和「戀愛」在有些時候是很難甚至不可能有明確的界線的，不過我們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把它們劃分清楚，這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悲劇的。

您拿「甲女有四個男朋友」為例，您好像認為甲女同時可以與四個男人戀愛，有四個情人。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也是危險的，容易發生情殺案的。我認為甲女可以有四個男朋友（這與情人有分別），也可以在不同的時候跟他們四個人有過戀愛的關係，但是在與其中的一位結婚以後，其餘的三個人如果繼續往來的話，必須以普通異性朋友的身分往來，而不應該當情人往來。至於「單方面的戀愛」，我們不能把它當「戀愛」看待，單戀是不能與戀愛相提並論的。戀愛必須是雙方面的。戀愛與交友一樣，是不能勉強的。這些都是我所指的社交戀愛和婚姻上的不成文法。我們希望從教育和習慣上，可以使青年們切實遵守這些不成文法，這是減少悲劇的最好的方法。

關於普通朋友方面，您有同性朋友與異性朋友之分，這種分法有甚麼根據，有甚麼必要，我不能十分了解。我個人認為既然是普通朋友，就不必再有性別之分了。如果普通的異性朋友可以「在有意無意之間寄託一點感情」，難道在同性朋友之間就不能有同樣的感情嗎？異性朋友與同性朋友的感情有甚麼性質上的不同，我實在無法理解。在異性的普通朋友中可能有三五歲的小妹妹，可能有十一二歲的小姐，可能有二三十歲的少婦，可能有四五十歲的半老徐娘，也可能有七八十歲的老太婆，她們都是「異性」，那麼您以為在她們身上都可以「寄託一點感情」嗎？如果可以的話，那麼在她們身上所寄託的感情是不是性質相同的？如果不可以的話，為甚麼不可以呢？寄託感情的年齡有一定的界限嗎？我想這些誰也無法給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的，因為把普通的朋友的友誼又分成同性友誼與異性友誼，這是太牽強了，這是不必要的。

「一個沒有婚姻經驗或者根本不願意結婚的人」，「社會」固然「並無理由禁止他或她對於一個異性發生一點感情」，但是我認為「他或她」應該明白這「一點感情」事實上與同性的朋友的感情是相同的，而且是與戀愛無關的。「他或她」也應該知道不願意（或者沒有勇氣）結婚就

通訊運動

我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自幼生長在非島，高中畢業後未能返國升學，只得在本地大學修讀文學系，我希望祖國的朋友能與這海外青年通信賜教，我需友情，互相勉勵研究和指導。

新四十三號王志華（非島·怡朗）

離祖國千餘里外的馬來半島，便是我從小僑居的地方，因環境的關係，還沒有見過祖國。因此，對於祖國的一切，只能在報紙上得到一些外，其餘的，只能在腦中想像而已。所以，我很希望國內的正面、豪爽、熱情的男女青年們，能夠時常和我近訊。我想，在我們的通訊中，我可以報導你們所需要知道海外的一切。同時，我也知道，現在的祖國是如何了。

青年的男女朋友們，來吧！我熱誠的伸着手，等待着你們的來信，讓我們做一

無法享受到戀愛與婚姻中所能得的感情。同時「他或她」必須遵守社交的不成文法，交友是不能勉強的，是不能單方面進行的，最好還要與對方的配偶一起做朋友，以免使人家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詞彙或界說的不同確可能引起很大的誤會，但是我們搖筆桿的人必須設法把

個文字上的朋友。

新四十四號曼予（馬來亞·吉隆坡）

本人入康十二年，內地朋友，音問漸疎，公餘之暇，惟賴雜誌報章消遣，茲擬在這裏徵友，凡對教育有研究，或舊詩詞有心得者，均為合格。本人年三十五，北平中國學院教哲系畢業，四川合江人，男性，服務西康十二年，現任鄧柯縣長，對西康一切，頗注意研究，愛在「康導月刊」發表文章，長於教育及舊詩詞。

新四十五號張之北（西康·鄧柯）

我是二十一歲的青年，同時是一個基督徒。酷愛西洋古典及宗教性音樂，擅長繪畫設計，喜運動、足球、棒球及溜冰等。個性坦白，熱情勇敢，不事交際，因為工作的苦燥與緊張，內心異常苦悶，因此希望能在業餘與幾位志趣、個性相同的朋友通信，藉「四風」的介紹得到幾位真正的知音。

新四十六號夢蝶（上海市）

我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生長在南

我們自己的真意明確地表達給讀者。「分析當前的事實」和「提出一個不盡與人相同的觀點」是很好的，祇要不提出甚麼「可以防止許多的兇殺或自殺」的「戀愛可以不必從婚姻裏面去完成」的似是而非的所謂「新倫理觀」來使讀者受到不健康的觀點的影響，那就沒有關係了。黃嘉音

方，性情坦白、豪放、愛淘氣、富感情；對文藝、音樂、戲劇、旅行、通訊……等最有興趣，因為缺乏智識，思想幼稚，所以常被朋友目為「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我不願被青年們丟下，我要跟着大家一起前進，朋友們！請給我指導吧！

新四十七號劉慧娜（廣州）

我是個職業青年，服務於海關，有着健壯的體魄和清新的頭腦，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我到過悠閒恬靜，古色古香的故都，也到過了具有熱帶風味，異國情調的南國，年前我回上海來，深深地感覺到它的煩囂和零亂，有在人叢中擁擠的寂寞之感，我知道，我需要更廣泛地真摯的友情。

我酷愛音樂、電影、文藝和散步。我的個性是稍向內型的，但是，喜歡參加熱鬧的場面，也喜歡和知友談天，通訊。坦白真率的朋友，請伸擊友誼的手來，我將熱烈地握着你們。

新四十八號敬之（上海市）

西風月刊
定閱辦法

定價目
西風第一一一期至第三十四期至
第二期家第三十六期

價目如有變動以概動款到新時價為準

掛號	國內		國外	
	航空	平寄	掛號	平寄
全年美金五元	叁圓五角	貳圓肆角	貳圓肆角	貳圓肆角
全年美金四元	貳圓五角	壹圓六角	壹圓五角	壹圓五角

郵資增漲·謹請補繳

西風廣告價目

後封面	二十金元
目錄前第一面	十四金元
普通全面	十金元
半面	五金元
四分之一	二元六角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上海創刊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重慶復刊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遷滬出版

西風

第一一一期
三十七年十月號

顧問編輯

主編

發行人

發行所

渝港辦事處

特約經售處

上海代售處

林語

黃嘉

黃嘉

黃嘉

上海

重慶

泉州

青島

五洲

上海

中國

（在假）德堂

電話三九五七八號

重慶臨江路大井巷二十號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泉州新南書

青島一祥記

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THE WEST WIND MONTHLY

Advisory Editor: Lin Yutang

Editors: Huang Chia-Teh, Huang Chia-Yin

Publisher: Huang Chia-Yin

